

目 錄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一	老子傳	二八
普賢菩薩十大願	二	發明宗旨	二九
寒山大士 偈	三	發明趣向	三〇
示看經 (保寧勇禪師)	四	發明工夫	三一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文 (印光大師)	五	發明體用	三三
老子道德經憨山註		發明歸趣	三五
敘意	七	上篇	三七
論教源	七	下篇	九一
論心法	九	莊子內篇憨山註	
論去取	九	卷之一	一五四
論學問	一一	逍遙遊 第一	一五五
論教乘	一二	卷之二	一七一
論工夫	一六	齊物論 第二	一七一
論行本	一八	養生主 第三	二一九
論宗趣	二〇	卷之三	二二七
			一
			二六

人間世 第四……………二二七
妙音印經會 預印經書（二〇八年・十月）……………三三三

德充符 第五……………二五二

卷之四……………二六八

大宗師 第六……………二六八

應帝王 第七……………三〇一

補闕真言 懺悔偈 懺悔文……………三一四

三皈依 回向……………三一五

慈雲懺主晨朝十念法……………三一七

心經 大悲咒 十小咒……………三一八

解毒咒 解冤咒 虛空藏菩薩真言……………三二四

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金剛心陀羅尼……………三二五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三二六

印光大師開示……………三二八

印光大師 十念記數法……………三二九

淨戒十益(月燈三昧經)……………三三〇

尺牘(信札)規範……………三三一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印光大師

-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
-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
- 三、夙生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為害。
-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綿長。
-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誠愛戴，恭敬禮拜。
-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為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
-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 十、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聞佛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一

普賢菩薩十大願

- 一者禮敬諸佛
- 二者稱讚如來
- 三者廣修供養
- 四者懺悔業障
- 五者隨喜功德
- 六者請轉法輪
- 七者請佛住世
- 八者常隨佛學
- 九者恆順眾生
- 十者普皆迴向

寒山大士 偈

本志慕道倫 道倫常獲親

時逢杜源客 每接話禪賓

談玄月明夜 探理日臨晨

萬機俱泯跡 方識本來人

示看經

保寧勇禪師

四

夫看經之法 後學須知 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
則百福俱集。三業者 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 如
對尊顏 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 斷諸嬉笑 則口
業淨也。三意不散亂 屏息萬緣 則意業淨也。內心
既寂 外境俱捐 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 可
謂水澄珠瑩 雲散月明 義海湧於胸襟 智嶽凝於耳
目 輒莫容易 實非小緣。心法雙忘 自他俱利 若
能如是 真報佛恩。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文

民國·印光大師述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 無不令人趨吉避凶 改
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 識本具之佛性 出生死之苦海
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 作難遭想·淨手
潔案 主敬存誠 如面佛天 如臨師保 則無邊利益
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 任意褻瀆^{工せ、クメ} 及固執管見 妄生
毀謗 則罪過彌天 苦報無盡·奉勸世人 當遠罪求益
離苦得樂也·

等分法海
②9

老子道德經
憨山註

註者：明·憨山大師

老子道德經憨山註

憨山大師 著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 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 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 安於孤陋 昧於同體 視為異物。不能融通 觀難於利俗。其有初信之士 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 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 及其論指歸 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 各徇所見 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 深引佛經 每一言有當 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為必當 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 因閱楞嚴法華次 有請益老莊之旨者 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真人 以為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 發藥居多 而啓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 第未診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 五色相鮮 空谷傳聲 眾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 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摩尼——滿願珠)

論教源 (●迨——等到、趁 ●徇——順從、依從)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 而造乎妙者 不可以言傳。效之者 亦不

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 可以口耳授受 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 貴在妙悟·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 資生之業 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 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 則純譚實相 乃至妙法 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譚——同「談」）

至若悟妙法者 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 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 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 圖書印璽 醫方辭賦 靡不該練 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 現十界形 應以何身何法得度 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 佛法豈絕無世諦 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 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 衛道藩籬者 在此 則曰彼外道耳；在彼 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 其猶貴賤偶人 經界太虛 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 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 特悟心之妙者 一切言教 皆從妙悟心中流出 應機而示淺深者也 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 無不還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 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 而擬聖人之言者 譬夫場人之欣戚 雖樂不樂 雖哀不哀 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出於己 而以己

為有者 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五地—難勝地◎該—具備、完備）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 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 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註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 則一切形 心之影也·一切聲 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 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 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 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 故法法皆真 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 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 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叡—通「睿」）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 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 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 獨稱羅什為最·而什之徒生 肇 融 叡吳四公註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 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 而至此方 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 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 文 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 文皆雅致 以有四哲左右焉·

故法華理深辭密 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 語其理自昭
 著。至於肇四論 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 斷斷難明 故惑者非之。
 以空宗莊 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註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 每引
 肇論 必曰肇公 尊之也。嘗竊論之 藉使肇見不正 則什何容在座。什
 眼不明 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 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 而
 概不及此 何哉？至觀華嚴疏 每引老 莊語甚夥 則曰取其文 不取其
 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 宗鏡闢之尤著。（◎觀國師—觀澄國師）
 然上諸師 皆應身大士 建大法幢者 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
 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 質直無文 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 不善兩
 方者 則文多鄙野 大為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 除五經束於世教註此外
 載道之言者 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 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
 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 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 然孔稱老氏
 猶龍 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 即上下千古負超世
 之見者 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 除佛經 即諸子百氏究
 天人之學者 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 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

國無此書 萬世之下 不知有妙論。(◎清涼—觀澄國師之另稱)

蓋吾佛法廣大微妙 譯者險辭以濟之 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 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 以有四哲為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 取其文不取其意 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 莊之言者 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 肇之經論用其文者 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 世諦語言資生業等 皆順正法 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為也·

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 孔子作春秋 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 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 清涼則渾融法界註無可無不可者 故取而不取 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云 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 即現其身而為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 深著婆羅門法 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 即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為現身說法 旋即斥為外道邪見 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 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 故為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 但破其執 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 非正見也·

論學問 (◎五經—詩、書、禮、易、春秋)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 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 如攔路虎 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 則曰彼外家言耳 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為莊子語者 必引佛語為證·或一言有當 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 學佛而不通百氏 不但不知世法 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 不但不知佛意 而亦不知莊意 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 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勸曰：註不知春秋 不能涉世·不知老莊 不能忘世·不參禪 不能出世·知此 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勸—鼓舞、勉勵◎三教—釋、儒、道◎三昧—定）

【或問】三教聖人註本來一理 是果然乎？

【曰】若以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 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 無有一人一物 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註故曰不壞相而緣起 染淨恆殊 不捨緣而即真 聖凡平等 但所施設 有圓融行布 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 但是一心 染淨融通 無障無礙 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毗盧遮那—法身◎海印三昧—真如本覺）

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即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為本。所言天者即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為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為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為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為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為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為一故曰圓融。散而為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眾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

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註**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

人而人 乃至異類分形 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 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 則一切無非佛法 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 統屬一心 若事若理 無障無礙 是名為佛。（◎四生——卵生、胎生、溼生、化生）

故圓融不礙行布 十界森然 行布不礙圓融 一際平等 又何彼此之分 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 或隨俗語說四諦 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 豈非吾佛密遣二人 而為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 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 皆防學者之心。

緣淺以及深 由近以至遠 是以孔子欲人 不為虎狼禽獸之行也 故以仁義禮智授之。姑使捨惡以從善 由物而入人 修先王之教 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跡 正人心 定上下 以立君臣父子之分 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 其教切 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 故在彼汲汲猶難之。◎註吾意中國非孔氏 而人不為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跡固然耳 其心豈盡然耶？（◎四諦——苦、集、滅、道◎三德——法身、般若、解脫）

況彼明言之曰：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觀其濟世之心 豈非據菩薩乘 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 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

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跡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為生累。至操仁義而為盜賊之資，啓攻鬥之禍者有之矣。故老子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為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為，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九次第定——四禪八定與想受滅定的合稱◎汲汲——迫切）

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為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跡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工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隳——毀壞◎曼衍——分布）

枇糠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

謂五伯僭竊之餘註處士橫議 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 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況當群雄吞噬之劇 舉世顛暝 亡生於物欲 火馳而返者眾矣。若非此老崛起 攘臂其間 後世縱有高潔之士 將亦不知軒冕為桎梏矣註均之濟世之功 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 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 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 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 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 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然彼所求之大聖 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為吾佛破執之前矛 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尚不入 安能入於佛法乎？（◎五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論工夫（◎僭竊——超越本分◎軒冕——顯貴者◎桎梏——束縛）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 雖各事行不同 然其修心 皆以止觀為本註故吾教止觀 有大乘 有小乘 有人天乘 四禪八定 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於流水 而鑑於止水 惟

止^註能止眾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馘而存焉^註吾誰與為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惟一同「唯」◎三摩地—定）

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文人承蜩之喻^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羸障^註，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觀—觀為慧因，慧為觀果◎賅—完備）

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為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眾，為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註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註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群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止—止為定因，定為止果◎羸—同「粗」）

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

獨覺·原其所宗 虛無自然 即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 人天交歸
有無雙照 又似菩薩·蓋以權論 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 據實判之
乃人天乘 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也·所以能濟世者 以大梵天王為娑婆
主 統領世界 說十善法 救度眾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為大梵王 至其梵
眾 皆實行天人 由人乘而修天行者 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
究天人之際 非孟浪之談也·（◎三勝流——梵眾、梵輔、大梵）

論行本（◎承蜩——黏蟬，喻專注◎脩——同「修」）

原夫即一心而現十界之像 是則四聖六凡 皆一心之影響也 豈獨人
天為然哉！究論修進階差 實自人乘而立 是知：人為凡聖之本也·故裴
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 鳥獸懷獮狝之悲◎脩羅方瞋◎諸天耽樂 可
以整心慮 趣菩提 唯人道為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 非佛
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 以人道為磁基◎人道以佛法為究竟·故曰：菩
提所緣 緣苦眾生 若無眾生 則無菩提 此之謂也·

所言人道者 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 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不識不知 無貪無競 如幻化人 是為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即此世界為樂之國矣 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 因愛欲而生 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 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 起貪愛之心 搆攻鬥之禍 以致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 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己無厭之欲 以結未來無量之苦 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 貪欲為本。若滅貪欲 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 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 正示十界因果之相 皆從人道建立也。（◎獶狢——驚飛◎磁基——基業◎舁——扛、抬）

然既處人道 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 而以淨梵為父 摩耶為母者 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為妻 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為子 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 非無君親也 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 示名利為累也。擲妻子而遠之 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 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 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 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 入王宮而舁父棺註上切利而為母說法 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 示人道揚趣菩提也。假王臣為外護 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 垂誠後世之弘範也。

嗟乎 吾人為佛弟子 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 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 則儻侗（之）真如（註）瞞預（之）佛性（註）與之論世法 則觸事面牆 幾如禱昧（註）與之論教乘 則曰枝葉耳 不足尚也。與之言六度 則曰菩薩之行 非吾所敢為也。與之言四諦 則曰彼小乘耳 不足為也。與之言四禪八定 則曰彼外道所習耳 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 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 仁義禮智之行也。（◎儻侗——含糊籠統◎瞞預——昏瞶◎瞞——通「顛」）

嗟乎 吾人不知何物也 然而好高慕遠 動以口耳為借資 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 以離欲之行為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 最為第一。以余生人道 不越人乘 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為諸苦本 志離欲行 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 故皈命佛。

論宗趣（◎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五欲——色聲香味觸）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 即楞嚴所謂：「晦昧為空 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為第八阿賴耶識（註）依此而有七識 為生死之根。六識為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 是則十界聖凡 統皆不離此識 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 不知六塵五欲境界（註）唯識所變。乃因

六識分別 起貪愛心 固執不捨 造種種業 受種種苦 所謂人欲橫流·
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為隄防 使思無邪 姑捨惡而從善；至於定名分
正上下 然其道未離分別·即所言靜定工夫 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
分別邪妄之思 以祛鬥諍之害·（◎阿賴耶識—藏識、一切種子識）

而要歸所謂妙道者 乃以七識為指歸之地 所謂生機道原 故曰生生
之謂易是也·至若老子以虛無為妙道 則曰谷神不死·又曰 死而不亡者
壽·又曰 生生者不生 且其教以絕聖棄智 忘形去欲為行 以無為為宗
極 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 破前六識分別之執 伏前七識生滅之機
而認八識精明之體 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 微細精想者 以為妙道之源
耳 故曰：惚兮恍 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以其此識乃全體無明
觀之不透 故曰：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以其識體不思議 熏不思議變
故曰：玄之又玄 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 故曰：天
地之根 眾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
未見佛法 而深觀至此 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 豈
不頓證真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 豈無謂哉！

大段此識 深隱難測 當佛未出世時 西域九十六種 以六師為宗 其所立論百什 至於得神通者甚多 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 靈山一會 英傑之士 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 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 豈非昔之工夫有在 但邪執之心未忘 故令見佛 只在點化之間 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 但就眾生所執之情 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註本無實法與人也。

至於楞嚴會上 微細披剝 次第徵辯 以破因緣自然之執 以斷凡夫 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 但云彼西域之人耳 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 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為三界之師 四生之父 豈其說法 止為彼方之人 而此十萬里外 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眾生 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 豈只彼方眾生有執 而此方眾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 彼外道者 或執之為冥諦 或執之為自然 或執之為因緣 或執之為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 而執之為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 而入無色界天。（◎楔——上平厚、下尖扁的木塊◎思惑——思想上的迷惑）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 至空無邊處 無所有處 以極非非想

處·此乃界內修心 而未離識性者 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為從前
認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 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 已
滅三界見思之惑^註已斷三界生死之苦 已證無為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
知 而亦認為涅槃 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 猶費吾佛
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 猶懷疑佛之意 謂以小乘而見濟度
雖地上菩薩 登七地已 方捨此識 而猶異熟未空·

由是觀之 八識為生死根本 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
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及成外道 諸天魔王 及魔眷
屬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 則汝今者與諸眾生 用攀緣
心 為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 元清淨體 則汝今者識精元明 能生諸緣
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 出無佛世 而能窮造化
之原 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 誠不易易 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古德
嘗言 孔助於戒 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 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
與佛相須而為用 豈徒然哉！（◎見惑——知見上之迷惑）

據實而論 執孔者 涉因緣；執老者 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 不能

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即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中矣。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誶訾孔子之徒。以為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為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為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跡者。欲其捨小趣大也。

所謂莊誶孔子。非誶孔子。誶學孔子之跡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憤憤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炭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而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響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響矣！（◎忻——同「欣」◎憤憤——糊塗◎鍼——針◎儔——同類）

此論初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為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

罹難 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 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

達觀禪師 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 予方渡江 晤師於旅泊

庵 夜坐出此 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奇 刻之以

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 予寓五羊時 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 為眾演

楞嚴宗旨 門人寶貴 見而歎喜 願竭力成之 以卒業焉。

噫！欲識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 誠不足為法門重輕。

初意於十年之前 而克成於十年之後 作之於東海之東 而行之於南海之

南 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 庸可強乎！然此 蓋因觀老莊而作

也 故以名論。 萬曆戊戌除日 憨山道人清 書於楞伽室

病後俗冗 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註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 深為歎服。

所謂不知春秋 不能涉世。不知老莊 不能忘世。不參禪 不能出世。

及孔子人乘之聖 老子天乘之聖 佛能聖能凡 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

百世不易之論也 起原再稽註

● 初——同「創」 ● 谿——同「溪」 ● 稽類——頂禮。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脈，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為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為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即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

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為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為，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為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歎為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為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為為宗極，性命為真修，即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旬—十日●玩—觀賞●軒黃—黃帝）

或曰：子之禪 貴忘言 乃嘒嘒於世諦註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

鴉鳴鵲噪 咸自天機·蟻聚蜂遊 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 何法非道·

況釋智忘懷之談 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 故破我以達禪 老則先

登矣·若夫玩世蜉蝣 尤當以此為樂土矣·註成 始刻於嶺南註重刻於

雲南岳與金陵 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尚之者眾 故施不厭普矣·

◎十界—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第

8頁）·

◎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

死◎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第13頁）·

◎猶龍—道之高深奇妙，如龍之變化不可測·指老子·

◎雲泥自別—地位高下相差極大◎嘒嘒—恐懼、爭辯·

◎嶺南—五嶺之南、或指廣東及港澳·

老子傳 (●) 箛——同「箬」 (●) 箛笠——箛葉製成的笠帽)

按史記

老子者

楚苦

(音怙)

縣厲

(音賴)

鄉曲仁里人也

· 姓李

氏

名耳

字伯陽

諡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亦云柱下史)

· 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

· 老子曰

「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耳· 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 (蓬累：箛笠也)

首戴

之而行 言無車蓋也·) (●) 聃——耳大而長、同「耽」

(●) 皓首——白頭)

吾聞之 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者 若是而已· 孔子去 謂

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 魚 吾知其能遊· 獸 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

以為網 遊者可以為綸 飛者可以為矰 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

天·」 吾今見老子 其猶龍耶？ 老子修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居周

久之 見周之衰 迺遂去· 至關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為我著

書·」 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 莫知所終·

老子生周定王三年 母孕八十年而生 生而皓首 故稱老子·

老子生周定王三年 母孕八十年而生 生而皓首 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增——短箭●綸——倫、迹、網、線）

老子所宗 以虛無自然為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 非色非空 拘舍離等 昧為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 微妙難測 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 則為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 以止觀而破之 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 則取之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 則執之為冥諦。此 則以為虛無自然妙道也。

故經曰：「諸修行人 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諸天 外道 魔王及魔眷屬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 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 則汝今者與諸衆生 用攀緣心 為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 元清淨體 則汝今者識精元明 能生諸緣 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 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涅槃——不生不滅●饌——吃喝、飲食）

由其此體至虛至大 故非色。以能生諸緣 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 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 不思議變 故謂之妙。至精不雜 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 人身滅而此性常存 故謂之常。萬物變

化 皆出於此 謂之天地之根 眾妙之門·凡遇書中 所稱真常玄妙 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 則自有歸趣·不然 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 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觀——看●儼然——莊重、恭敬、整齊、好像）

愚謂看老莊者 先要熟覽教乘 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 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 工夫純熟 用心微細 方知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 看得身為苦本 智為累根 自能墮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 一一看破 人情一一覷透 虛懷處世 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 真實逍遙快活 廣大自在 儼然一無事道人 然後不得已而應世 則不費一點氣力 端然無為而治·

觀所以教孔子之言 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 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 皆真實話 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 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 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 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 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

者 當作如是觀。(◎毋必——不絕對看事情◎毋固——不墨守成規)

發明工夫 (◎后——後◎毋意——不主觀臆斷)

老子一書 向來解者 例以虛無為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 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 將觀無觀有 一「觀」字 為入道之要 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 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

孔子則曰：「知止而后有定^註」又曰：「明明德。」然知明 即了悟之意。佛言止觀 則有三乘止觀 人天止觀 淺深之不同。若孔子 乃人乘止觀也。老子 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 淺深不同 要其所治之病 俱以先破我執 為第一步工夫。

以其世人 盡以「我」之一字 為病根。即智愚賢不肖 汲汲功名利祿之場 圖為百世子孫之計 用盡機智 總之皆為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 貪欲為本 皆為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 若身。」以孔聖為名教宗主 故對中下學人 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 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 誠意 修身而已。然心既正 意既誠 身既修 以此施於君臣 父子之間 各盡其誠 即此是道 所謂為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

智 無我之旨 乃自受用地 亦不敢輕易舉以於人。唯引而不發 所謂：

「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毋我——不自以為是◎三藏——經、律、論）

又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至若極力

為人處 則曰 克己。則曰：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註此四言者 肝膽

畢露。然己者 我私。意者 生心。必者 待心。固者 執心。我者 我

心。克者 盡絕。毋者 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 必固我四者之病也。

以聖人虛懷遊世 寂然不動 物來順應 感而遂通。用心如鏡 不將

不迎 來無所粘 去無蹤跡。身心兩忘 與物無競 此聖人之心也。世人

所以不能如聖人者 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 故不自在 動即是苦。孔子

觀見世人病根在此 故使痛絕之。即此之教 便是佛 老以無我為宗也。

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 下手最毒 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 使其絕

不可有犯 一犯便罪不容赦 只是學者不知耳。

至若吾佛說法 雖浩瀚廣大。要之 不出破衆生粗細我法二執而已。

二執既破 便登佛地。即三藏^釋經文^註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 即孔

子之四病 尚乃粗執耳。世人不知 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

一步 故專以破執立言 要人釋智遺形 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 乃私智 即意必也·所遺之形 即固我也·所離之欲 即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 如太虛空 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 第門庭施設 藩衛世教 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 老子專於忘世 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 其實最初一步 皆以破我執為主 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 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 忘世 出世 之不同耶？

【答曰】體用皆同 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 是但為一己之私 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 是為自度 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 方能經世 由利生方見無我 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用也·明則誠 體也；誠則形 用也·心正意誠 體也；身修家齊 國治天下平 用也·老子無名 體也；無為而為 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 唯堯則之 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也歟 且經世以堯舜為祖 此豈有名有為者耶·」

由無我 方視天下皆我 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 所不同者 但有我私為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 心同則無形礙 故汲汲為之教化 以經濟之 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 故無棄人。無棄人 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是由無我 方能利生也。

若夫一書所言 為而不宰 功成不居等語 皆以無為為經世之大用 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 用周沙界 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眾生身中 成等正覺。」又曰：「度盡眾生 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眾生 發菩提心 寧使我身 受地獄苦 亦不疲厭。」然所化眾生 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 非經世而何 且為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 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 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 不言而信 無為而化 是豈有心要為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 利生之用 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

以孔子匡持世道 姑從一身以及家國 後及天下 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 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 故思復太古 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 不同尋常 因見得道大難容 故遠去

流沙 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 至廣至大 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 未嘗不大 但局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 故切近人情 此體用之辯也。

惜乎後世學者 各束於教——習儒者拘 習老者狂 學佛者隘 此學者之弊 皆執我之害也。果能 力破我執 則剖破藩籬 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柰——同「奈」◎柰煩——不急躁）

愚嘗竊謂孔子聖若不知老子 決不快活；若不知佛 決不柰煩。老子若不知孔子 決不口口說無為而治；若不知佛 決不能以慈悲為寶。佛若不經世 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愚意孔子老 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 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佛法都是障礙 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 單單將佛法去涉世 決不知世道人情 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 一毫沒用處。

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 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 此佛說法 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 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 涉世度生 世間一切經書技藝 醫方雜論 圖

書印璽種種諸法 靡不該練 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 資生之業 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為本 釋以戒為本。

若曰：孝悌為仁之本 與佛孝名為戒 其實一也。以此觀之 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 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 故夷狄皆從其化 此所以用 有大小不同耳。

是知三教聖人 所同者心 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 則如蠹測海^註以心融跡 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 則萬派朝宗 百川一味。

◎蠹^カ——用瓠瓜做成的水瓢 ◎蠹^カ——蟲蛀木。

◎徼——邊界、巡察、歸終、循，於文中，引申為頭緒、精緻。

◎四達——無見、無聞、無欲、無為之理（第49頁）。

老子道德經解 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德清 著

道 可道 非常道 · 名 可名 非常名 · 無名 天地之始 · 有名 萬物之母 · 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 · 常有 欲以觀其徼以玄 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 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

【註】此章 總言道之體用 及入道工夫也 · 老氏之學 盡在於此 · 其五千餘言 所敷演者 唯演此一章而已 · 所言道 乃真常之道 · 可道之道 猶言也 · 意謂真常之道 本無相無名 不可言說 · 凡可言者 則非真常之道矣 故非常道 · 且道本無名 今既強名曰道 是則凡可名者 皆假名耳 故非常名 · 此二句 言道之體也 ·

然無相無名之道 其體至虛 天地皆從此中 變化而出 故為天地之始 · 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 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 而萬物 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 · 此所謂：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故為萬物之母 · 此二句 言道之用也 · 此下二句 乃入道之工夫 · 常——猶尋常也 · 欲——猶要也 · 老子謂：我尋常日用 安心於無 要以觀其道之妙處 · 我尋常日用 安心於有 要以觀其道之徼處 ·

微——猶邊際也 意謂全虛無之道體 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 是則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 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 事事物物上 就要見道之實際 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去」道在屎尿·」如此深觀 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

此兩者同 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 觀無觀有 恐學人把「有無」二字 看做兩邊 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 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 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 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 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 同是一體 故曰：此兩者同·（◎稊稗——形似穀的草◎滌——清掃、洗）

恐人又疑兩者既同 如何又立有無之名 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 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 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 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 故二名不一 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 既是有無對待 則不成一體 如何謂之妙道 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深觀至此 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 不能滌除玄覽^之 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 若不

忘心忘跡 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 不但絕有無之名 抑且離玄妙之跡 故曰：玄之又玄·

工夫到此 忘懷泯物 無往而不妙 故曰：眾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似此一段工夫 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 而盡之哉！此愚所謂 須是靜工純熟 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 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 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註】此釋前章 可名非常名 以明世人居有為之跡 虛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為之道以御世 功不朽而真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 若以大道而觀 本無美與不美 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 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 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 但知適己意者為美·殊不知：在我以為美 自彼觀之 則又為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註東施愛而效之 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顰——皺眉）

惡——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為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為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為長，以寸為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為長，而尺為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為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聖人——有道德者，此引申為國家主政者）

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為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即萬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以萬物為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尚其名，故真名常存。聖人處無為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者不敢為也。註為無為。則無不治。

【註】此言世人競有為之跡。尚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蓋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為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知者——此指善於機巧，居心不良者）

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為重寶。註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為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為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以太牢為珍羞。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隋珠——名貴的寶珠）

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雞鳴

而起 孳孳為利；君子雞鳴而起 孳孳為名；此強志也。然民既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

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民無知，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黠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為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為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為無為，則無不治。（◎湛——深、清◎象——萬物形狀◎帝——天地）

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為無為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即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圯——橋◎沖——空間、虛空）

道冲^註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 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 似或存^註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註

【註】此讚道之體用微妙 而不可測知也·冲—虛也 盈—充滿也 淵—靜深不動也 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 其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 故曰：用之或不盈·道體淵深寂漠 其實能發育萬物 而為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 為而不宰 故曰：似萬物之宗·

或 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為實 不肯離言體道 故以此等疑辭 以遣其執耳·銳—即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 勇銳之氣 精銳之智 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 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 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 唯見挫於圯上老人一草履耳^註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 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莊周以下 而功名之士 得老氏之精者 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 周善體而良善用 方朔得之 則流為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

紛—謂是非紛擾·即百氏眾口之辯也·然各是其是 各非其非 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 以不言之辯而解之 所謂：「大辯若訥·」以道

本無言 而是非自泯 故曰：解其紛。

和——混融也 光——智識銜耀於外 即所謂飾智驚愚 修身明汙者 是也。唯有道者 韜光內照 光而不耀。所謂：「眾人昭昭 我獨若昏。眾人察察 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 正謂呼我以牛 以牛應之；呼我以馬 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 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 雖用而無跡；故曰：湛兮或存。

要妙如此 而不知其所從來 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 或象帝之先耶？帝——即天帝 象——或似也。愚謂此章 讚道體用之妙

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 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 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 可以體認做工夫 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

①庶不肖虛無孟浪之談也。(◎字——大、方◎不仁——不偏私)

天地不仁②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

【註】此言天地之道 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 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為狗 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 皆有好生

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註，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橐籥——風箱◎尸——管理、主）

猶——似也。橐——即皮鞞。籥——即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己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為，故用不為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為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芻狗——任其自然、或喻無用之物）

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既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大道之妙如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辯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即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註是謂玄牝^玄·玄牝之門^玄·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註】此言 道體常存 以釋上章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 靈妙而不可測 亙古今而長存 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 萬物生生而不已 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 即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即出入之樞機·謂道為樞機 萬物皆出於機 入於機 故曰：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谷神—深奧變化無窮之道）

綿—幽綿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 綿綿而不絕 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 用之不竭 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 謂之勤·蓋道體至虛 無心而應用 故不勤耳·（◎玄牝—孳生萬物的本源，比喻道）

天長 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註 故能成其私·

【註】此言 天地以不生故長生 以比聖人忘身 故身存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 以為長久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 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 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 以其不自私其生 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 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 不私其身以先人 故人樂推而不厭

故曰：後其身而身先。（◎上善——引申有道德者）

聖人不愛身以喪道 故身死而道存·道存 則千古如生 即身存也

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 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 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為一身之謀 欲作千秋之計者 身死而名滅·是雖私 不能成其私 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 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矣·居善地

心善淵 與善仁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 動善時 夫惟不爭 故無

尤·（◎尤——另版本為「憂」）

【註】此言 不爭之德 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 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為上善 譬如水也 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 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 無可不可 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 唯聖人處之 故曰：處眾人之惡 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 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 故曰：善地·

心則淵靜深默 無往而安定 故曰：善淵·與——猶相與 謂與物相與 無往而非仁愛之心 故曰：與善仁·言無不誠 故曰：善信·為政不爭

則行其所無事 故曰：善治·為事不爭 則事無不理 故曰：善能·不爭 則用捨隨時 迫不得已而後動 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 則無人怨 無鬼責 故曰：夫惟不爭 故無尤矣！（◎天門——身心等之感官）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註 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功名遂 身退 天之道·（◎長——另版本為「常」）

【註】此言 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 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 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 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為高 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 悔之不及·即若李斯臨刑 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 而不已者之驗也 故云：知足常足 終身不辱 知止常止 終身不恥 此之謂也·（◎營魄——魂魄，精氣神◎已——止）

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者 揣——揣摩 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 恃其善於揣摩 而更益其精銳之思 用智以取功名 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 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術 彼此相詐 不旋踵而身死名滅 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

止足之人 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 而身死財散 故曰：莫之能守·

縱然位極人臣 而驕泰以取禍 乃自遺其咎 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 成功者退·人若功名遂而身退 此乃得天之道也·（◎開闔——自然開啓）

載營魄抱一 註能無離乎 註專氣致柔 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註能無疵乎？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天門開闔 註能無雌乎 註明白四達 註能無知乎·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註】此章 教人以造道之方 必至忘知絕跡 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 營——舊註為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 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 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 故動則乘魂 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 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 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 謂魂魄兩載 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 則動而常靜 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 則靜而常動 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 常常抱一而不離 則動靜不異 寤寐一如·老子審問 學者做工夫能如此·（◎——道◎覽——見聞◎雌——清靜）

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為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嗷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

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為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於忘心絕跡。方為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上無跡。方為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為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為乎？若不能無為。還是不能忘跡。雖妙而不妙也。（●嗷——聲音嘶啞●苴——麻子的子實）

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留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 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 由心不虛 凡事有所留藏 故心日茆塞。莊子謂：「室無空虛 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 不將不迎 來無所粘 去無蹤跡。所謂應而不藏 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

明白四達 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 則用智於外 銜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 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 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土苴——殘餘之物、微賤之物）

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 體用兩全 形神俱妙 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妙 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 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 雖為而不恃 雖長而不宰 聖人之德如此 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註當其無 有車之用。埴埴埴以為器註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 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註】此言 世人但知有用之用 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 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 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 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為譬 譬如天地有形也。

人皆知天地有用 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 而人皆知人有用 而不知 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 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 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 要即有以觀無。若即有以觀無 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 此其宗也。（◎轂——車輪的中心◎埏埴——用水和泥來製作陶器）

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 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是以聖人 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註】此言 物欲之害 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 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 亦本無可欲。人以為可欲 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 而失其正見 故盲。耳則流逸奔聲 而失其真聞 故聾。舌則流逸奔味 而失其真味 故爽。心則流逸奔境 而失其正定 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 而失其正操 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 是皆以物欲喪心 貪得而無厭者也。（◎偃鼠飲河——喻所需極有限◎羅綺——絲織品）

聖人知物欲之為害 雖居五欲之中 而修離欲之行 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註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 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

箱 不過一暖；食前方丈 不過一飽。其餘皆為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 燕處超然^註是以聖人為腹 不為目。去貪欲之害 而修離欲之行 故去彼取此。（◎燕—安◎祛—去◎僻倖—出身低而受寵者◎貴—重視）

寵辱若驚·貴^註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 寵為上 辱為下 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 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 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 乃可託於天下。（◎僻—通「嬖」^之◎卮—杯◎鸞—肉塊◎噉—吃）

【註】此言 名利之大害 教人重道忘身 以祛累也^註寵辱若驚者 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為榮 卻不知寵乃是辱 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 即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為樂 卻不知貴 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 謂身為苦本 貴為禍根 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 向下徵而釋之曰 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

寵為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註君愛之以為寵也 雖卮酒鸞肉必賜之^註非此 不見其為寵·及其賜也 必叩頭而噉之^註將以為寵·彼無寵者 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 雖寵 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

故曰：寵為下。（●犧牛——祭祀用的純色牛●太廟——帝王的主廟）

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交謫——互相責備●孤豚——小豬）

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眾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眾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註。冰炭攻心。眾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

筆乘引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蓋言。貴為君人之患。

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註。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註。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註。豈可得乎？」斯言貴為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為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為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為大患。返以為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

有道之所為也。（◎希——無聲◎搏——摸取）

唯有道者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不以為己顯·雖處其位 但思道濟蒼生 不以為己榮·此則貴為天下貴 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 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 處崇高之位 雖愛其身 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 以行道·是則愛身 乃為天下愛其身 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 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為君 則無為而治·以此為臣 則功大名顯 故道為天下貴也·故日貴以身為天下 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 乃可託於天下·（◎致詰——推究◎皦——明亮、同「皎」）

視之不見 名曰夷註聽之不聞 名曰希註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 不可致詰註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註其下不昧·繩繩兮註不可名 復歸於無物 是謂為無狀之狀 無象之象 是謂惚恍註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 是謂道紀·

【註】此言 大道體虛 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 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 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

言思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 故為一·其上日月不足 以增其明 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 不能以昏其禮 故不昧·

繩繩—猶綿綿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綿綿不絕 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 雖生而不有 故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 而至精存焉 故曰：無狀之狀·恍惚之中 而似有物焉 故曰：無象之象 是謂惚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 微細精想耳·」（◎昧—昏暗◎惚恍—不清不楚）

由其此體 前觀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 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 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為聖人者 蓋執此妙道以御世 故曰：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知此古始之道者 即是道統所係也註故曰：能知古始 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係—通「繫」◎士—修行明道者，引申為統帥或王）古之善為士者註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文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註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註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 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 故能弊不新成·

【註】此言 聖人體道深玄 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 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俗之人 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粗鄙 固執而不化 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 極為易見 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為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為士者 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豫、猶——獸名，引申為謹慎◎孔德——美德、大德）

夫為不可識 最難形容 特強為之形容耳 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 猶若畏四鄰——猶豫 行不進貌；冬涉川 謂不敢遽進；畏四鄰 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 儼若客——儼 謂肅然可觀；若客 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 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 使可親愛之意。（◎儼——莊重）

其外貌也 敦兮其若樸——敦 敦厚；樸 無文飾也。其中心也 曠兮其若谷——曠 空也；谷 虛也。外體敦厚樸素 而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跡也 渾兮其若濁——渾 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 心空無著。故行動威儀 氣象體段 胸次悠然 微妙玄通之若此 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 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

故形氣穢濁 而不可觀。

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 恬退自養 靜定持心 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汨昏 以靜定治之 則清。所謂如澄濁水 沙土自沈 清水現前 名為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 故曰徐清。人皆競進 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 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即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意。

筆乘謂老子 文法多什韻。蓋清 生 盈 成 一韻耳。若言徐動徐應 則不什矣。老子嗟歎至此 乃教之以守道之方 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盈 滿也。欲盈 乃貪得無厭 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 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盈 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

後乃結示 知足常足之意 曰：夫惟不盈 是以能敝不新成 故敝。物之舊者 謂之敝。凡物舊者 最持久 能奈風霜磨折。而新成者 雖一時鮮明 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 雖一時榮觀快意 一旦禍及 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 善知止足。雖無新成之名利 而在我

故有現成之物 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 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 可謂能敝不新成者 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註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 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 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 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 沒身不殆·

【註】此承上章 要人作靜定功夫 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 謂推致推窮之意；虛 謂外物本來不有；靜 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 外物本來不有 而妄以為實；故逐物牽心 其心擾擾妄動 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 見得亡真 故競進而不休 所以不能保此道也·

今學道工夫 先要推窮目前萬物 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 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 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 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 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 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 守靜要篤也·（◎芸芸—眾多）

老子既勉人如此做工夫 恐人不信 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 唯只是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

也。然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

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靜曰復命。

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妄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亡身敗家之禍。註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戕——傷害◎太上下一另版本為「太上不」）

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為聖；施之於外，則為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故

曰：天乃道·與天地參 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 則身雖死而道常存
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常之道 備在於我·而人不知 返乃
亡身殉物 嗜欲而不返 豈不謬哉！（◎謂—另一版本為「曰」）

太上下註知有之 其次親之 譽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故信不足 焉
有不信·猶兮其責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謂我自然註

【註】此言 上古無知無識 故不言而信·其次 有知有識 故欺偽日
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 想復太古之治也·大上下知有之者 謂上古洪荒
之世 其民渾然無偽 與道為一 全不知有·既而混沌日鑿 與道為二
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 猶未離道 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 民去道漸疏
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 但親於道 而人欲未流 尚無是非
毀譽之事·（◎跖—盜跖：大盜，殘暴者◎下—另一版本為「不」）

其世再下 而人欲橫流 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註跖註之非毀註堯註舜註之
是譽·是時雖譽 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 而人欲固蔽 去道益遠
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 至七十而方從心·即顏子好學
不過三月不違仁 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為道之難 而人多畏難而苟安

也。是時雖畏 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大道——引申為大自然的法則）

其世再下 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為重 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 乃歎之曰：「此無他 蓋由在上者 自信此道不足 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既已不信矣 而在上者 就當身體力行無為之道 以啓民信。清淨自正 杜民盜賊之心 可也。不能如此 見民奸盜日作 猶且多彰法令 禁民為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為重 愈責愈不信矣 豈不謬哉 故曰：猶兮其貴言。貴——重也。

此上乃歷言 世道愈流愈下 此下乃想 復太古無為之治。曰：斯皆有為之害也。安得太古無為之治 不言而信 無為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 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 以內聖外王為主。故其言多責為君人者 不能清靜自正 啓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 真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 有仁義。智慧出 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 有忠臣。

【註】此承上章 言世道愈流愈下 以釋其次親之譽之 之意也。大道無

心愛物 而物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 即有親疏區別之分 故曰：大道廢 有仁義。（◎六親——說：父、母、兄、弟、妻、子）

智慧 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即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 然上古不識不知 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 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 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 而民則因法作奸 故曰：智慧出 有大偽。

上古雖無孝慈之名 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 為父不慈者眾 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為子不孝者眾 以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 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 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 君道無為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 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 人君荒淫無度 雖有為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 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 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 思復太古之治 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思——另一版本為「私」◎智——另一版本為「利」）

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絕巧棄智註盜賊無有。此三者 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 少思寡欲註

【註】此承前章 而言智不可用 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 將謂

百姓不利 乃為斗斛權衡^註符璽仁義之事^註將利於民 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 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 符璽仁義之事 竊以為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 須是一切盡去 端拱無為 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 今既竊以為亂 反為民害。棄而不用 使民各安其居 樂其業 則享百倍之利矣。（◎符璽——天子的符印◎唯——輕柔應答）

且仁義 本為不孝不慈者勸 今既竊之以為亂 苟若棄之 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即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謂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 不待教而後能 況其人為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為安天下 今既竊為盜賊之資 苟若棄之 則盜賊無有矣。（◎斗斛——量器、微薄、少量）

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 乃所以文飾^本天下也。今皆去之 似乎於文則不定 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 故逐逐於外物 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 故令世人心志 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 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道理 只以莊子馬蹄^本肱^本篋^本作註解^註自是超足。（◎肱篋——篇名、開箱偷物、竊盜）

絕學 無憂 唯之與阿^註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 不

可不畏·荒兮^註其未央哉^註眾人熙熙^註如享太牢^註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 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 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 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眾人昭昭 我獨昏昏·眾人察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 颺兮似無所止^註眾人皆有以 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求食於母^註（◎而貴求食於母——另一版本為「而貴食母」）

【註】此承前二章 言聖智之為害 不但不可用 且亦不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 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學於己 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 汲汲功利 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 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學 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 順物忘懷 澹然無欲 故無憂·（◎阿——厭煩地大聲問答）

世人無智而好用 逐物忘道 汨汨於欲 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 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 譬夫唯之與阿 皆應人之聲也 相去能幾何哉 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 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 善惡相反 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也·

老子言及至此 恐世俗將謂絕學 便是瞢然無知 故曉之曰·然雖聖

人絕學 不是瞢然無知 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 日益智巧 馳騁物欲以為學。聖人以泯絕知見 忘情去智 遠物離欲以為學耳。且夫聲色貨利 皆傷生害道之物 世人應當可畏者 我則不可不畏懼而遠之 故曰：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未央——未盡◎颺——飄◎颺——風聲）

苟不知畏 汨沒於此 荒淫無度 其害非細 故曰：荒兮 其未央 哉。央——盡也。由是觀之 世人以增益知見為學 聖人以損情絕欲為學。所謂：「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耳。」

眾人忘道逐物 故汨汨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 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 以為至美。方且榮觀不休 如登春臺之望 以為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 向道 泊於物欲未萌之前 不識不知 超然無欲 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 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骨之骸 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

眾人見物可欲 故其心執著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 了無繫累 泛然應物 虛心遊世 若不繫之舟 故曰：乘乘兮 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熙熙——和樂◎太牢——帝王、諸侯所備的祭品◎荒——廣漠）

眾人智巧多方 貪得無厭 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 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 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 不與物辨 如此而已。故俗人昭昭 而我獨昏昏——昭昭 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 而我獨悶悶。察察 即俗謂分星擘兩 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昏悶悶 皆無知貌。我心如此 澹然虛明 若海之空闊不可涯量。颯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母——此引申為自然純樸，亦即道）

眾人皆自恃聰明知見 各有所以。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 頑而且鄙 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 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 謂之母。所生者 謂之子。且此母字 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 能生天地萬物 是以道為母 而物為子。

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 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 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 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 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 乃無學之學。後章孔德之容一章 乃無形名之形名耳。（◎孔德——盛大之德◎惟——同「唯」◎恍惚——不清楚）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 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

惚兮 其中有物·窈兮冥^ㄟ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註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以此·

【註】此章 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無形 而有道之士 和氣集於中 英華發現於外 而為盛德之容·且此德容 皆從道體所發 即是道之形容也 故曰：孔德之容 惟道是從·

然此道體本自無形 又無一定之象可見 故曰：道之為物 惟恍惟惚·恍惚——謂似有若無 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 似有物象存焉 故曰：惚兮恍 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 不可窺測·且此幽深窈冥之中 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 故曰：窈兮冥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 精色不沈 發現幽秘 此則名為識陰區宇也·」（◎窈——深遠◎衆甫——萬物開始，同「眾父」）

學者應知 然此識體雖是無形 而於六根門頭 應用不失其時 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 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眾美之名 自外來者 皆是假名無實 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 故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 以閱眾甫也·閱——猶經歷 甫——美也·謂眾美皆具·是以聖人功

流萬世而名不朽者 以其皆從至道體中 流出故耳。(●冥—不明)

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 皆從人欲中來 故其功亦朽 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 不期於功而功自大 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 外有盛德之容 眾美皆具 惟自道中而發也 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 以此。(●窈兮冥—另版本為「窈兮冥兮」●枉—屈、柔軟) 曲則全 枉則直 窪則盈 敝則新 少則得 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註】此承前章 言聖人所以道全 德備眾美皆具者 蓋由虛心體道 與物無競 故眾德交歸也。曲—委曲；即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 無一事不盡其誠 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 雖草芥毫芒 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 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 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 則其德不全矣 故曰：曲則全 枉則直者。屈己從人曰枉 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 則大有徑庭 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 俯循萬物 混世同波 則人不信。人不信 則道不伸 由人屈而道伸

故曰：枉則直。（◎浣、濯——洗）

窪則盈者——眾水所聚 地之最下者 曰窪。譬如江海最為窪下 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 故眾德交歸 德無不備 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汙損曰敝。不敝 則不浣濯（浣、濯）不見其新 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 日損其知見 遠其物欲 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 則道不新 故曰敝則新。

聖人忘知絕學 專心於一 故於道有得 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 於道轉失 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愍世人 以多方喪道 故抱一為天下學道之式。式——法也。

智巧銜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 故不自見乃為明耳。執己為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 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 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 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 假令學道謙讓 不伐己功 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 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己之能曰矜 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 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 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 故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 故萬德交歸 眾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
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 誠全而歸之·（●驟雨——暴雨）
希言 自然·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註）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 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
於道者 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 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註】此章 言聖人忘言體道 與時俱化也·希——少也 希言——猶寡言
也·以前云 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由其勉強好辯 去道轉遠 不能合乎
自然·惟希言者 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 以比好
辯者之不能久·然好辯者 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 亦乃天地不
平之氣·非不迅激如人 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 尚不能久 而
況於人乎？此甚言辯之不足恃也·

蓋好辯者 只為信道不篤 不能從事於道 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
事於道 妙契玄同 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 則同於道·在於有德
者 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 亦同於俗·即

所謂呼我以牛 以牛應之；呼我以馬 以馬應之 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
固樂得之·即同於世俗 亦樂而自得·

此無他 蓋自信之真 雖不言 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辯之徒
曉曉多言 強聒而不休 人轉不信·此無他 以自信不足 所以人不信

耳·（◎跋——通「企」、踮^音起◎餘食——吃飽剩餘的食物）

跋者不立^註跨者不行 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
長·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行作形）·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 不處也·

【註】此承前章 言好辯者不能持久 猶如跋跨之人不能立行 甚言用智
之過也·跋——足根不著地也 跨——闊步而行也·蓋跋者 只知要強高出人
一頭 故舉踵而立；殊不知 舉踵不能久立·跨者只知要強先出人一步
故闊步而行；殊不知 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 為向下
自見 自是 自伐 自矜之譬喻耳·（◎贅行——身上多出來的肉瘤）

自見——謂自逞己見 自是——謂偏執己是·此一曲之士 於道必暗而不
明·自伐——謂自誇其功 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 不但無
功 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 本無是事 故曰：其在道也 如食之餘

如形之贅 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 以謙虛自守 必不處此 故曰：有道者 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註逝曰遠 遠曰返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一焉註人法地註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而王處一焉——另版本為「而王居其一焉」）

【註】此承前言 世俗之士 各以己見己是為得。曾不知大道之妙 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 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 本來無名 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 無有絲毫縫隙 故曰：混成。未有天地 先有此物 故曰：先天地生。

且無聲不可聞 無色不可見 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 而體常不變 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 而終古不窮 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 皆從此中生 故曰：可以為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 但不知是何物 故曰：吾不知其名 特字之曰道。且又強名之 曰大道耳。（◎逝——運行不息◎返——返回本原）

向下釋其大字 老子謂我說此大字 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 無有盡處 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 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 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 無聲無色 非耳目之所到 故云：遠曰反。反註謂反一絕跡。（◎反——通「返」）

道之極處 名亦不立 此道之所以為大也。然此大道 能生天生地 神鬼神王 是則不獨道大 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 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 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 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君——主宰◎輜重——軍械、糧草等生活物資）

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 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 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 道固為大 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 方為至妙 合乎自然 故曰：道法自然 且而大道之妙 如此廣大精微 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 自見自是以為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耳。（◎根——根本◎下「根」字——引申人民是國家的根本）
重為輕根註靜為躁君註是以聖人終日行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 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 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註躁則失君。

【註】此誠君人者 當知輕重動靜 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 即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 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為生本 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 聲色貨利 乃身外之物 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 故重為輕之根。性為形本 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 甘心物慾 出於好尚之情者 彼必由性而發 故靜為躁之君。

世人不知輕重 故忘身徇物^註 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 故傷性失真 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 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 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 深入敵國 戒其擄掠 三軍不致鼓譟以取敗者 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 不因貪位慕祿 馳情物慾 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 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為重也 故曰：不離輜重。（◎徇物——追求身外之物）

縱使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榮觀 但恬澹燕處 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 沈暝荒淫於聲色貨利之間 戕生傷性而不悟 是以物為重而身為輕也 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 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 故

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為臣妾，以性為真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跡 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 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 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註】此言聖人善入塵勞 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跡——猶言痕跡。世人皆以人我對待 動與物競 彼此不忘 故有痕跡。聖人虛己遊世 不與物忤 任物之自然 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 此行之善者 故無轍跡。瑕謫——謂是非辨別 指瑕謫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 然——然 不然——不然 可——可 不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 此言之善者 故無瑕謫。

籌策——謂揣摩進退 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 迫不得已而後應 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

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 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 籠羅一世
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 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
之士 造為勝負者 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 在宥宥群生註然以道為
密 不設網羅 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 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
不可開·(◎四皓—秦末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甯里)
繩約—謂繫屬之意 世人有心想施恩 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
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 使人雖感而易忘 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
仁不仁 利澤施乎一世 而不為己功 且無望報之心 故使人終古懷之而
不忘 此結之善者 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 無不可化之人
有教無類 故無棄人·(◎宥—寬仁、寬待◎庖丁—廚師)
無不可為之事 物各有理 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 初無
難者 不過承其本明 因之以通其蔽耳 故曰襲明·襲—承也 猶因也·
莊子庖丁游刃解牛註因其固然 動刀甚微 劃然已解 意出於此·觀留侯
躡足附耳 因偶語而乞封 借四皓而定漢註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
如此之妙 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

故世之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善人之資。由其飾智矜愚 修身明汙 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 樂得而育 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為舉世師保 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 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 猶太迷而不知 況淺識乎！斯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 是謂要妙。（◎雄——陽剛◎雌——謙卑）

知其雄註守其雌註為天下谿；為天下谿 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 守其黑 為天下式；為天下式 常德不忒本 復歸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 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 聖人用之 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註】此承上章 行道之妙 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 而以守道為要妙也。古德云：「學道 悟之為難。既悟 守之為難。」然行道之妙 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 即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 柔伏處下謂之雌。（◎谿——同「溪」◎噤——噎、喉嚨塞住）

谿——乃窞下之地註眾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 物有以敵之。而道超萬物 物無與敵

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由守其雌，故眾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為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

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嗑不噉^{ㄊㄨㄣˋ}。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

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

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為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

故曰：復歸於無極。（○斲——斫、削）

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汙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註：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

居者 虛之至也 故為天下谷。（◎天下——國家◎神器——政權）

由其虛 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 則不緣飾於外 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 故樸散則為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 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 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 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故物 或行或隨 或响或吹註或強或贏或或載或隳或 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 去泰。（◎响——另版本為「噓」◎响——噓吹）

【註】此言 聖人道全德備 應運出世 為官為長。當任無為無事 而不可有為太過也。由上章云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 則為官長。故老子因而誡之曰：「將欲取天下者 當任自然 不可有心為之。」而有心為之者 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 有神主之 豈可以人力私智取 而奪之耶 故曰不可為也。而為之者 必反敗之。縱為而得之 亦不可執為己有。而執之者 必反失之。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 混一天下 是為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 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 二世而亡

豈非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之驗歟！（◎尅羸——瘦弱◎疵癘——疾病及災疫）

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 以其所處過甚 而奢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

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 或復隨而在後 或响ㄉㄨㄥˋ而煖ㄨㄟˇ註 或反吹而

寒 或強而壯 或又尅羸而弱註 或正載而成 或即隳頽而毀。此何以故？

是皆用力過甚 而奢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 故曰：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 去泰。（◎响——喉中聲、同「吼」◎煖——同「暖」◎已——止）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

後註 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

勿驕 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註

【註】此承上言 聖人不為已甚 故誠之 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

者 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 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必蹂踐民物 無不

殘掠 故荆棘生。大軍之後 殺傷和氣 故五穀疵癘ㄉㄨㄛˋ而年歲凶註 此必然之

勢也。然於濟弱扶傾 除暴救民 蓋有不得不用之者 惟在善用。

善用者 果而已——已者 休也 此也。果 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

休。謂但可了事 令其平服便休 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 而亦不

可自矜其能 亦不可自伐其功 亦不可驕恃其氣 到底若出不得已 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軍——另版本為「兵」）

取強者 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 況兵強乎。凡物恃其強壯而過動者 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者 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 必夭死於酒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 則死之速 兵強亦然 故曰：是謂不道。（◎則以喪禮處之——戰事，是以喪事之心在處理）

不道早已——已者 絕也。又已者 止也。言既知其為不道 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為也 亦通。孟子言：「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於此乎？（◎言居上勢——另一版本，並無此句）

夫佳兵者 不祥之器 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 用兵則貴右 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 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註則以喪禮處之^註殺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戰勝 以喪禮處之。

【註】此承上言 不以兵強天下 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乃用兵

之最精巧者 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 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 故為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 不但不得其死 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 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 好殺不仁 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 而苟有仁心者 亦不處也。

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 則以左為貴 用兵則以右為貴 然右乃凶地 由是而知兵者 乃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 老子誠曰：當以恬淡為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 不以功利為美 而厭飽之意。既無貪功欲利之心 則雖勝而不以為美。縱不貪功利 而若以勝為美者 亦是甘心樂於殺人。

夫樂於殺人者 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造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 將為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之吉事必尚左 凶事則尚右。凶事——謂喪事也 所以用兵則貴右 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 以上將軍居右者 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

言居上勢者 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眾多 則當以悲哀泣之。即戰勝 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 即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

章 通言人臣 不能以道佐人主 而返以兵為強者 故切誠之。

道 常·無名 樸雖小 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註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 夫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 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註】此承上章 不以兵強天下 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為 則萬物賓而四海服 天地合而人民和 自然利濟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之所以不變者 以其無名也 故曰：道 常 無名。

樸——乃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 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眇小 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 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為冠 則愚者亦尊焉·是以名為大 而以無名為小·甚言世人貴名 概以樸為不足視 故以道 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 而為天地萬物之本·即愚夫愚婦 而亦知所尊 故曰：天下不敢臣。

但侯王不能守耳 藉使侯王若能守 則萬物自然賓服矣 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 未必賓服一國·且上干和氣 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 不但萬物來賓 抑且和氣致祥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兵來未必盡和民人

若以道宥之 則民莫之令而自然均調 各遂其生·無名之樸 利濟如此 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 (◎黜陟—官職的降黜或升遷)

若散樸為器 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纜也；謂樸本無名 方纜制作 則有名生焉·且從無名 而有名·既有名 而名又有名 將不知其所止 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 巧歷不能得·」故曰：名亦既有·

而殉名者愈流愈下 逐末忘本 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 不可馳驚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 苟不知知足 則危殆而不安 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 為萬物之宗 流潤無窮 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 所以流潤於川谷 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 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 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 其效神速於此· (◎民莫之令而自均—另一版本為「人莫之而令自均」)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 自勝者強·知足者富 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註】此因上言 侯王當守道無為 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 謂能察賢愚 辨是非 司黜陟_{（司黜陟註）}明賞罰 指瑕摘疵 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

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為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驕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鷦鷯偃鼠——喻所取不多）

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為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為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即縱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偃鼠（註）藜藿不糝（註）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

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為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為有志也。所者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

失其所者久也。（◎藜藿——粗劣的食物◎糝——混雜◎憊——疲困）

世人嗜味養生 以希壽考 殊不知：厚味腐腸 氣憊速死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 形化而性常存 入於不死不生 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 人欲守之 莫知其向往。苟能知斯數者 去彼取此 可以入道矣。侯王知此 果能自知自勝 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真 將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 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蝸角相爭註以至戕生傷性者哉！（◎蝸角相爭——喻所爭者極小◎汎——通「泛」）

大道汎兮註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 而不為主 常無欲 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 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汎——另版本為「汎」）

【註】此言 道大無方 聖人心與道合 故功大無外 以實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汎者——虛而無著之意。以道大無方 體虛而無繫著 故其應用無所不至 故曰：其可左右。（◎泰——另版本為「太」）

以體虛無物 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 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己有。以與物同體 故雖愛養萬物 而不為主。其體所以真常者

以其至淡無味 無可欲也。由無可欲 故不足視 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則可名為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 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 圖於至細 志與道合 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專務於大 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 亦深切矣！（◎既——動作之完）

執大象 天下往 往而不害 安平太註樂與餌 過客止。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 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用之不可既註

【註】此明前章 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 而能入眾形 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 故天下莫不往 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 故無往而不利 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 物亦忘之 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 故無不平。暖然如春 故無不泰 此所謂：萬物賓 而天地合 人民和 故聖人終不為大 而能成其大也。（◎大象——大道自然法則◎太——又作「泰」）

前云道之所以常者 以其淡然無味 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 餌之於口 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 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 而不能久留 以其用之有盡 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 則淡乎無味 不若餌之

可欲·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
真常 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為大·

此大象之譬 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 恬淡無為·雖無聲色以
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 以悅天下之心志 而天下歸往樂推而不厭·此所
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可名為大也·如此用之 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註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 將欲
奪之 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註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 不
可以示人·（◎柔弱勝剛強—另一版本為「柔勝剛，弱勝強」）

【註】此言物勢之自然 而人不能察 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
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昃必盛赫·月之將缺 必極盈·燈之將滅 必熾
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 翕之象也·固強者 弱之萌也·固興
者 廢之機也·固與者 奪之兆也·天時人事 物理自然·第人所遇而不
測識 故曰：微明·（◎翕—同「歛」：合、聚◎昃—過午而偏西）

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 譬夫淵為魚之利處 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
則塊然無能為·柔弱為國之利器 人主但可恭默自處 不可揭示於人·示

人則致敵而招侮 將反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 皆謂老子用機智 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吾—I我，引申為君王、聖人）

道常無為 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註】此教人君 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故侯王但能守之者 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 神速如此。然理極 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 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 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 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 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 雖能窒欲 若執此而不化 又將為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 病去而藥不忘 則執藥成病 故云：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此亦不欲 則可專以靜而制群動 無敢作者 故云：天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 鎮—猶壓也。如石壓草 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 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 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 其機自

息·機息則心定 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 可用而不可執 況有名乎· (◎無名——引申元始自然◎樸——引申道◎正——引申樸實安定)

【上篇 終】 (◎不德——不執著所作之德◎不失德——引申為虛偽的造作、顯耀、執著有所作的善德◎華——虛偽不實，不合乎自然之道)

【下篇】

上德不德^註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註是以無德·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上仁為之 而無以為；上義為之 而有以為·上禮為之 而莫之應^云 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夫禮者 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也·前識者 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註故去彼取此·

【註】此言 世降道衰 失真愈遠 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道 乃萬物之本·德 乃成物之功·道為體 而德為用·故道尊無名 德重無為·故道言有無 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

上德者 謂上古聖人 與道冥一 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 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 故德被群生 終古不忘 故云：上德不德 是以有

德·

下德者 謂中古以下 不知有道 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 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 物難感而易忘 故云：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

失—忘也 以—恃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 以德出無為·功成事遂

而無恃為之心 故云：無以為·下德所以無德者 以德出有心 而又矜功恃為 故云：有以為·（◎不穀—喻沒德行之人）

由是觀之 道無真偽 而德則有真有偽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 上德不稱 而下德為尊 於是始有仁義之名·然仁義皆出於不德 故皆不免有心為之·但上仁雖為 而無恃為之心 故云：無以為·上義則恃之矣 故云：有以為·（◎一—天地萬物的起源）

且仁義上者為真 三王是已·下則為假 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 仁義之下 則禮為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 不復知有仁義 故上禮為之 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 雖正名分 而卒莫能正 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 且將臂攘而仍之·此五霸之餘 戰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義 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 又復也·此所以為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為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為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註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為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為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為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蚤——同「早」◎神——引申人◎靈——引申靈敏，活動）

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為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為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昔之得一者。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註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註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註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註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註無車。註不欲琬

碌如玉ㄉㄨˋ落落如石ㄉㄨˋ（◎數車無車——另版本為「數譽無譽」）

【註】此言 道無為而無不為 以明無用之用為大用。欲君人者 當以無為而治也。一者 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為 精一無二 凡諸有為 莫不以之為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 皆以道體而為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於上 地得之而寧載於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為萬物之靈。谷——即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 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 侯王得之而為天下正。（◎落落如石——另版本為「珞珞如石」）

正——猶長 所謂君長也。如此者 雖其跡不同 而推其本則一 故曰：致之 一也。（◎碌碌——玉有光澤的樣子◎珞珞——石頭堅硬）

其下 又返釋之曰：天不得此 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 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 將恐生機休歇 而不能子子孫孫亶亶而無窮矣ㄉㄨˋ萬物若不得此 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 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正——另版本為「貞」）

此老子主意 只重在侯王無以正 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為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 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ㄉㄨˋ

道本無名 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不得此道 而處貴高之位 將恐蹶 豈不以是而為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為本 高以下為基。

且侯王自謂曰 孤 寡 不穀 此三名者 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 其意豈不是以賤為本耶 非乎？所以稱此者 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 而體道凝神 知其無用為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 以百官執事總之 而為君。若指其所用 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 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為 而君道無為也。

若夫輪輻衡軛 會之而為車。故數其車 則件件可數 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 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以無為之道 而後方大有為也。然道之在物 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 不可執貴高之名 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曰：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己碌碌如王之貴 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 則人人皆為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為大用耶！（◎天下之物——另版本為「天下萬物」）

反者 註道之動 註弱者 註道之用。天下之物 註生於有。有 生於無。

【註】此承上章 以明 道為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 為群動之主。世人祇知動之為動 不知動處即靜。《易》云：「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以其群動之動 皆自虛無至靜而發 不動而動 故云：反者道之動也。（◎反——反覆、循環◎道——反覆循環運動不息）

然道體至虛 柔弱無用 而為天下有用之本 世人祇知有用之用 不知無用之用 為大用也 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 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 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 則自然不事於物 而能體道凝神矣 豈易得哉！（◎夷——平坦、平安◎渝——改變、違背）

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 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註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 質貞若渝^註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 道隱無名 夫惟道 善貸且成。

【註】此言 道出常情 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 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 志與道合 一有所聞 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不行 故曰：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

若夫中人之資 則且信且疑 或日月至焉 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 即有所聞 了不相蒙 而且以為怪 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 非愚所測·此輩不笑 不足以為道·以其道與常情 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 故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疑——高、高尚）

此下十二句 皆古之立言者之辭 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 恃知以為能·聖人光而不耀 以有智而不用 故明道若昧·

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 以卑自牧 故進道若退·世人崖嶷之自高註 聖人心與道合 同塵混俗 和而不同 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 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 德無不容 如海納百川 故上德若谷·

小人內藏瑕疵 而外矯飾以為潔·聖人純素貞白 一塵不染而能納汙含垢 示同庸人 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 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聖人德被群生 而不以為功 故廣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 必銜弄自售 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用 凡有所施於人者 惟恐人之知己也·如泰伯三讓 民無德而稱 故建德若偷·

小人隨時上下 見利而趨 望勢而變·聖人之心 貞介如玉而不可

奪·而能與世浮沉 變化無窮 無可不可 故質貞如渝·渝—變也·世人
 圭角自立 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 無適不可 故大方無隅·隅—猶
 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 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 藏器於身 待時而
 動·迫不得已而後應 乘運而出 必為天下之利具 故大器晚成·

所以然者 譬夫大音之希聲 大象之無形 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
 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 名也·然道隱於無名 又豈常
 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 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 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匱 曲成萬物而不遺 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 所以世人
 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 然不笑 不足以為道也·（◎三—中和）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③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④人
 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而損·人
 之所教 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教父·

【註】此承前言 道體沖虛 而為天地萬物之本 誠人當以道為懷 以謙
 自處也·謂道本無名 強名之一 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 皆從此生
 故曰：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是則萬物 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

以得遂其生 不致夭折者 以物各含一沖虛之體也。和氣積中 英華昭著 秀實生成 皆道力也 故云：沖氣以為和。（◎沖——相沖）

是則物物皆以沖虛為本也。且沖虛柔弱 與物不類 似乎無用 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 為大用也。即如世人之所惡者 唯孤寡不穀 以為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為稱者 豈不以柔弱為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 皆自損之辭也。然而侯王不自損 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 至今稱之 澤流無窮 此自損而人益之 故曰：或損之而益。

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 暴戾恣睢 但知有己 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 而天下叛之 此自益者而人損之 故曰：或益之而損。

以人人皆具此道 但日用不知 須待教而後能 且人之所教者 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 祇知增益知見 使之矯矜恃氣 好為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 謙虛自守 以全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為教父 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

【註】此承上言 無為之益 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至堅 非至柔 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 浸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 即相觸而有間。若以空入有 則細無不入。如虛空偏入一切有形 即纖塵芒芴 無所不入 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 足知無為之有益矣。前云 人不善教人者 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 有跡則恃智 恃智則自多 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為。凡好為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 有為之無益也。如此 則知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 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註】此言 名利損生 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 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 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 身親而名疏 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人祇知利之可貪 故忘身以殉利 殊不知 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 身在則有餘 故曰：孰多。

世人不察 每役役於名利之間 貪得而無厭 戕生而傷性 與夫貪得而身亡 不若身存而遠害 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 費必大。

藏之多者 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 彈千仞之雀^註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 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斂天下之財 以縱鹿臺之欲 天下叛而臺已空 此藏之多 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 抑且身死名滅 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辱 知止則不殆 即斯可以長久矣。(◎不——另版本為「無」◎淨——另版本為「靜」)

噫！老氏此言 可謂破千古之重昏 啓膏肓之妙藥 昭然如揭日月於

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 惜哉！(◎大成——引申為大道能源充沛盈滿)

大成若缺^註其用不敝^註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註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大辯

若訥·躁勝寒 靜勝熱^註清淨為天下正^註

【註】此言 聖人法天制用 與道為一 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 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也。大成若缺 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 曲成萬物而不遺 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 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 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 若一徑生長而無秋冬之肅殺 不但物不能成 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 故所成者大 而其用不敝也。(◎敝——另版本為「弊」◎仞——七尺或八尺)

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 充塞天地 無處不至 無物不足 可謂盈矣。其體沖虛 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 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沖 故既已與人己愈有 既已為人己愈多 故其用不窮也。

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 至大至剛 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 委曲周匝 細入無間 故若屈。由若屈 故能伸其生意也。

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 刻雕眾形而不見其巧 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 巧於此而拙於彼 則巧非大矣。

大辯若訥者——上云若缺 則天地無全功 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 不辯而自白矣 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 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 故以不言之教 無為之化 似乎不勝 而物卒莫能勝之也。

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 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 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 為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矣！（◎有道——引申國泰民安）

天下有道^註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

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註】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 甚言多欲有為之害 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 有道之君 清淨無欲 無為而化·故民安其生 樂其業 棄卻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 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 聖人不作 諸侯暴亂 各務富國強兵 嗜欲無厭 爭利不已 互相殺伐 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 奸欺並作·此無他 是皆貪欲務得 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 莫大於可欲·（◎彝倫——倫常）

以其戕生傷性 敗亂彝倫註以至君臣父子 皆失其分者 皆見可欲之罪也·以致敗國亡家 覆宗滅族之禍者 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 故凡見他人之所有 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 為眾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 莫大於欲得·欲得者 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 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 終無足時 惟知足之足 無不足矣 故常足·不出戶 知天下；不窺牖註見天道；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 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註不為而成·

【註】此承上言 聖人所以無為而成者 以其自足於己也·謂聖人性真自

足 則智周萬物 無幽不鑒。故天下雖 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 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 而無一毫障蔽 故也。若夫人者 沉暝利欲 向外馳求 以利令智昏 故去性日遠 情塵日厚 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名—明●牖—窗戶)

是以聖人淡然無欲 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故曰：不行而知。如此 則尸居而龍見 淵默而雷聲 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 德被群生 可不言而化 故曰：不為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 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註】此承上言 無為之德 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為學者 增長知見 故日益 為道者 克去情欲 窮形泯智 故日損。初以智去情 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 故又損。如此 則心境兩忘 私欲淨盡 可至於無為。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民果化 則無不可為之事矣。此由無為而後 可以大有為 故無不為。是故取天下者 貴乎常以無事也。

無事 則無欲。我無欲 而民自正 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

心得 則治國如視諸掌 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 有欲則民擾 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 則眾叛親離 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者 此耳。舊注「取」字訓為「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 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 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惻惻たてたて 為天下渾其心註 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註】此言聖人不言之教 無心成化 故無不可教之人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 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 曾無一定之心 但無百姓之心為心耳。以聖人復乎性善 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 即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 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 亦化之而為善矣 故曰：德善。 (●) 惻——恐懼、害怕 (●) 怵——恐懼)

以聖人至誠待物 而見人性皆誠 故信者固已信之 即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 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 亦化之而為信矣 故曰：德信。 (●) 慄慄——另版本為「怵怵焉」 (●) 渾——全部、完全)

以天下人心不古 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 汲汲為天下
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 謂注目而視 傾耳而聽
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 無是無非 渾然不見有善惡之
跡 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 若嬰孩而已 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
下之人 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 所以不言而信 無為而化
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避——另版本為「被」◎兇——犀牛）

出生入死 生之徒 十有三 死之徒 十有三。人之生 動之死地者 亦
十有三 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兇虎_△ 入軍不
避甲兵_◎ 兇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 以其無
死地。

【註】此言 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 以其澹然無慾 忘形之至 善得
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 謂死出於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 故
但養形以貪生 盡為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於死者 皆出於生也 大約十
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 唯有一焉 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 養形
壽考者也。死之徒者 汨欲忘形 火馳而不返者也。（◎畜——作「蓄」）

動之死地者 嗜欲戕生 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 盡此三種 而皆不免入於死者 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 以其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 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 皆為不善養生者也。攝一養也。蓋聞善養生者 不養其生 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 形也。主其生者 性也。性為生主 性得所養 而復其真 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 我空則無物與敵 故陸行不遇兕虎 入軍不避甲兵。

色欲伐性 甚於兕虎甲兵也 以無我故 蹤遇之而亦無可傷 故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 兵亦無所容其刃矣 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焉 是知我者 生之寄 生者 死之地也 無我無生 又何死之。孔子曰：

「未知生 焉知死。」是知生本無生 則知死亦不死 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 不易致此。（◎畜——另版本為「蓄」）

道生之 德畜之^註 物形之 勢成之 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 畜之^註 長之 育之 成之 熟之 養之 覆之。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註】此言 道德為萬物之本 欲人體道虛懷 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為天

地根 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 含有而培養之 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 乃因物以形。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 但即物而觀 可知已。故曰：物形之。

且道之生物 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 生殺之勢 則雖生之畜之 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 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 故物不得 不生 秋氣逼物 故物不得 不成 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 故知其道無位而尊 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 乃道體之自然 又非有以命之者 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

若侯王之尊 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 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 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 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 以其體至虛 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 既生長而又含育之 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

此所謂成始成終 而道德之量 何如耶？且如此生之 生生不已 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為 以成熟之 而不自恃其為。雖為萬物之主 而不自以為宰 所以為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 貴乎體道虛懷 而造乎德之至

也。（◎既知其母，復知其子——另版本為「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天下有始 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註 復知其子^註 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 沒^沒
身不殆^註 塞其兌 閉其門 終身不勤 開其兌 濟其事 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 守柔曰強 用其光 復歸其明 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註】此言 道體之方 當以背物合道 為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
故曰：天下有始 以為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為體 而物為用。
故道為母 物為子。人若但知道體虛無 而不知物從此生 是知母而不知
子 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 是殉物而忘道 則失其性真。所以
既知其母 亦復要知其子 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 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

體用兩全 動靜不二 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守母之
方。兌為口 門乃眼耳 為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 言生理喪。妄機鼓動
說說而不休 去道轉遠。唯是必緘^緘默以自守 所謂：「多言數窮 不
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 耳得之而為聲 目得之而為色。
若馳聲色而忘返 則逐物而背性 是必收視返聽 內照獨朗 故曰：閉其

門·如此 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沒——另版本為「歿」）

勤——勞也·若徒執言說 以為得·以資耳目之欲 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 喪心於物 則終身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 而忽於欲機之兆 非為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曰明·以道自勝 故曰：守柔曰強·（◎夸——另版本為「誇」）

是故學人當用其光 復其明 則無遺身殃也·然光 道之用也·明道之體也·用不離體 故用愈光 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襲——承也·且真常之道 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 則綿綿而不絕矣 故曰：是謂襲常·（◎盜夸——亦作盜誇）

使我介然有知 行於大道 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朝甚除 田甚蕪 倉甚虛 服文采註帶利劍 厭飲食 財貨有餘 是為盜夸註（韓非本作夸）註非道也哉！

【註】此言 世衰道微 人心不古 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 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 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 奈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 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

且有施而無受者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 災及其身者 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 而民心邪僻 不由於大道 皆好徑矣。民好徑 則教化衰。教化衰 則奸愈甚。奸愈甚 則法益嚴 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文采——華美衣服）

且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 而民因法作奸 更棄本而不顧 好為游食 故田日甚蕪。田甚蕪 則倉日甚虛 倉甚虛 而國危矣。風俗之壞 民心之險 一至於此。君人者 固當躬行節儉 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 猶然不知知足。而虛尚浮華 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 帶利劍 厭飲食 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 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 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為盜 皆由上以唱之也 故曰：是為盜竿。竿——樂之首 而為先唱者也。如此 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 所以道之難行也。（◎盜夸——取富貴或名位，不以其道者）

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修之於家 其德乃餘；修之於鄉 其德乃長；修之於國 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 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 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

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

【註】此言 聖人所以功德無窮 澤及子孫者 皆以真修為本也。舉世功名之士 靡不欲建不拔之功 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 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 則有智力過之者 亦可以拔之矣。抱一守也 脫一猶奪也 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 則有機術之尤者 亦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 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 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 澤及無窮 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 所以福及子孫 故祭祀綿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 修之於身 故其德乃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為國家 其土苴以為天下。」故曰：修之家 其德乃餘。（◎傑然——用力、特出不凡）

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修之天下 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 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 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 以此觀鄉則鄉睦 以此觀國則國治 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 則天下化。會物為己 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 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 故唯以此。（◎牝——雄 ◎牡——雌 ◎腹——嬰孩的生殖器）

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毒蟲不螫（以尾毒傷物曰螫） 猛獸不據（以爪按物曰據） 攫鳥不搏（以翅擊物曰搏） ①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②精之至也。終日號而隘不噎③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註】此承上言 聖人善建善抱 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 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 賴其神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 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 故曰：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 皆能傷人之物。至於赤子 則毒蟲雖毒而不螫 猛獸雖惡而亦不據 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 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 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 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攫鳥——如鷹隼一類的鳥◎牝牡之合——男女交合）

且如赤子之骨最弱 筋極柔。手無執 而屈握極固 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 而峻亦作者 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 而所握亦堅固者 以其精純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 則柔弱而連固 精竭者 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 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 而咽

嗑不嘍啞者 以其心本不動 而無哀傷怨慕之情 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 亦然。斯三者 皆得其所養之厚 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為主 以精為衛 以氣為守。故老子教人養之方 當先養其氣 故曰：知和曰常。（●號而嗑不嘍——另版本為「號而不嘍」）

何也？蓋精隨氣轉 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 氣散則精益。所謂心著行淫 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 當先持其心 勿使妄動。心不妄動則平定 心平則氣和 氣和則精自固 而神自安 真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

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為心 則真常之性自見 故曰：知常曰明。意謂知真常之性者 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 徒知形之可養 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 生反為其戕 性反為其傷 故曰：益生曰祥。

祥——妖也 言益生反為生之害也。心不平 則妄動而使氣 氣散則精竭 精竭則形枯 故曰：心使氣曰強。強——木之枯槁也 過強曰壯 故曰：物壯則老。

草木之物過壯 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 而斲喪太過 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 乃速其死也 故曰：不道早已。已者一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 源頭蓋出於此。而後之學者 不知其本。妄構多方傍門異術 失老氏之指多矣。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塞其兌 閉其門 挫其銳 解其紛 和其光 同其塵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 亦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註】此言 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 以其善得所養 妙契忘言 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 故善能含養於心 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真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 嘵嘵資於口談者 皆非真知者也 故曰：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嘵嘵——爭辯聲、因害怕而亂嚷亂叫之聲）

下言養之方 兌為口 為說 謂聖人緘默自守 不事口舌 故曰：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 故曰：閉其門。遇物渾圓 不露鋒芒 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 釋然無慮 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斂耀 順物忘懷 故曰：和其光 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 不能也 故

曰：是謂玄同。

聖人造道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而疏。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為天下貴也。（◎醇——同「淳」。醇醇——淳樸。◎劇——傷、割）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註】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為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為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為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囿——拘束、局限。◎芻蕘——割草砍柴）

蓋忌諱 利器 技巧 法令 皆有事也 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忌——謂禁不敢作 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註與民共之 芻蕘^註雉兔取之者無禁^註即有不便於民者 言之不諱 所以民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 而民日富·（●雉兔——野雞及兔子）

今則殺其糜鹿者 如殺人之罪 取之者死 民有不便 言之者戮 故民不聊生 且又無所措手足 此多忌諱之事 而民彌貧也·賢者 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 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 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 故人心雕琢 技巧日生；技巧生 而奇物滋起；奇物起 則貪愈甚；貪愈甚 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 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 是皆有為忘動 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其政悶悶 其民醇醇^註其政察察^註其民缺缺^註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註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人之迷 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劘^註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註】此詳言上章 有為之害 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

謂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 若示有知 即上云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 令其悶悶然 若無所知。則民
 情不鑿 奸偽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 其民醇醇。(◎無正——無定)

若其政令 察察然分星擘兩 則民多不自安 缺缺然憂有餘矣 故
 云：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缺缺——多憂不足之意。(◎缺缺——狡詐虛偽)

蓋禍福之機 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 則禍轉為福。若其機不善
 則福轉而為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 則禍福旋轉 如循環
 之無端 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其神乎。」謂是故也。

然禍福循環之如此 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 人心不古
 邪正不分 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 則彼反以為奇詭。本教之以善 而
 彼反以為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 則以為厲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
 縱有聖人之教 亦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 一人迷方 猶有解
 者。二人惑 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 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
 以化民 貴在同塵和光 渾然無跡。(◎察察——引申嚴苛)
 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 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劇——

劇 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 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
 耀 耀——謂銜耀已見也。此聖人有所長 而能養其所長 故為天下貴。此
 所以無為而治 好靜而自安 無為而民自化矣。（◎事天——順天道之理）
 治人 事天 ①莫若嗇 ②天惟嗇 是謂早復 ③早復 ④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無不克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 ⑤可以
 長久；是謂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早復——另版為「早服」）
 【註】此言 聖人離欲復性 以為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
 老子所言人天 莊子解之甚明 如曰：「不以人害天 不以物傷性。」蓋
 人 指物欲。天 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 莫若嗇者。然嗇 即復性工夫
 也。謂聖人在位 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 聲色貨利 充盈於
 前。而聖人以道自守 視之若無 澹然無欲 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
 天下而不與 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 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慮
 而傷其性真。所謂：毋搖爾精 毋勞爾形 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
 用其智 此以嗇事天也。復性工夫 莫速於此 故曰：是謂之早復。此
 「復」字 是復卦 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嗇——節儉）

又如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 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 天德日全 不期復而自復 所謂復見天地之心 故曰：早復 謂之重積德。（◎有國——保國）

能重積德 則無不克矣。此「克」字 乃克敵之克 即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 則物欲消融。而所過者化 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 民無得而稱焉 故曰：無不克 則莫知其極。極——至極 猶涯量也。

此內聖之德既全 雖無心於天下 乃可以託於天下 故曰：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人——另版為「民」◎早服——早為準備◎母——原則）

此內聖之道 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 故曰：可以有國。此道先天地不為老 後天地不為終 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 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者 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 老子引證 以結其意耳。

治大國 若烹小鮮 以道蒞天下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惟兩不相傷 故德交歸焉。

【註】此言 無為之益 福利於民 反顯有為之害也。凡治大國 以安靜無擾為主 行其所無事 則民自安居樂業 而蒙其福利矣 故曰：若烹小

鮮 烹小鮮·則不可撓·撓 則靡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

夫虐政害民 災害並至 民受其殃·不知為政之道 乃以鬼神為厲而傷人 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 則和氣致祥 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為禍福也·且鬼神非無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豈不昭格於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 但只為民之福 不為民害 故曰：非其鬼不神 但其神不傷人耳·

然非其神不傷人 實由聖人含哺百姓 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 鬼神合其吉凶 而絕無傷民之意 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 故曰：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 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 藉茅以禱 致雨三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 斯蓋由夫兩不相傷 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為之德 福民如此·（◎其鬼不神——鬼不起作用◎取——聚）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註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 故大者宜為下·（◎畜——另版本為「蓄」◎德交歸焉——讓人民享受德的恩澤）

【註】此言 君天下者 當以靜勝為主 不可以力相尚也。夫流之在下者 如江海 眾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 眾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 以為天下之交。納汙含垢 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 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ㄉㄨㄣˋ} 雄曰牡 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 靜能有生 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掇——拾取、摘取◎者——人、物、是）

然聖人為天下牝者 以天下之人 衣食皆賴之以生 爵祿皆賴之以榮 萬幾並集於一人。故君道無為 而皆任其所欲 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此似牝以靜勝牡也。是則靜為群動之歸趨 故以靜為下。大字小 小事大 皆有以下之也。取者 得之易也。大字小 如母育子。小事大 如子奉母。精神相孚 相得最易 故如掇^{ㄉㄨㄛˊ}之也。註然大字小 必有所容 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

小事大 必有所忍 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 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 不過兼畜人 非容無以成其大。小國之欲 不過入事人 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 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 難於下耳 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 專於征伐

以力不以德 知動不知靜 徒見相服之難 而不知「下」之一字 為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奧—深藏，引申萬物的依歸)

道者註萬物之奧 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 置三公 雖有拱璧 以先駟馬註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註故為天下
貴·

【註】此言 道之為貴 誠人當勉力求之也·道者 萬物之奧·奧者 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 但人雖居其室 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 人日用而不知 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 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 而性未嘗異 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為寶·惡人雖失 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 故曰：所保·(◎駟馬—四匹馬)
苟非其道以保之 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 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 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 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 則可以加於人之上·況大道之貴 豈止一言之美 一行之尊·且人之全具而不欠缺一毫者 斯則不善之人 又何棄之有耶？

故立天子 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此古語也。
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 不足為尊貴·拱璧駟馬 不足為榮觀·總不如
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 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 縱有罪亦可以免
之耶·是知桀紂 天子也 不免其誅·四凶 三公也 不免其戮·非無
拱璧駟馬 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 巢許傲天子而不譴
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況夫一念復真 諸罪頓滅·苟求而得 立地超
凡 故為天下貴也·（◎無味——引申清靜淡泊◎罪——災殃禍難）
為無為 事無事 味無味◎大 小 多 少 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 為
大於其細·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終無
難·

【註】此言 聖人入道之要妙 示人以真切工夫也·凡有為 謂智巧·有
事 謂功業·有味 謂功名利欲·此三者 皆世人之所尚·然道本至虛而
無為 至靜而無事 至淡而無味 獨聖人以道為懷 去彼取此·故所為者
無為 所事者無事 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為大 以利祿為多而取

之。然道至虛微 淡泊無物 皆以為小少 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 釋智遺形 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多 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為至大 至少為至多。故大其小 而多其少也。（◎朕——徵兆）

試觀世人報怨以德 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 無論貴賤 事最大而難解者 怨也。然怨之始也 偶因一言之失 一事之差。遂相構結 以至殺身滅名 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 父子子孫 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 本不有。始結也 事甚小。既結也 以為無與於己。故無固執不化之心 亦無有我以與物為匹敵。其既往也 事已消之 求其朕去而不可得註以此觀之 則任彼之怨 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

然彼且以為有怨 在我全無報復之心 彼必以我為德矣。是所謂報怨以德 非謂曲意 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 正謂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 人人必有難釋者。殊不知 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為無為事無事 大其小 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 何獨於怨 而事事皆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 有至易存焉。至大者 有至細存焉。

人不見其易與細 而於難處圖之 大處為之 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 而為之於細 鮮不濟者·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故也·作者 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 退藏於密·跡愈隱而道愈光 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也·

老子言及至此 抑恐世人把「易」字當作容易 輕易字看 故誠之曰：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謂世人 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

且容易許人 謂之輕諾·凡輕許者 必食言而寡信·見事之容易而輕為者 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 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 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易 而聖人之所難 故曰：聖人猶難之 故終無難·猶一應作尤 古字通用·更也 謂世人之所甚易者 而聖人更難之 故終不難耳·

觀夫文王兢兢 周公業業 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 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圖難於易 為大於細二語 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 初為極難 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 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 即今之易·今之易 即初之難·然治心如此 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入道之

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破——另版本為「泮」^奇）

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註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註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註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 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

【註】此釋上章 圖難於易 為大於細之意 以示聖人之要妙 只在為人之所不為 以為學道之捷徑也·治人事天工夫 全在於此·安與未兆 蓋一念不生 喜怒未形 寂然不動之時 吉凶未見之地 乃禍福之先 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 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 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 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 是惡則止 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 用力少而收功多 故曰：其安易持·（◎泮——散、解◎累土——堆土◎毫末——細小的萌芽）

兆——是念之初起 未兆——即未起·此中喜怒未形 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 乃戒慎恐懼之意·於此著力 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為之於未

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著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以下，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於內，下言作事於外。為執二句，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卻在既發之後用心。為之則反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於無事之時，故無所為。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愚——淳樸）

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卻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縱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為之心。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明民——讓民知曉巧詐）

是以以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眾人之所欲者，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

無為 皆以為賤而所不欲 以為無用而不學·故恃智好為 以傷自然之
 樸·聖人離欲釋智 以復眾人之過耳·以恃萬物之自然 故終不敢為也·
 莊子內聖外王學問 全出於此·吾人日用明此 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
 則功大名顯·伊周事業 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反—通「返」）
 古之善為道者 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 亦楷式◎常能知楷式 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 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楷—另版為「稽」）
 【註】此言 聖人治國之要 當以樸實為本 不可以智誇民也·明者—昭
 然揭示之意·愚者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 皆觀
 望於上也 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 皆上有以啓之·故上有好
 者 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 善能以斯道覺斯民 當先身以教之·
 上先不用智巧 離欲清淨 一無所好 若無所知者 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
 常 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 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
 而民自正 我無為而民自化 故曰：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此重在「以」
 字·（◎智—巧詐、奸詐◎賊—傷害◎稽式—法則◎大順—自然）

前云眾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反為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為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為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況玄德乎？（◎百谷王——百川狹谷所歸附◎重——累、不堪重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於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為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

如日孤寡不穀 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 必以身後之者。身者 心之表也。君天下者 貴為天子 天下推之以為先。聖人忘己與人 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 澹然無所嗜好 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

重者 猶不堪也。是則聖人之心 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 而民自堪命 不以為重。雖處前 而民自遂生 不以為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 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鬥之謂 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忘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 故莫能與之爭耳。（◎我道——我即道）

天下皆謂我道大^註似不肖。夫惟大 故似不肖。若肖 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 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 故能勇。儉 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 故能成器長^註。今捨慈且勇^註捨儉且廣 捨後且先 死矣。夫慈 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註】此章 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 世人不知 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為大 蕩蕩乎民無稱焉 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即莊子所謂大有徑

庭 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為不肖。即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

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器——萬物◎且——取）

下文 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為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為廣。見其人皆推我為第一等人，遂以我為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三法而已。

慈者——并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嗇也。有而不敢盡用。不敢為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物皆己。且無己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

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

物我兩忘 超然獨立 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 故人皆以我為畸人 推
為人中之最上者矣 故曰：不敢為天下先 故能成器長。以此故 皆以我
為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 即前所云我獨異於人 而貴求食於母
也。以此三者 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 捨慈而言勇 捨儉而言廣
捨後而言先 死矣。

此「死」字 非生死之死 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 蓋死活之死 言其
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 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
頭 皆死法 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 又以慈為主。不但學道 即治天
下國家 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故王師無敵 民效死而勿去
皆仁慈素有所孚 故為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
為天下國家。

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 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
而以慈為第一也 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 能用老氏之術 坐觀三
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 得糟粕之餘 施於治道 迴超百代耳。此老子
言言皆真實工夫 切於人事 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太高 類以虛玄談

之 不能身體而力行 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士——此指將帥）

善為士者不武^註 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註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註

【註】此言 聖人善於下人 以明不爭之德 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 只在善用人者為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 以形容其慈 乃不爭之至耳。士者 介冑之士。武者 武勇。然士以武為主 戰以怒為主 勝敵以爭為主；三者又以氣為主。況善於為士者不用武 善於戰者不在怒 善於勝敵者不必爭 即前所云：以慈用兵也。（◎不與——不爭）

意謂武怒爭三者 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 故善者皆不用。何況常人 豈可恃之以為用耶？乃驕矜恃氣 不肯下人 故人不樂其用 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人者 必為之下 即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 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 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 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以其有力也。（◎否——壞）

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 坤地 若天地正位 則為否^註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 則為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

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⁵至樂之中。註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為力之大者與。（◎配天古之極——符合自然的道理）

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即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為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為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況聖人無我之至乎。（◎熙皞——和樂◎為主——先挑起戰爭◎為客——被動而應戰）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註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音杭。戶剛反）。註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兵者。五兵器械。謂戈。矛。殳。戟。干也）。註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註哀者勝矣。

【註】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為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行——行列、陣勢◎兵——兵器）

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為。蓋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

古之用兵 如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 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 主於兵者 言以必爭必殺為主也。客 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 然亦聽之待之 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 故絕無爭心 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 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

言身進而心不進 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 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 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 猶就也。言彼以我為敵 而我以彼為敵也。雖就 亦似無敵可對。雖執 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 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 所以能保全民命 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 莫大於輕敵 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 故幾喪吾寶矣。

抗兵 乃兩敵相當 不相上下 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 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 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 兵者對敵 必爭必殺 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 蓋以慈為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 施於必爭地 而以不爭勝之 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尚如此 況乎聖人無物為敵 而以平等大慈 并包萬物 又何物而可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被褐——穿粗布衣）

此章 舊解多在用兵上說 全不得老子主意。今觀初一句 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 則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 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 甚易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言有宗^註 事有君^註 夫惟無知^註 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 則我者貴^註 是以聖人被褐懷^註玉^註。

【註】此章 示人立言之指 使知而行之 欲其深造而自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 皆人人日用中 最省力一著工夫。明明白白 甚容易知 容易行。只是人不能知 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 皆以大道為主 非是漫衍荒唐之說 故曰：言有宗 事有君。（◎言有宗——言論有一定的主旨）

宗 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 絕聖棄智 虛心無我 謙下不爭 忘形釋智 件件都是最省工夫 放下便是 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 豈不最易知 最易行耶！（◎事有君——辦事必有根據）

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 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卻「知」字 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著 極難湊泊 所以人不知我耳 故曰：夫惟無知 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 不獨老子法門宗旨 即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

以無知為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 (◎無知——他人不理解，或指自己無知◎則——效法)

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子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懷玉——喻知識和才能)

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

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不知知——不知卻自以為知◎病病——把病當作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註是以不病。

【註】此承上言。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

知耳·無所知 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 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
所不知之地 則為上矣·故曰：知 不知 上·

若夫臆度妄見 本所不知 而強自以為知·或錯認無知為斷滅 同於
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 適足為知之病耳 故曰：不知 知 病·
若苟知此二者 為知之病 則知見頓亡 可造無知之地 而無強知妄
知之病矣 故曰：夫惟病病 是以不病·（◎不厭——不厭惡、不抗爭）

聖人但無強妄之知 故稱無知 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 故曰：聖人不
病·（◎民不畏威——威：指統治者的鎮壓及威懾）

此段工夫 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 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
知病之中 而名無知·此無知 乃真知·苦如此真知 則終日知而無所
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 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 而世人不能知
不能行也·（◎大威至——指人民的反抗鬥爭◎無厭——不壓迫）

古云：「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知之一字 衆禍之門·」然聖人無知
之地 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 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
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 則反增知障 此乃衆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

也·知不知上 最初「知」字 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 但知而已 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 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註則大威至註無狹其所居註無厭註（平聲）其所生·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去聲）·是以聖人 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註】此章 教人遺形去欲 為入道之工夫 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 謂之威·如云寒威 炎威 是也·是則凡可畏者 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 與天地之肅殺 乃大威也·此借以為戕生傷性者之喻·世人以為小惡不足戒 而不知畏 必致殺身而後已·此民不畏威 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 而不知養生者 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

且若嗜酒色 必死於酒色·嗜利欲 必死於利欲·嗜飲食 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 而不知畏 必至於戕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 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嗜而不知畏者 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註有生之可貴 以此為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 性也·且吾性之廣大 與太虛同體 乃吾之真宅也·（◎狹——另版本為「狎」◎狹通狎◎無狹——無壓迫、無束縛）苟以性視身 則若大海之一涵 太虛之一塵耳 至微小而不足貴者·

人不知此 而但以蕞爾之身^註以為所居之地。將為至足 而貴愛之 則狹陋甚矣。故戒之曰：「無狹其所居。」「狹其居者 將以此身此生 為至足也。故又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止—只◎蕞爾—極小）

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 則彼物欲固能傷生 亦不足以害我矣 以其無死地也 故曰：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厭—棄也。

故聖人自知尊性 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 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 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眾人之所知 取彼所不知 以為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 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 故不病也。後三章 互相發明此章之旨。（◎緝—舒緩、坦然）

勇於敢 則殺。勇於不敢 則活。此兩者 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云 不召而自來 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

【註】此言 天命可畏 報應昭然 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 決定之志也。敢者 不計利害而決於為也。殺活 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 不顧利害 不怕死生 而敢為之。然敢乃必死之地 故曰：勇於敢則殺。

若用志於不敢為 是足以保身全生 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天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二者 亦有敢而生 不敢而死者 至若顏子
天 而盜蹠壽 此乃當害而利 當利而反害者 何耶？況天道好謙而惡盈
與善而惡惡。是則為惡者 當惡而不惡 斯豈報應差舛耶？世皆疑之
故解之曰：天之所惡 孰能知其故。

故 所以然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
之 生存而仁害 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 雖死亦生。斯則蹠非壽 顏非
夭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 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 不
敢輕忽 而敬畏之 所謂：畏天之威 於時保之也。

故下文 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 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 故
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 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 而惡愈深 禍
愈慘 故緘然而善謀。註以報速者有所警 報緩則不及悔 必至盡絕而後已
此所謂：善謀也。（◎盜蹠——原為義軍領袖，後指劫來之物）

是則天道昭昭在上 如網之四張 雖恢恢廣大 似乎疏闊。其實善惡
感應 毫髮不遺。此所謂：疏而不失也。

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 乃以敢以強以爭競 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 不顧利害死生而為之 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過 皆取死之道也 可不畏哉！(◎為奇者——作惡者◎執——拘押◎司殺者——執法劊子手)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為奇者^註吾得執而殺之^註孰敢·常有司殺者殺 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註·夫代大匠斲者 希有不傷手矣·

【註】此承上章 天道無言 而賞罰不遺 以明治天下者 當敬天保民 不可有心尚殺 以傷慈也·治天下者 不知天道 動尚刑威 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欺之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耶？

以愚民無知 但為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 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曰蹈死亡 而安心為之 是不畏死也·如此者眾 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 但凡有為奇詭之行者 吾執一人而殺之 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 誰又敢為不法耶？民既不畏死 殺之無益 適足以傷慈耳·(◎匠——斫木之匠◎斲——斫、削)

夫天之生民 必有以養之·而人不知天 不安命 橫肆貪欲以養生·

甚至不顧利害 而無忌憚以作惡 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 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今夫人主 操生殺之權 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惡貫盈 天必殺之·人主代天以行殺 故云：代司殺者殺 如代大匠斲也·

且天鑑昭明 毫髮不爽·其於殺也 運無心以合度 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 故如大匠之斲 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匠斲者 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 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 實為好生·然天好生 而人好殺 是不畏天而悖之 反取其殃 此所以為自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老子之餘意·故軻力排楊墨 而不及老莊 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飢 以其上食稅之多^註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 是以難治·民之輕死 以其求生之厚 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註】此釋上章 民不畏死之所以 教治天下者 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凡厥有生 以食為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 是則上下同

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飢寒。若取之太多，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飢寒也。民既飢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偽，無不敢為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為盜，由上有以驅之也。

既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以治之。故法令茲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上—君王）

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為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子養生主馬蹄胠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章，反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

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 強大處下 柔弱處上· (◎則折—另版本為「則兵」)

【註】此章 傷世人之難化 欲在上者當先自化 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 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曰：此土眾生 其性剛強 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為不敢 為立教之本·全篇上下 專尚柔弱而斥剛強 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乃借人物草木為喻·

是以兵喻戒懼 木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 不敢輕敵 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為上 而多死為下也·木之枝條 以沖氣為和·故欣欣向榮 而生意自見·是以虛心柔弱在上·若成拱把 則粗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虛心 柔弱翕受者 方可處於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 敢於好為 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補—另版本為「與」)

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 註天之道 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 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是以聖人 為而不恃 功成而不處 其不欲見賢耶·

【註】此言 天道之妙 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為物 本附高而有餘註 弣弓下而不足註 乃弛不而不用也註 及張而用之 則抑高舉下 損附有餘之力 以補弣之不足。上下均停 然後巧於中的。否則由基逢蒙 無所施其巧矣。天之道 亦猶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 皆損一氣之有餘 以補萬物之不足 均調適可 故各遂其生。

人道但受而不施 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 以補一人之有餘 哀寡益多 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 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 達性分之至足 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 即以所養而養民 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為一 與天為徒。

故法天制用 雖為而不恃其能 雖成而不居其功 此損之至也。損之至 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 不可得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 謂我心本不欲見賢 而人自以我為賢矣。此益也。由損而至。故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 此之謂也。（●弛—鬆 ●附—弓把中央 ●弣—弓的兩端）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勝 以其無以易之註 柔之勝剛 弱之勝強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 是謂社稷主。受

國之不祥 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註】此結通篇 柔弱之意 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 易——輕易也·即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 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 則人莫能料·莫能料 故無以易之 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 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為不足取 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 以柔弱為垢辱不美之稱故也·

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 則曰乾剛能斷有為 遂以為明君·若夫無為 則國人皆以柔弱 為恥辱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 恬澹無為 能受一國之恥垢者 則為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不美之名者 則為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為 則野老謳曰【註】「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弱無為 乃合道之正言 但世俗以為反耳·和大怨 必有餘怨 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註】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註】此言 聖人無心之恩 但施而不責報 此為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 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構怨 霸者主盟而為和之·大怨既和

而必責報·報之不至 而怨亦隨之 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曰：安可以為善·（◎易—替代◎謳—唱）

是以聖人無心之德 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 雖有而若無也·契—貨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 而有左右 貸者執右 物主執左 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 但與而不取 徒存虛契·無德司徹 不計彼之有無 必征其餘 如賦徹耳·

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 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 將謂與而不取 為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 而得於天 故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左契—債權人，所拿是左邊的債券）

且施而不取 我既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 所謂自天佑之 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什伯—軍隊基層編制單位）

小國寡民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註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註無所陳之註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註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註】此結通篇 無為之益 施於治道 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

十曰什 兼百曰伯·器 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為之治 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 亦無所用之 以民淳而無事故也·

若國多事 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 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 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 故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甲兵—武器裝備）

舟輿 水陸之具·不遠徙 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尚爭 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 故可使結繩而用之 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 絕無外慕之心·不事口體 故以尋常衣食為甘美 以平居里俗為安樂 曰與鄰國雞狗相聞·（◎結繩—以繩記事◎陳—指布陣打仗）

至近之地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如此 則淳樸之至 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 疾當時之弊 皆有為用智剛強 好爭尚利 自私奉己 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 而愈難治·所以治推上古 道合無為 全篇所論 不出乎此 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 請試而行之 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子之學 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者不辯 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

不積 既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 · 天之道 利而不害 · 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 ·

【註】此結通篇 立言之旨 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 · 信言不美者 — 斯乃釋疑之辭 · 以明道本無言 因言顯道之意也 · 首章云：「道可道 非常道 ·」以可道之道 乃言說也 · 老子自謂道若可言 即非真道矣 · 今上下五千餘字 豈非言耶？既已有言 則道非真矣 ·

因於終篇以自解之 以釋後世之疑耳 · 然信 舊注實也 · 謂真實之言 即由衷之言也 · 美言 華美之言 乃巧言也 · 老子意謂道本無言 因言以顯 · 但我所言者 字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 第藉之以彰道妙 故信實而不美 · 非若世人誇誕浮辭 雖美而不信也 · 且世衰道微 人心不古 · 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 乃嘵嘵好辯尚博 各擅專門 · 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 祖述相傳 以辯博為宗 自以為善 ·

殊不知：以多歧亡羊 多方喪真 去道轉遠 · 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 不辯之辯哉 ·」以彼辯者 則不善於道 · 果善於道 則自不辯矣 · 且道本無言 乃至約也 · 但了悟於心 可目擊而喻 妙契無言 自

不容聲矣 何事於博哉 故曰：知者不博。

時人不知出此 徒事多聞 增益知見 以博為知 其實不知多言數窮

故曰：博者不知。

以彼不知大道體虛 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為務 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 有散則有窮。無積則無散 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 忘言任真 了無所積。由其不積 則不窮。所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 以應無窮。故既已為 人已愈有；既已與人 已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 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 其體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 利盡萬物而不傷其體 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

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利用 故終日運用 為物作則 而了然無物可當於情 故曰：為而不爭。

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 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 真實直捷處 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 妙盡於是矣。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解 終】

等分法海
②9

莊子內篇
駢山註

註者：明朝·匡廬逸叟
駢山釋德清師

莊子內篇憨山註

莊子內篇註 卷之一

明 匡廬逸叟 憨山 釋德清 註

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 如孔之有孟。若悟徹

老子之道 後觀此書 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 其言洸洋自

恣 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 便不被他瞞矣！

一部全書三十三篇 只內七篇 已盡其意 其外篇皆蔓衍之說耳。學

者但精透內篇 得無窮快活 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 影響論發明

已透 請細參之。

逍遙遊 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 莊子自云：言有宗 事有君 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 廣大自在之意 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為解脫 莊子以超脫形骸 泯絕知巧 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為累 為解脫。指虛無自然 為大道之鄉 為逍遙之境 如下云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 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 即下所謂大宗師 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 只被一箇「我」字拘礙 故凡有所作 只為自己一身上 求功求名。自古及今 舉世之人 無不被此三件事 苦了一生 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

獨有大聖人 忘了此三件事 故得無窮廣大 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 迷執拘拘 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 不但不知大道之妙 即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 及大知等語 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 以至人無己 聖人無功 神人無名 為骨子 立定主意。只說到後 方才指出 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 則一書之旨了然矣！北冥（北海 乃玄冥處也）有魚 其名為鯤_{可文} 鯤之大 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 其名為鵬 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 天池也 。

【註】莊子立言 自云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註一書之言不出三種 若此鯤鵬皆寓言也 以托物 寓意以明道 如所云譬喻是也 此逍遙主意 只是形容大而化之之謂聖 惟聖人乃得逍遙 故撰出鯤鵬 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 。（◎卮言——隨和人意，無主見之言）

北冥 即北海 以曠遠 非世人所見之地 以喻玄冥大道 海中之鯤 以喻大道體中 養成大聖之胚胎 喻如大鯤 非北海之大不能養也 鯤化鵬 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 然鯤雖大 乃塊然一物耳 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為鵬 乃見其大耳 鵬翼若垂天之雲 則比鯤在海中之大可知矣！ 怒而飛者 言鵬之大不易舉也 必奮全體之力 乃可飛騰 以喻聖人雖具全體 向沉於淵深靜密之中 難發其用 必須奮全體道力 乃可捨靜而趨動 故若鵬之必怒 而後可飛也 聖人一出 則覆翼群生 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 此則非鯤可比也 。（◎天倪——天涯、自然的分界）

海運 謂海氣運動 以喻聖人 乘大氣運以出世間 非等閒也 將徙

徙者 遷也。南冥 猶南明 謂陽明之方 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_云運出世 則為聖帝明王 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 即此之聖人 應_云帝王 即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 事有君。」者 正此意也。（◎齊諧——人名，或書名◎南冥——南溟）

齊諧者_註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_註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註】莊子意謂 鯤鵬變化之說 大似不經 恐人不信 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 非是漫談 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 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 水擊三千里。

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 則其大可知。扶搖 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 一舉而九萬里之遠 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 周六月 即夏之四月 謂盛陽開發 風始大而有力 乃能鼓其翼。息 即風也。意謂天地之風 若人身中之氣息 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証之 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 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

至極耶？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

【註】此言 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 澤中陽燄 不實之物。塵埃 日光射隙 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 言世之禽鳥蟲物 以息相吹 謂氣息之微也。（◎眇——瞎眼、微細◎坳——低窪之地◎培風——乘風）

蒼蒼者 非天之正色 乃太虛寥遠 目力不及之地也。意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 然在太虛寥廓之上 而下視之 一似野馬塵埃而已 眇乎小哉註即扶搖之大風以鼓之 亦若生物之以息 相吹相噓而已 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

意謂 聖人之大雖大 亦落有形 尚有體段 而虛無大道無形 不可以名狀 又何有於此哉？此即以聖人之所以逍遙者 以道不以形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凹處也）之上註則芥為之舟（謂芥子大舟也） 置杯焉則膠（膠粘着也 謂坳堂之上 不過杯水 止可以芥子大舟則浮 若以杯為舟 則膠粘不動矣）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 則是風在下 而鵬在上 鼓之負之 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

力不能舉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背負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夭闕者（夭，中道而折也；闕，壅滯而不行也。言得此大風，培送大鵬，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不中路夭折壅滯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言必有此大風，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註】此一節總結，上鯤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鯤，及鯤化為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

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使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鯤上，則板拙不堪矣！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蜩（小寒蟬也）與鷲鳩（學飛之小鳩也）笑之曰：「我決起（盡力而飛

也)而飛 搶(撞也)榆枋而止^註止時則不至 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
(何也)以九萬里而南為?」適(往也)莽蒼(一望之地也)者 三飡而反 腹
猶果(實也謂尚飽也)然·適百里者 宿舂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之二
蟲又何知? (●榆枋—榆樹及枋樹，喻狹小的天地●脩—同「修」)

【註】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 不知聖人之大 猶二蟲之飛
搶榆枋 則已極矣!故笑大鵬 要九萬里何為哉?此喻世人小知 取足一
身口體而已 又何用聖人之大道為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 不知聖人者·
以其志不遠大 故所畜不深厚 各隨其量而已·故如徃一望之地 則不必
畜糧 一飯而往返尚飽 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 (●蓋—同「蓋」)

適百里者 其志少遠 故隔宿舂糧^註若往千里 則三月聚糧·以其志
漸遠 所養漸厚·比二蟲者 生長榆枋 本無所知 亦無遠舉之志 宜乎
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人 蓋若此^註 (●決—同「決」)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 以喻小知之人) 小年不及大年(此以小年大年
又比小知大知也) 奚以知其然耶?朝菌(糞壤之菌 朝生夕枯)不知晦朔
(二月也)^註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也)者

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有壽之人）乃今以久（壽也）特（獨也）聞 衆人匹之 不亦悲乎？（◎朔——初一 ◎晦——農曆之月底）

【註】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 以喻小知之人 不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 無怪其然也。如朝菌蟪蛄 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 古今獨有一人 而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 則又可悲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春糧——隔宿搗米備糧、百里）

湯之問棘（湯之賢相也）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 即湯之問棘 便是此事也）。窮髮（不毛之地也）之北 有冥海者 天池也（要顯北冥 南冥都是海故此 天池字）。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長也）者。其名為鯤。有鳥焉 其名為鵬。背若泰山 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也）而上者九萬里 絕雲氣（雲在半空 而鵬飛負天 故云絕雲氣） 負青天 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斥 澤名。鷦 澤中之小鳥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七尺曰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蓬蒿——野地）

【註】前引齊諧 以証鯤鵬之事。此復引湯之問棘 以証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 不及大知之說 即湯之曾問於棘者 便是此事。然且即舉鯤鵬 不但證其魚鳥之大 抑且證明小大之辨 故一引而兩證之 其事同而意別也。故下文 即明小大之不同。（●証——同「證」）

故夫（故夫者 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 行比（用也）一鄉 德（才也）合一君 而徵（所信也）一國者 其自視亦若此矣（亦若斥鷃之自足也）而宋榮子 猶然笑之（宋榮子 宋之賢人也。笑 謂彼四等人 汲汲然以才智以所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失色也） 定乎內外之分 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言宋榮子所以笑彼汲汲於浮名者 其自處以能忘名 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內之實德在己 外之毀譽由人 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 以知榮辱與己無預 如此而已矣）！彼其於世 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毀譽者 但不汲汲以求世上之虛名耳）雖然 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 以但能忘名未忘我）夫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輕舉貌）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 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

未能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若夫乘天地之正（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乘天地。則宇宙在手。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大道而遊者也）**註**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乘大道而遊。與造化混而為一。又何有待於外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逍遙之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為物累。故獨得逍遙。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

【註】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為我所累。故汲汲求功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辨——通「辯」◎曾——同「胸」◎槩——同「概」）

正若蝮 鳩 斥鷃之笑鯤鵬也。主意只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

知 故撰出鯤鵬變化之事 驚駭世人之耳目 其實皆寓言以驚俗耳· 初起且說別事 直到此方拈出本意 以故曰一句結了· 此乃文章機軸之妙 非大曾襟トク註無此氣槩トク註學者必有所養 方乃知其妙耳· (●燭—火把)

此上乃寓言 下乃指出 忘己 忘功 忘名之聖人 以為証據·

堯讓天下於許由(堯以治天下為己功 今讓與許由 乃見忘己忘功之實)

曰：「日月出矣 而燭火トク(堯自喻燭火)註以許由比日月)不息 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燭火之光 難比日月)? 時雨降矣(以比許由) 而猶浸灌(浸灌

勞力而功小以自比也) 其於澤(潤也)也 不亦勞乎(此自見其功不足居

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言許由立地之間 天下自治) 而我猶尸(主也)之

吾自視缺然(言有許由如此之聖人 返隱而不出 而我自愧如此 猶居

人君之位 今乃自知缺然也) 請致天下· (然堯雖能讓天下 則能忘己

忘功 尚未忘讓之名 如宋榮子之笑世也)許由曰：「子治天下(今子治

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天下既治則己又何求人哉) 而我猶代子 吾將為

名乎(言天下已治 乃堯之功也· 今讓與我 是我無功而虛受人君之名也

我豈為名之人乎)? 名者實之實也 吾將為實乎(名自實有 今我無實而

有名 是我全無實德。而專尚名而處賔 吾豈處賔 不務實之人乎？鷦鷯（小鳥也） 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此許由雖能忘名 而未能忘己。如鷦鷯之一枝 偃鼠之滿腹 皆取足一己之意 正似列子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姑射神人 則無不忘矣）。歸（此斥堯速歸也） 休乎（此止堯不必來也）君（此一字冷語 意謂你只見 得人君尊大也）！予無所用天下為（言我要天下作何用也）。庖人雖不治庖 尸祝（巫祝之人不離尊俎）不越樽俎（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二句 乃許由掉臂語。謂堯不治天下 如庖人不治庖 只該尋要天下的人 不可尋尸祝。我非其人 豈棄我之所守 而往代之耶）

【註】因前文 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 以明忘己 忘功忘名之人。此一節即以堯讓天下 雖能忘功 而未忘讓之名。許由不受天下 雖能忘名 而取自足於己 是未能忘己。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 乃大而化之之神人 兼忘之大聖 以發明逍遙之實證也。●樽俎——盛酒食的器具）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大而無當（言大無實）往而不返（言只任語去 而不反求果否也）。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逕庭（二

字皆去聲 謂過當也) 不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 信是小知小見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問所說何事也) 曰：「藐(極遠也)姑射(山名)之山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榮也) 淖約(美好也)若處子(謂顏色美好 如室中女也)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言以風露為食也)·乘雲氣 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言已超脫人世 乘雲御龍 而遨遊於六合之間也)·其神凝(定也) 使物不疵癘(言所至 則能福民也)而年穀熟(言所經 則和氣風雨及時也)·吾以是狂(誑也)而不信也。」(我謂絕無此等人 定是誑語 故不信也)連叔曰：「然(然其不信處)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註豈惟(不但也)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言肩吾之智 若聾瞽無所知見 故不信此說耳)·是其言也(此聾瞽之言) 猶時(是也)女也(聾盲之言即是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此神人之妙用) 將磅礴萬物(與萬物混而為一也) 以為一世蘄乎亂(治也) 言此等人 與造物同遊 無心於出世 則為一世之福 而求乎以治^註孰弊弊(汲汲勞悴心之貌) 焉以天下為事(言此人 豈肯汲汲勞心 以治天下為事哉)之人也(言此人)！物莫之傷(言已脫形骸 無我與物對 故物莫能

傷·即老子云 以其無死地焉) 大浸(大水也)稽天(稽 至也·言滔天之水)而不溺 大旱 金石流(流金爍石 言熱之極也)土山焦而不熱(不溺不熱 乃不能傷處)·是(言此人)其塵垢(猶土苴也)粃糠(乃穀之粗皮 非精實也) 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言此人之德 即土苴粃糠最粗者 尚能做出堯舜之事業 況其精神乎) 孰肯以物為事^註(言此神人之德如此 誰肯弊弊 以物為事)(●肯—同「肯」●淖—同「綽」●鍾—同「鐘」)

【註】此一節 釋上乘天地 御六氣之至人 神人 聖人之德如此 即下所稱大宗師者 若此等人 迫而應世 必為聖帝明王 無心御世 無為而化 其土苴緒餘 以為天下國家 決不肯似堯舜 弊弊焉以治天下為事·極言其無為而化世者 必是此等人物也。(●土苴—微賤物、賤視)

宋人資(貨 賣也)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為貴重^註故往資之) 越人斷髮文身 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為貴 而不知越人為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為貴 特讓許由 而不知由無用天下為·大似越人斷髮文身 以章甫為無用也)·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 往見四子(即齧缺披衣王倪之類)藐姑射之山 汾水(堯之都也)之陽 窅然(茫然自失之貌)喪其天下

焉·（◎章甫——冠、成年人所戴之帽◎樽——酒器）

【註】此一節 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 許由不受·意謂由雖不受堯之天下 卻不能使堯忘其天下 且不能忘讓之名 以由未忘一己故也·今一見 神人 則使堯頓喪天下 此足見神人御世 無為之大用·一書立言之意盡 在此一語 不但為逍遙之結文而已也·（◎泝澣——在水中漂洗棉絮）

莊子文章 觀者似乎縱橫洸洋自恣 而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 即逍遙一篇 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 所謂寓言重言 而後文乃 卮言也·大似詼諧戲劇之意 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 大而無用 但人不善用 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 故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餽也）我大瓠之種（惠子魏人 故言魏王） 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瓠之子有五石之多 言其大如此） 以盛水漿 其堅（重也） 不能自舉（言一人舉不動）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言廓落之大 沒處安 頓）無所容 非不鳴然（大貌）大也 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言擊碎之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用其大也） 宋人有善為不龜（音均） 言寒凍手背皮皴裂 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言能治使手不皴裂

之藥者)世世以**泝**(多之漂洗也) **紉**(多糸舊綿絮也)為事(言因有不裂手之藥 故世世以此為業) **①**客聞之 請買其方百金(客聞其方妙 故重價買之) · 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泝** 不過數金(所獲之利薄)今一朝而**鬻**(多技)百金(言雖一旦而得厚利 且不損己) 請與之(不知客所用大也) · 客得之 以說(去聲)吳王 · 越有難 **②**吳王使之將(使得方之人 以為將) 冬與越人水戰 大敗越人(言吳有此藥 故士卒能兵 越無之故 敗也) · 裂地(剖土以封)而封之(言以此藥 致封侯也) · 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 或不免為**泝** 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以此喻惠子不善用其無用也) · 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思其可用處)以為大樽(以瓠為度水之樽) **③**如今之漁舟小兒背瓠可知也) 而浮於江湖(此以所用之大也)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蓬有心而不通 此嘲惠子一竅不通 正 言也)也夫！」

【註】此一節 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 以明無用之大用 · 蓋亦有自寓己意 言世無所知也 · 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 故托嘲調以見己意 · 蓋亦言其雖有聖人 必須舉世有見知者 而後乃得見用於當世也 · 言雖戲劇 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 則不可以正解 別是一種風味 所謂詩

有別趣也。後諸篇中 似此寓意者多 學者不可不知也。前雖說不善用其大 尚未說無用之用 故下文以大樹發之。（◎采—同「採」）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其大本（樹大身也）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之甚） 其小枝卷曲 而不中規矩（言不可裁取也）。立之塗（喻當要路） 匠者（喻當世執政之人）不顧（喻不為世所采錄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 衆所同去（言為眾人所共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而無用 遂將狐狸野貓之小巧 以比惠子。并世用小知者皆不得其死） 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以比小知之人 卑身諂求以取功利 俟其機會 如狸狌之伏身以候遨者） 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以踰世人無知 但知求利 恣肆妄行 不避利害） 中於機辟（此機辟 以取狸狌者） 死於罔罟（以罔罟羅取狸狌。因不避高下 故墮死於機罔之中 以喻世人之恃知求利名者 亦若此而已）。今夫斄牛（南方山中有此大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斄牛雖大 未必如此 乃卮言也） 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言斄牛之大 縱若垂天之雲 能如此大 亦不能執鼠。言其至大 不能就其屑小也）。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言既

有此大樹 不必患其無用 任他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此莊子自喻也·然雖大而無用 但你世人亦不必用 但任放之於無用之地 有何不可) 廣莫之野(此句與無何有 皆喻大道之鄉也) 彷徨(遊衍自得也)乎無為其側 逍遙乎寢臥其下(言至人無用而任與道遊 則行住坐臥 樂有餘地 又何患焉) 不天斤斧(大樹本已不材 而又樹之無人之境 斧斤不傷 以喻聖人無求於世 故不為世所傷害也) 物無害者(以無用且不置人前 何害之有哉)無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註】此篇 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 莊子因嘲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為害 似狸狴之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 固雖無用 足以道自樂 得以終其天年 豈不為全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 又何困苦哉？此雖卮言 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 豈世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卷之一 終】 (●狸狴—野貓 ●罟—網 ●斤斧—斧頭)

【卷之二】

齊物論 第二

物論者 乃古今人物眾口之辯論也。蓋言世無真知大覺之大聖 而諸子各以小知小見為自是 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 故各以己得為必是。既一人以己為是 則天下人人皆非 竟無一人之真是者。大者則從儒墨兩家相是非 下則諸子眾口 各以己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 故物論之難齊也久矣 皆不自明之過也。

今莊子意 若齊物之論 須是大覺真人出世 忘我忘人 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 相忘於大道。如此 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非自泯 了無人我是非之相 此齊物之大旨也。(◎綦—青黑色、極、很)

篇中 立言以忘我為第一。若不執我見我是 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 脫卻肉質之假我 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 此乃齊物之功夫。必至大而化之 則物我兩忘 如夢蝶之喻 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 以三籟發端者 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 萬籟齊鳴 乃一氣之機 殊音眾響 而了無是非。人籟 比竹雖是人為 曲屈而無機心 故不必說。若天籟 乃人人說話 本出於天機之妙 但人多了一我見 而以機心為主宰 故不比地籟之風吹 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若是忘機之言 則無可不可 何有彼此之

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此觀之，則思過半矣！（◎耦—同「偶」◎机—同「機」、同「几」）

南郭子綦（子綦，乃有道之士，隱居南郭）隱机而坐（端居而坐，忽然忘身，如顏子之心齋，此便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仰天而噓（因忘身而自笑也）**荅焉**（解體貌，言不見有身也）似喪其耦（此言色身，乃真君之耦耳）**註**今忽焉忘身，故言似喪其耦。顏成子游（子綦之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乎（言先生何所安心，乃如此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子綦既已忘形，則身同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忘而機自息，故心若死灰）？」子游言形與心，固可如槁木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也。（言昔見隱几，尚有生機，今則如槁木死灰，比昔大不相侔矣）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言問之甚不善也）·今者吾喪我（吾自指真我·喪我，謂喪忘其血肉之軀也）女知之乎（言女豈知吾喪我之意乎）？」

【註】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我見，要齊物論，必以亡我為第一義也。故逍遙之聖人，必先忘己，而次忘功忘名，此其立言之旨。

也。●枅——柱上橫木承棟者●謫——盛烈、讒慝

汝聞人籟（乃簫管之吹而有聲者）而未聞地籟（即下文長風一鼓 萬竅怒

號）汝聞地籟 而未聞天籟夫！（即眾人之言論 乃天機之自發。）

【註】將要齊物論 而以三籟發端者 要人悟自己言之所出 乃天機所

發·果能忘機 無心之言 如風吹竅號 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三籟之設

則大意可知。●突——屋子的東南角、風吹入孔穴之聲

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籟之所以）？子綦曰：「（先說地籟）夫大塊

（天地也）噫（愛去聲）氣 其名為風（言大風 乃天地之噫氣 如逍遙六

月之風為息 此搏弄造化之意）·是（指風）惟無作（起也） 作則萬竅怒號

（言大風一起 則萬竅怒號）而（汝也）獨不聞之（言深山大木 有百圍者

之聲也）？山林之畏佳（搖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言深山大木 有百圍者

則全身是竅穴） 似鼻（此下 言穴之狀 有似人鼻之兩孔者） 似口（似

人之口橫生者） 似耳（似人之耳斜垂者） 似枅（有方孔之似枅者） 似圈（似

有圓孔之似圈者） 似臼（有孔內小外大 似舂臼者） 似注者（有長孔

似有水之注者） 似污者（似淺孔似水之污者 上言竅之形 下言聲） 激

者（故有聲 如水之激石者） 謫（音孝）者（有似響箭之聲 而謫者）^註叱者（如人叱牛之聲者） 吸者（如人吸氣而聲細若收者） 叫者（有聲似人高叫者） 謔（音豪）者（有低聲 若謔者） 突者（如犬之細聲 而留者）^註咬者（若犬吠之聲者已上竅之聲也） 前者（前陣風也） 唱于（聲輕而緩） 而隨者唱喁（後陣而聲重） 冷風（零風） 則小和（風一吹而眾竅有聲 如和） 飄風（大風） 則大和 厲（猛也）風濟（止也） 則眾竅為虛（謂眾竅之聲因風鼓發 大風一止 則眾竅寂然 言聲本無也） 而（汝也）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註（調調刁刁 乃草木搖動之餘也・意謂風雖止 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 此暗喻世人是非之言論 而唱者已亡 而人人以緒論 各執為是非者）・」

【註】此長風眾竅 只是箇譬喻・謂從大道順造物 而散於眾人 如長風之鼓萬竅・人各稟形器之不同 故知見之不一 而各發論之不齊 如眾竅受風之大小淺深 故聲有高低 大小長短之不一 此眾論之所一定之不齊也・故古之人唱於前者 小而和於後者必盛大 各隨所唱而和之 猶人各稟師承之不一也・（◎刁——動搖、形容草木）

前已唱者已死 而後之和者 猶追論之不已 若風止而草木猶然搖動之不已也。然天風一氣 本乎自然 元無機心 存於其間 則為無心之言 聖人之所說者是也。爭柰人人各執己見 言出於機心 不是無心 故有是非。故下文云：「夫言非吹也。」以明物論之不齊 全出於機心我見而不自明白之過 此立言之樞紐也。知此可觀齊物矣！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己^註 人籟則比竹是己^註（言已知地籟^註則是比竹無疑 故不必更說）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言天籟者 乃人人發言之天機也。吹萬不同者 意謂大道本無形聲 托造物一氣散而為萬靈 人各得之而為真宰者 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 故各各知見之不同 亦如眾竅之聲不一 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 謂人人迷其真宰之一體 但認血肉之軀為己身以一偏之見為己是 故曰使其自己。謂從自己而發也 此物論不齊之病根也）·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耶？」（此一言 直指齊物之功夫 直造忘言之境也。咸者 皆也。取 猶言看取 乃返觀內照之意也。怒者 鼓其發言之氣 乘氣而後方有言也。誰者 要看此言畢竟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己

發 而不知有真宰主之。若不悟真宰 則其言皆是我見 非載道之言 由此是非之生 終竟而不悟也。要人識取真宰也。）

【註】齊物之意 最先以忘我為本指。今方說天籟 即要人返觀言語音聲之所自發 畢竟是誰為主宰？若悟此真宰 則外離人我 言本無言 又何是非堅執之有哉？此齊物論之手工夫 直捷示人處。「只在自取 怒者其誰」一語 此便是禪門參究之功夫。必如此看破 方得此老之真實學問處 殆不可以文字解之 則全不得其指歸矣！下文大知閒閒 將此眾竅音聲作譬喻 文雖不倫 而意實然也。（◎己——另版本或作「已」）

大知閑閒 小知間間；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大知 謂仁義綱常為知者。閑乃闌檻 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間間 謂法度準繩 斤斤一毫不假借者 與夫工商計利之人 皆此類也。大言炎炎 謂綱常之說 氣燄熏人 使不敢犯也。詹詹 謂分別利害 精密不漏也。此天地間人所有之知 唯此兩等而已。此皆小知 乃世俗之知耳 故所言者非是天然 特出於機耳 故次明之）· **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此寐覺開合 蓋言其機也。謂寐時其魂交合 其機閉而不發。覺時形開 其機發於見聞知覺 故與境相

接）與接為構 日以心鬥（接 謂心與境接・心境內外交構發生 種種好
 惡取捨 不能暫止 則境與心 交相鬥構 無一念之停也）・縵者（此下形
 容心境交構之心機也・縵 謂軟緩 乃柔奸之人也） 窳者（窳 謂如掘地
 為窀以限人 乃陰險之人也） 密者（密 謂心機綿密 不易露也） 小恐
 惴惴（惴惴 恐懼貌・謂假作小心 狀有所畏 乃小人也）・大恐縵縵（縵
 縵 謂寬鬆之狀 乃大奸之人 縱有大恐 而佯為不采 示不懼也）・其
 發若機括 其司是非之謂也（機 乃弩之發・括 乃箭之括・謂拿定傷人
 之機括・其司是非 乃主刁訟之人也） 其留如詛盟 其守勝之謂也（詛盟
 心藏其事 不肯吐露 如有呪誓者 乃執己是 不肯輸與人也 故曰守
 勝）・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此小知之人 日與心鬥 而機心如此之
 不同・總之自戕真性 天理日消 如秋冬之殺氣 絕無生機可望也）・其
 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言此等機心之 人沉溺於所為以為是 不可
 使復其真性也）・其厭也如緘 以言其老油也（厭 即厭足飽滿之意・言此
 等人機心厭滿于中 至老愈深 所謂老奸之人也）・近死之心 莫使復陽
 也（言一生用心如此 至死不能復使其本明也）・

【註】此一節 形容舉世古今之人 未明大道 未得無心 故矜其小知 以為是·故其所言若仁義 若是非 凡所出言皆機心所發 人人執之 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 雖似眾竅之不一 其音聲亦似眾響之不同 但彼地籟無心 而人言有心 故後文云：「言非吹也·」因此各封已見 故有是非 物論之不齊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云：「三界塵勞如海闊 無古無今鬧聒聒_{多音}註」謂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 慮(思慮也)歎(嗟嘆也)變(變態不常也)愁_止(憂疑不動也)姚(災祥也)佚(縱散也)啓(開心也)態(裝模樣 作態度也) 樂出虛(言其人雖不同 其情狀 雖不一 其實自亦不知 其所發 如樂之出於虛·即老子云：「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之意也) 蒸成菌(言此等情狀 皆非清淨心中所出 乃發於穢濁之氣 如菌之生于糞壤 故其言之不足采也)

日夜相代乎前 而莫知其所萌(言其此等之人 穢濁心機 寐形諸夢 覺接其境 日夜與心為鬥 相代而不已·其實不自知其萌動處 不知誰為之主也)·已乎已乎(猶言且住且住 我知之矣)！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前云怒者其誰耶 今言人之機心所發 不知所萌·今要人人識取自

己主人公 故云：旦暮得此 所由以生·將一此字 暗點出箇真宰 乃有生之主·旦暮者即死生晝夜之道也·得此以生 要人悟此耳） 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彼 即上此字 指真宰也·謂非彼真宰 則不能有我之形·若非我之假形 而彼真宰亦無所托）取·是亦近矣（前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誰 今云取是·是即上此彼二字 意指真宰也·謂人能識取此真宰 亦近道矣） 而不知其所為使（謂真宰乃天機之主 其體自然 而不知其所為使之者）·若有真宰（到此 方拈出真宰二字 要人悟此 則為真知矣） 而特（但也）不得其朕（朕 兆也·言真宰在人身中 本來無形 故求之而不得其朕兆也）；可行（言日用云為 無非真宰為之用）已信（言信有真實之體可信） 而不見其形（但求之 而不見其形容耳·此即老子云：「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之意）·有情（實也）而無形（謂有真實之體但無形狀耳）·（◎聒聒——持續嘈雜）

【註】前云知之不同 此一節 言各人情狀之不一 而人但任私情之所發 而不知有天真之性 為之主宰·因迷此真宰 故任情逐物而不知返本 故人之可哀者此耳·前云：「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到此 卻發露出真宰

要人悟此 則有真知 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真宰雖是無形 今為有形之主 若要悟得 須將此形骸 件件看

破 超脫有形 乃見無形之妙 故下文發之。

百骸(骸 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 總而言之曰百骸) 九竅(耳目口鼻

有七 通前後有九) 六藏(藏者—心藏神 肝藏魂 脾藏意 肺藏魄 腎

藏志 通命門為六·舉一身之形 盡此數件而已) 賅而存焉 吾誰與為

親(賅 猶該也·言該盡一身 若俱存之而為我 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最

親者·若以一件為親 則餘者皆不屬我矣!若件件都親 則有多我 畢竟

其中誰為我者?此即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 又即圓覺經云:「四大各離

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此破我執之第一觀也)·汝皆悅之乎 其有私焉

(言汝身中件件皆悅 則有私焉者 則有多我矣)?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言

如是件件皆我 若無真君主之者 此時臣妾 但供使令耳 非其主也)?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若件件但供使令若臣妾者 然臣妾不能相治 誰為

管攝耶)?其遞相為君臣乎(若遞相為君臣 則無一定之主矣)?其有真君

存焉(若件件無主 乃假我耳 其必有真君存焉·既有真君在我 而人何

不自求之耶)？如求得其情 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真(言此真君 本來不屬形骸 天然具足·人若求之而得其實體 在真君亦無有增益；即求之而不得 而真若亦無所損·即所謂不增不減 迷之不減 悟之不增 乃本然之性真者·此語甚正 有似內教之說 但彼認有箇真宰 即佛所說識神是也)。

【註】莊子心胸廣大 故其為文真似長風鼓竅 不知所自·立言之間 舉意構思 即包括始終 但言不頓彰 且又筆端鼓舞 故觀者茫然 不知其脉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 即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耶？」則已立定腳跟 要人自看 識取真宰·只是一言難盡 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 皆是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解說「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真宰示人·今此一節 乃說破形骸是假我 要人撇脫形骸 方見真宰 即是篇首喪我之實也·向下只說世人迷真逐妄 乃可哀之大者 蓋悲愍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言真君本來無形 自一受軀殼以成形) 不亡以待盡(則不暫亡 只待此形隨化而盡)·與物相刃相靡 其行盡如馳 而莫知能止 不

亦悲乎（言真君為我有形之主 而不知所養 使之與接為構 日與心鬥 以為血肉之軀 故被外物相傷 如刃之披靡 往而不返 可不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言馳於物欲 終身役役勞苦 而竟不見其成功 不知竟為何事）· 忡然（疲貌）疲役 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耶（言為名利勞形 終身役役 以至忡然疲弊 而竟莫知所歸宿 人生之迷如此 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 奚益（世人如此昏迷之至 其形雖存 人謂不死有何益哉）！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之大哀乎（言其妄情馳逐而不休 而形骸與之俱化 而心亦與之俱溺而不悟 如此可不謂之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無知貌）乎（言人生 固如此之無知乎）？其我獨芒 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言唯我獨茫然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註】此一節 言真君一迷於形骸之中 而為物欲之所傷 火馳不返 勞役而不知止 終身不悟 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 顛倒於是非而不覺也 故下文 方露出「是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現成本有之真心也） 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言人人具有此

心 人皆可自求而師之也)？奚必知代 而心自取者有之(此句謂何必聖人有之？蓋知代者 乃聖人知形骸為假借 故忘形而自取於心者也)？愚者與有焉(雖愚者亦與有焉) 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言人未悟 本有之真心而便自立是非之說) 是以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言其實未至·以為至以此是非者 是自欺也)·是以無有為有(所謂未得為得 強不知以為知也)·無有為有(言此自欺之人) 雖有神禹 且不能知(言神禹雖聖 其知雖廣亦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人 以無為有·又何能知之) 吾獨且柰何哉(神禹且不能知 吾獨且柰何哉？甚言此輩 難與言大道也)！

【註】此一節 言是非之端 起於自欺之人 強不知以為知·且執己見為必是 故一切皆非·蓋未悟本有之真知 而執妄知為是 此等之人 雖聖人亦無柰之何哉！可惜現成真心 昧之而不悟 惜之甚矣！由不悟真心 故執己見為是 則以人為非 此是非之病根也·下文 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前但敷演 世人不悟真宰 但執我見·以未隨其本有之真心 但執妄見 所以各各知見不同·到此方入物論 謂世人之言 乃機心所

發 非若風之吹竅也)·言者 有言(故所言者 非任真宰 乃有機心之言)·其所言者 特未定也(以任一己偏見之言 故其所言者 特未定其果是果非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此要人返觀 本來有此言耶?未嘗有此言耶?即此一語 便令人自知 而齊物論之功夫 略示於此矣)?其以為異於^歛音(歛音者 乃鳥在殼 將出啐^支啐之聲·謂是天機之音 全出無心·而人之有心之言 與歛音不同 要人自看取) 亦有辯乎 亦無辯乎(辯 謂彼此諍辯也·謂人返看語言 如歛音時 此則有辯論乎?無辯論乎?要人發言當下自返觀也)?

【註】此一節 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聲 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 則了無是非之辯·然絕言處 乃齊物之旨 已揭示於此·欲人就此做工夫 看破天機 則是非自泯矣!從「夫言非吹也」起 直至後文 成虧章末 「此之謂以明」止 為一大章計 七百四十餘言 節節生意 最難一貫 必細心深觀 乃悟其妙·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 乃迷真執妄之流也·

道惡乎隱(隱謂晦而不明也) 而有真偽(謂大道本無真偽 先設問 道為

何不明 而有真偽耶)？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謂真人之言 本無是非 設問 為何真言隱而有是非耶)？道惡乎往而不存(言道若無真偽 則了無取捨 何往而不存耶)？言惡乎存而不可(若言出於自然 一任天機 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為道隱而言亦偽 言偽 而是非因之而生也)？道隱於小成(言道本不隱 但隱於小知之人 所成者小 故大道不彰耳) 言隱於榮華(榮華 謂虛華不實之言也 以言不載道 故但涉浮華 故至言隱矣) 故有儒墨之是非(到此 方指出是非之人 蓋端為儒墨而發 以儒厚葬 墨子薄親 故互相是非 當時莊子與孟子同時 以孟子闢楊墨曰：「予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 故以儒墨並之) 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言儒以厚葬為是 乃墨子之所非者 故曰：「是其所非 墨以薄親為是 而儒非之故曰：「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則莫若以明(言儒墨二家互相是非 皆未明大道 但各執我見耳 未必為真是也 苟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莫若明乎大道 則了無是非之辯矣)。

【註】此一節 方指出是非之端 起自儒墨 當時雖有處士橫議 而儒墨為先唱 意謂楊墨固失仁義矣 而儒亦未明大道也 故兩家皆無一定

之真是 故以此為發論之張本。蓋言辯是非 濫觴於儒墨。傍及諸子 後單結指於惠子 皆不明之人 乃喪道者也。下先明 本無是非 而人不自知 故妄執己見 起是非耳。（◎濫觴——起源、開端）

物無非彼（言若天地間 一人執我 則盡天下之人皆彼也 故曰：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言若一人執己為是 則人人皆執己為是。則天下無不是矣 故曰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言若但見彼之非 則不見自己之非矣） 自知則知之（言若自知其非 則知天下無不是矣 故曰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言彼之非 蓋出於我之是） 是亦因彼（言我之是 亦因彼之非 由人不自知 故但執己是 所以不能泯是非也）。

【註】此一節 言人苦於不自知 故以己是為必當。若彼此互相易地而觀 則物我兩忘 是非自泯 乃見本來無是非也。下文 發明是非 本無特因 對待而有。

彼（彼非）是（我是）方生之說也（方——謂比方 對待之意也。言是非本無蓋因人我對待 而有也）。雖然（下一轉 以明對待 無有了期）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言對待是非 比之生死一般。生而死 死而生 生死循環

無有了期·若將死字作滅字看 亦妙)·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
 (是者為可 不是為不可 以此終無兩可之時)·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言
 此是因彼非 彼是因此非 皆不自知自明之過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於天 亦因是也(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非 而獨照明於天然之大道 故是
 為真是 故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 乃照破之真是 不似世人以
 固執我見為是 而妄以人為非也·此即老子之「人法天」)·

【註】此一節 言世人之是非 乃迷執之妄見 故彼此是非而不休·唯聖
 人不隨眾人之見 乃真知獨照 於天然大道 了然明見其真是 故曰：
 「亦因是也·」此是則與眾天淵 故以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
 互相是非 莫若以明·」明即照破之義 故此 以聖人照之於天 以實
 「以明」之明·此為齊物之工夫 謂照破即無對待 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
 而結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 則悟我之是 即彼之非 彼
 之非 亦即我之是·如此互觀 則何是非之有)·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
 非(如此互觀 則是非兩忘)·果且有彼(彼非)是(我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若是非兩合於大道 果然有是非哉？果然無是非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言是非兩忘 則坦然一際 絕諸對待 如此 則彼是莫得其偶·偶 對待也·絕待 即道妙之樞紐也）·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環則不方 中虛則活而能應 以譬道之虛無·若得此虛無道樞 則應變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言是非泯同於大道 則是亦是道非亦是道·如莊子誹薄堯舜 此一於大道也）·故曰：莫若以明（前云：「與其儒墨之是非 莫若以明」說到聖人照破 則泯絕是非 而與道遊 則無往而非大道之所在 故此結之 故曰莫若以明）·

【註】此一節 言聖人照破 則了無是非 自然合乎大道 應變無窮 而其妙處 皆由一「以明」耳·此欲人悟明 乃為真是也·則物論不待齊而自齊矣 此即老子之「天法道」·下以指馬喻 本無是非之意·

以指喻指之非指（以我之觸指 喻彼之中指 為非我之觸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不若以彼中指 倒喻我之觸指 又非彼之中指矣）·以馬喻馬之非馬（馬 雙陸之戲馬也·馬有黑白之分 雖有黑白皆馬也 若以彼黑馬 喻我之白馬 非彼之黑馬） 不若以非馬 喻馬之非馬也（不若以

彼黑馬 倒喻我之白馬 又非彼之黑馬矣。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若以此易地而觀 指馬無二 則是非自無。由聖人照破 大而觀之 不但人我一己之是非自絕 則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 斯則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耳。又何有彼此是非之辯哉？此蓋從「莫若以明」一語 發出「聖人不由而照於天」 釋「以明」之意。故此結歸照破工夫 真能泯是非萬物齊一 欲人於此着眼也）。

【註】此一節 發揮聖人照破 則泯絕是非 天地萬物化而為一。下文釋為一之所以。

可乎 可（謂人以為可 則我亦因而可之） 不可乎 不可（人不可 則我亦因而不可之）。道行之而成（謂任道而行 無有不合於道者。成 現現成成 不必分別也） 物謂之而然（然者 自是也。謂人謂之而然者）。惡乎然（謂所以然者何耶）？然於然（謂然於自己心中之為然耳）。惡乎不然（言人因何而不然耶） 不然於不然（謂人所以不然者 但彼心中自以為不然耳）。物固有所然（言物物 實有一定之然。譬如藥之參喙^註用參則喙不然 且用喙時用參則不然矣！此則物物 皆有一定之實然也） 物固有所可

(物有在此不可 而在彼 亦有可用者) · 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由此觀之 則天下物 無有不然 亦無有不可者) · 故為是舉_去廷(屋梁也)與楹(屋柱也) 厲(音賴 癩病之惡人也)與西施(美婦人也) 恢(大也)詭(詐也)慥(詭也)怪(怪異也) 道通為一(言廷楹之長短 厲施之美惡 恢詭慥怪之變狀·以人情視之 其實不得其一樣 難其無是非 若以道眼觀之 則了無長短美惡之相 一際平等 此言非悟大道 決不能齊天下之物論也) · 其分也 成也(如截大木以為器 在木則為分 在器則為成 故其分即成也) 其成也 毀也(然器雖成 於木則毀 如此豈可執一定為成毀哉) · 凡物無成與毀 復通為一(若就一邊而觀 似有成毀·若通而觀之 則無成無毀 故復通為一·以此而觀萬物 又何是非之有) ·
【註】此釋上「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之意 必以道眼觀之 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 則道通為一矣!下文 方指歸于道 ·
惟達者(達道之人) 知通為一 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惟達道之人 知萬物本通為一 故不執己是 故曰不用·既不用己是 但寓諸眾人之情·庸眾也·謂隨眾人之見也) · 庸也者 用也(解庸者 用也·謂用眾人之好

惡為好惡也)·用也者 通也(由其能用 故能通眾人之志也)·通也者 得也(言能通達於道者 無往而不自得·苟自得 則無是非之執矣)·適得而幾矣(言達道之人 能適於得 則幾近於道矣)！因是已(言達者通達於一 雖萬變而不失其道 此則無往而不是 如此因是 乃真是也) 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謂至無往而不達 則了無是非·順物忘懷 則不知其所以然 謂之道 此老子「道法自然」)·

【註】此一節 要忘是非 必須達道之聖人 知萬物一體 故無是非·無適而不可 順乎自然 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 直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己之己字 乃極盡之處 言聖人極盡 只是合乎自然之道 如此而已·合乎道 則自然歸一 後文言 愚人強勉要一 故卒莫能一也·(●狙—獼猴、一種猴子)

勞神明為一 而不知其同也(謂未達大道 強勉以己見要為一 而不知其本來大同也) 謂之朝三·何謂朝三(謂執己見為必是 要一眾人之見 即如狙之喻也)？曰：「狙公(養猿之人)賦茅(輸茅粒以食猿也) 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言眾狙執定朝應多 而夕應少)·曰：『然則朝四

而暮三·』衆狙皆悅·」（狙公以本數顛倒之）名實未虧 而喜怒為用 亦因是也（三四之名同 而實數亦同 但狙之所執已見 以朝四為必是 故不核其實 而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者 如夷齊之類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鈞（天鈞 謂天然均等 絕無是非之地也·前云照之以天 故此結云：休止乎天均） 是之謂兩行（兩行者 謂是者可行 而非者亦可行·但以道均調 則是非無不可者）·

【註】此一節 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 強勉要一其是非 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 但能因是 不能忘非 正如夷齊介子之流 其行雖高 不無憤世疾俗之心·又如儒墨各執一端為是 乃但能可其可 不能可其不可·雖然離是非 卒不能一是非·即其所操 未嘗不是 元非道外 只以各執已見為是 乃成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 名實一般 而喜怒為用各別·此特勞神明為一者 而不知其大同者也·須是聖人和同是非 休乎天均 兩忘而俱行之 故能和光同塵 混融而不辯 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 意謂古之人 知到本來無物 玄同之境·故本無是非 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上言不知道者 勞神明強一 而竟莫能一。故此言古之真人 有真知之至處。至者 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徵釋）！惡乎至（問何以為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本來無物 已前 乃道之極處 無以知也）！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雖適有形 猶知識未鑿 似渾沌初分 人心純樸 然尚未有人我之封。封猶彼此界限也）。其次以為有封焉 而未始有是非也（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素而未有所非之心去道不遠）。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自是非一彰 而大道喪矣）。道之所以虧 愛之所以成（愛 私愛於一己也。成前云一受其成形。自迷真性 成此形骸 固執為我 故大道虧損多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苟以大道而觀 果且有成虧乎？無成虧乎？若真見得 本無成虧 則是非自泯矣）？

【註】此一節 言由迷大道 則成我形 我成而道虧矣！前云：「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直說到此處 方透出一箇「愛」字為我執之本 以成其一己之我 則所成者小 而大道隱矣！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後文 意由所成者小 故舉世之人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故

以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 故（故字 副墨作昔字）昭氏之鼓琴也（由上云 愛成而道虧 又要顯本無成虧 故引三子發之 昭文善鼓琴 是成一家之業 後其子不能鼓 是虧損了家聲也）·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意謂當初不勇成鼓琴之名則其子亦未有虧損家聲之說）·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枝策也（又引師曠作証·言師曠最聰明之人 卻使眼盲不見 枝策而行 此便是有成虧處） 惠子之據梧也（惠子與莊子同時為友 而惠子有口才 善辯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 而大道已虧 故以二子成虧比之 以善辯而不明道 即如師曠聰明而眼盲 即其子亦不能世其辯論之業 故如昭文之鼓琴）·三子之知幾乎 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三子之篤好 將以異乎人也）·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 其好之也 欲以明之 彼（言他人又有好三子之知者 而三子自以為至 又欲以己之能 將明示之於彼·謂教他人也）非所明而明之 故以堅白之昧終（此句意獨指惠子 本未明道 而強自以為明 而又明之於他人 故無大成 竟以堅白昧之以終其身）·而其子 又以文之綸終（上句惠子

之成虧 此言昭文之成虧) 終身無成(言惠子以堅白之昧終 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 學父之琴 亦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 昭文之不鼓琴 又何成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以虧者 正以成者小耳)·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 莊子言如此 則我之不成 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則人與我皆未是成者也)·是故滑稽之耀 聖人之所圖也(滑稽之耀者 乃韜晦和光 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 不銜己見之意·言光而不耀 乃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言聖人不以知見誇示於人 亦不以己見為必是 故不用其是 而但寓於庸眾之中·前所謂以明者 乃是大成者此也)·

【註】此一節 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 而下及「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以「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莫若以明」論起一層·

以至「樞始得其環中」 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為第二層·次從「指馬喻」論起 以明「道通為一」引出「惟達者知通為一 為是不用而

寓諸庸。」乃點出一道字 以作活眼。

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 由愛之所以成。」以此「愛之所以成」一句 又遠結前立義中「一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之」 兩成字之意。謂若受其成形 即愛之所以成 故道有所虧 此有成有虧也。

若隨其成心而師之 則本無成虧 因有成形 故有辯論 是非之彰 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 作骨子也。此「道隱小成 言隱榮華。」有自來矣 皆未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明」次又論道樞 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論到底結歸成虧 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 故持堅白之辯昧了一生。故末後 指出滑疑之耀之聖人 乃不自是之人 故繳歸「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之達者 乃結之曰：「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發自「夫言非吹也」起 至此約七百餘言 方一大結。

其文與意 若草裏蛇 但見其動蕩遊衍 莫覩其形跡 非具正眼者 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 其昭文乃業之有成虧者 師曠乃形之有成虧者 惠子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而未結歸於

「聖人」·此聖人即結前云：「惟達者知通為一 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 乃見此老之文章波瀾血脉之不可捉摸處·

「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 生起立意 發論聖人無是非 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為一章·

今日有言（謂世之立言 以辯論者）於此 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指上滑疑之聖人 乃無是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為辯者 不知與此聖人是相類乎）？其與是不類乎（謂與此聖人為不類乎）？類與不類 相與為類 則與彼無以異矣（謂今言辯之人 不必說與聖人類與不類 但以己見參合聖人之心 妙契玄同 則本無聖凡之別 故與彼聖人無以異 了無是非矣！彼字 即上是字 指聖人也）！（◎泯——同「泯」）

【註】此一節 結二聖人 欲人自悟而忘其己是也·下「雖然」一轉 乃莊子特論 本無是非之大同 乃發明大道之原也 便是他真知諦見處·

雖然 請嘗言之（言本無是非 雖然如此 尚未透徹 故請嘗試一論之）·有始也者（即老子「無名 天地之始」） 有未始 有始也者（此言有始亦

無 謂無始也。即老子云「同謂之玄」。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也者（此未始有亦無 即老子云「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此乃單言無形大道之原也）。有有也者（有即天地人物 老子「有名萬物之母也」） 有無也者（因天地之有 乃推無名天地之始 此蓋就有形 以推道 本無形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此言天地萬物 有形出於無形 而大道體中 有無不立 故云：未始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上言有無俱無 此言俱無亦無。迴絕稱謂 方是大道之玄同之域 故以此稱為虛無妙道）。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 了無名相 一法不立 故強稱虛無大道。忽然生起有無 而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真宰而不知有所為使」 直論到此 方巨頭照顧暗點于此）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大道體中 有無不立 即今之有無 誰使之為有無耶？所謂「若有真宰而求不得其朕」。今果返觀至此 有無尚無 安有是非之辯哉）？今我則已有謂矣（言有無既無 了絕名相 何有言論之辯耶？然我既已於無言之中 而有言說矣！但我言本無言）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言我今既已有言 但言其無言耳 如前所謂鷄音是也。原出於天機 了無是非之相 世人但觀我無言

之言 其果有言說乎？果無言說乎？但悟此無言之言 則是非自泯矣（註）

【註】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子既說到忘言玄同之處

意謂我今雖已有言 乃從真宰而發 是無言之言。若會我無言之言 則

忘言而歸一致矣！下文 重釋忘言歸一 大小玄同 了無是非 如此 乃

真是也。（◎泰——另版本為「大」或「太」）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 而泰山為小（註莫壽乎殤子（襁褓中子）而彭祖為天

（此二句極難理會 以上文 已論歸大道之原 今將以大道而一是非。意

謂若以有形而觀有形 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以大道而觀有形

則秋毫雖小 而體合太虛 而泰山有形 只太虛中拳石耳 故秋毫莫

大而泰山為小也。殤子雖夭 而與無始同原 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 故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也。若如此以道而觀 則小者不小 而大者不大

夭者不夭 而壽者非壽矣！如此 則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 何是非之有

哉）。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以道觀之 萬物一體 則天地與我

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以為一 物我兩忘

更復何言）？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既已稱謂為一 則言惡乎存而不

可哉)？一與言為二(謂無形之一 今稱謂之為一 則是兩一成二矣) 二與一為三(今又以言說彼兩一 則觀待而為三矣) · 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自以言相待而為三 則相待無窮 縱有巧於曆數者 不得終窮矣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 而況自有適有乎(言自無才適有 則已成三 而況自有適有 則無極矣)？無適焉 因是已(無適 謂安心於未始有已前 則湛然常一 而不遷矣！前云眾人因是而有是非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亦因是也 · 故一往論到未始有物已前 天地萬物 混而為一 故不離於道 如此為真是 · 所言聖人因是者 乃無適為是 此正照之於天也 · 此文之照應處) ·

【註】此一節 明妙契玄同 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 安心於大道 不起分別 則了無是非 此乃真是 · 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 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是非之根原 · (◎眇——界限、田地間的小路) 夫道未始有封(本無形相 人我界限) 言未始有常(常者 執定不化之意 乃是非之言也 · 任道而言 則無不可 了無一定是非之相) 為是而有眇也(只因執了一箇是字 故有是非分別之辯) · 請言其眇 有左有右

有倫有義 有分有辯 有競有爭 此之謂八德（意謂從無適有 則有無二字 已成對待矣！既有之後 則有左右之序 有左右則有倫義 有倫義則有分辯 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而有 乃執定而不可化者 蓋從一「是」字為病根 只如以左為是 而右則決不可易 世俗之情 以此分辯為能 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曉曉——爭辯聲）

【註】前一往從迷至悟 說到大道根底 「因是已」一句已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 本無是非 不知這些分辯執着 從何而有？只要提出一箇「是」字為病根 要使人識得破。（◎夸——通「誇」）

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道包天地 與太虛同體 本無封畛。只為眾人迷大道而執己見為是 故是非之辯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 即六合之外未嘗不知 但存之而不論 以非耳目之所及 恐生是非 故不論耳）。六合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內 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 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 以立君臣父子之序 而不議其所以之詳）。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聖人議而不辯（春秋乃為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 聖人但議其名分品節之詳 而不辯其是非之曲折）。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夫道一而已

本來不分 但在天地有形之內 而人倫之序不得不分。人物雖分 而道未嘗分 所謂性一而已矣。辯也者 有不辯也（雖天地間有眾口之辯 其實有不可辯者 乃忘言之大道存焉）。曰：「何也？」（謂何以有不辯不分之義耶） 聖人懷之（聖人與道為一 明知萬化之多 而未嘗分 明知眾口之辯 而道非言之可及 故葆光斂耀 懷之於心而不示於人） 眾人辯之 以相示也（眾人其實未達大道之原 而強不知以為知 且執以己見為必是 而以嘵嘵之辯^{工友}夸示於人^註 故大道隱矣） 故曰：「辯也者 有不見也。」（故曰者 引古語也。老子云：「善者不辯 辯者不善」）。

【註】此一節 釋滑疑之聖人 與道為一 以至「無適焉因是己」。意謂聖人心同太虛 即六合內外之事 未嘗不知 但懷之而不辯 以顯好辯者 其實未明大道也。下文 重釋不言不辯之義。

夫大道不稱（道本無名 故不可以稱） 大辯不言（不言之辯 是非了然） 大仁不仁（不是有心要仁） 大廉不^嗛（^嗛 滿也。不以廉自滿） 大勇不^伎（^伎 害也。大勇乃自全道力 非害於人也） 道昭而不道（謂大道昭昭 言則非道） 言辯而不及（道本絕言 縱有言辯 亦不能及） 仁常而不成

(仁若常持有心 則有私愛 故不能大成萬物) 廉清而不信(信 實也·
 謂矯矯以自清立名 則無實德矣) 勇伎而不成(勇若有害人之意 則為血
 氣 而不成道義之勇矣)·五者_原園而幾向方矣(五者名雖可行於世_註以皆出
 有心 卒莫能行 故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以上五者幾方而
 不能行者 以恃小知自私之過 其實未知大道之原也·由是而知聖人止其
 所不知之地 乃以為至也·此結前「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以來一章之
 義)！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言所不知之地
 乃大道之原也·此中本無辯論言說·若有人知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正若
 「樞之環中 以應無窮」故能知此者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大道體虛
 大海不足以比其量 故大地之水注之而不滿) 酌之而不竭(即大地酌取而
 亦不竭) 而不知其所由來(所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 而不知其所從來)
 此之謂葆光(葆 猶包藏而不露也·前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以來
 只說到此 乃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邪_也—同「耶」)
 【註】前云「滑疑之耀聖人所圖」 故舉六合內外之事 聖人無所不知
 但知而不言 以其大道 本來無知無辯故也·聖人安住廣大虛無之中 以

遊人世 故和光同塵 光而不耀 是之謂葆光·聖人工夫 必做到此 方為究竟 故云：聖人所圖·（◎园—同「團」、同「剋」^啓）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代宗（國名） 膾（國名） 胥敖（國名） 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不釋然者 謂心中必欲伐之 次罷而不能釋然 不知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 猶存乎蓬艾之間 若不釋然何哉（言堯之心不廣 不能容物也·且三子所處甚微細 如蓬艾之間）^註誠不足以芥蒂於胸中者·若不釋然 何不自廣也）？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言堯之德未至也·昔者十日並出 則光明廣大 萬物畢照·況德之勝過於日者乎？苟自德已至 則廣大光明·無物不容 況三子之微細乎）（◎蓬艾—泛指叢生的雜草◎女—同「汝」）

【註】此因上 葆光之聖人 其心廣大如天府 所謂聖人所圖者 蓋由工夫做到至處 乃如此耳·此言工夫未到 則其心不廣 不能容物 故雖堯之大聖 亦有所缺·故「十日並出為進德之喻 以總結前意 以終夫「言非吹」已來之意也·下文 重申明 至人止其所不知 以顯聖人之成功 以結死生 無變於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鱖—同「鰕」◎恂—恐懼）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要明不知之真知 故托王倪以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有知則有所不知則非真不知之地矣）「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 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此知乃世人之知）之非不知邪（謂世人之知 不是我之不知耶）？庸詎吾所謂不知之（我之不知）非知邪（言我之不知 不是世人之知耶？謂聖凡之知 本來無二 但世人習於妄知 故偏執為是 總非真知耳）？且吾嘗試問乎女（發明不是正知之意）**註**「民濕寢則腰疾偏死 鰯然乎哉（言人但知安寢乾燥屋宇 若近濕則腰疾偏廢 而鰯臥泥中 豈若人哉）？木處 則惴慄恟懼 猿猴然乎哉（人處木枝則恐懼 而猿猴以為安便 豈若人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謂人 鰯 猿猴 各知安其所習以為常 於己未嘗不是 但各隨一己俗習之知耳 何者為正知哉）？民食芻豢（乃民之所習知） 麋鹿食薦（薦 草也。乃麋鹿所習知） 螂蛆（蜈蚣也）甘帶（帶 蛇也） 鴟鴞嗜鼠（此四者各以為知常味） 四者孰知正味（以各知之味如此 豈知正味哉）？猨狽狽狽為雌（猨狽亦猨 同形而類別） 麋與鹿交（麋小而鹿大） 鰯與魚遊（鰯

無合 與魚遊而孕子）·毛嫵_{モウウ} 麗姬（二人皆美女） 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
深入 鳥見之高飛 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美女人人所
愛 彼四物見之而驚走遠去 是果色之可美耶？試問以下 歷舉安居食色
皆世人之所知也·人則以為必是 而不可易者 然彼諸物各又不然 是
則誰為正知哉？若執各人之知為然 而彼又有不然者 斯則世人之小知
小見 豈可執為真是耶）！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_{モウ}註
吾惡能知其辯·」（將上人物各非真知 則觀今之以仁義為必是者 豈真
是哉？且如仁義聖人以治天下 而盜跖即以之為大盜·若以聖人為是 而
盜跖亦是 若以盜跖為非 則聖亦非也·如此是非不定 吾何能盡知其辯
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設此一問 要顯至
人之德不同）王倪曰：「至人神矣（不可以利害名目） 大澤焚而不能熱（言
至人豈但不知利害 即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_{モウ}（冰凍也） 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言至人神超物表 不與物對 故物不能傷）·
若然者（若如此者） 乘雲氣 騎日月（即磅礴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註死
生無變於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此結聖人之德·謂至人與道混融 神超物

外 卓出於死生 而況世之小利害乎）（●殺—同「湊」●游—同「遊」）

【註】此一節 申明前文 至人止其所不知 以言世人各非正知 而執為必是 其所知者如此而已。以此是非 吾惡能知其辯哉？以結至人不知之至 乃超出生死之人 豈常情可測耶？下文 說齊死生。以夢覺觀世人 則舉世無覺者 以顯是非之辯者 皆夢中說夢耳。文極奇而義極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 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務） 不就利（不知所利也） 不違害（不知有害可避也） 不喜求（言無求於世也） 不緣道（言無心合道 而無緣道之跡也） 無謂有謂（以不言之教）

有謂無謂（言發於天機 無心之言 如轂音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超然

遊於物外也）·夫子（孔子也）以為孟浪之言（孟浪 謂不着實 猶無稽之言

也） 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何如也）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謂汝之此言即黃帝聽之 亦熒惑而不悟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意謂孔夫子亦世俗之人耳 何足以知此哉）？且女亦太早計（言瞿鵲

子才聞此言 即以為妙道之行 亦計之太早也） 見卵而求時夜（才見卵而

便求報曉之雞） 見彈而求鴟炙（才見彈而便求鴟炙 此太早計之譬也）。

予嘗為女妄言之（予以至人之德 為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奚 何如也）旁日月（言至人之德如此） 挾宇宙（宇宙在手乎）？為其脗合（至人與萬化溜註然混合而為一體）置其滑湣註以隸相尊（隸 猶言隸役也。言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皆是以隸役相役而相尊者 此皆世之滑湣之人所為者。至人不與物伍 故一切置之而無心也）。衆人役役（役役於物欲而不自覺 此皆以隸相役役者） 聖人愚芑（芑 草之未萌也。言聖人無心於世 不識不知 泊兮於未兆已前） 參萬歲而一成純（聖人入於不死不生 故參萬歲而成純。言不有於世 故聖人了無是非之心也）。萬物盡然 而一是相蘊（言萬物 本來道通為一 本無是非 如聖人渾化 故曰盡然。但眾人只以「是」字蘊成我見 故有生是非之辯耳）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言本無生可欣而眾人悅而貪之 豈非惑耶）註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耶（言聖人視生如遠逝 視死如歸家 而眾人惡死 豈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 乃自幼喪失家鄉者）？麗之姬（麗姬美女也）艾（地名）封人（掌艾之官）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麗姬納於晉君） 涕泣沾襟（言麗姬始至晉時 以為不樂 故涕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床（與王同臥

起）食芻豢（食美味）遂以為樂）而後悔其泣也（既知其樂 乃悔昔之不知為苦也。此喻死者人之所歸 乃最樂者 人不知耳）予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若知死之樂 安知不悔昔之不當求生耶？此以為樂 蓋言得免形骸 生人之苦累 故以死為樂 亦非佛之寂滅之樂。以佛証之 正是人中修離欲行 得離欲界生死之苦 而生初禪。禪天之樂亦非世間人以死為樂也 觀者須善知其義）**註**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此言觀人世如夢 觀死生如夜旦 以此而遊世間 乃至人之行也。夢覺相返者 以未覺乎大夢 故以死生為憂喜 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方其夢也 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言世都在迷中而自不知其迷 如夢中不知其夢也。而世人且自以為有知為是 而辯於人。此如夢中占夢 其實不自知其迷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必有大覺之聖人 乃能正眾人之夢語也）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而世之愚人好執是非之辯者 而不自知在迷中。而自以為覺 故竊竊然私自以為知者 故夸示於人 此舉世古今昏迷之通病也）·君乎牧乎 固哉丘也（君乎者 暗指堯舜已下之為君者·牧乎 暗指伊呂

已下之卿相者·固哉丘也 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己是而為道者 皆夢中說夢之人也)與女(指
瞿鵠子也)皆夢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即我說女夢 我亦是夢中說女之夢
耳)·是其言也(如此夢言) 其名為弔詭(弔 至也·詭 怪也·謂此夢說
乃至怪之談 而女夢中之人亦信不及) 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 是曰暮遇之也·」(言必待萬世之後 遇一大覺之聖人 知我此說
即我與之為旦暮之遇也·意此老胸中早知有佛 後來必定印證其言·不然
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滑滯—紛亂不定◎脗—同「吻」)

【註】此一節 明至人 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者 以觀世間如大夢 死
生如夜旦 憂樂如夢事·迷中說是非 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 如白日說
夢事·總而言之 皆在大夢之中耳·似此若不是至人看破 誰知此是大夢
耶？愚者竊自以為覺 豈不陋哉？(◎溜—合◎說—同「悅」)

即自古堯舜已下之君相 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人耳·莊子自謂我
此說亦在夢中 無人證者 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 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
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 而入聖工夫 亦即於此可見矣！此結前執是非之

論也·後文 翻覆發明此意 以結前文 總歸於大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 若勝我 我不若勝 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此釋上皆
在夢中之辯 無能正者）？我勝若 若不吾勝 我果是邪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兩家俱是）也 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
相知也（以俱在夢中說夢 爾我誰能知其是非耶） 則人固受其黷闇（暗昧
不明白也） 吾誰使正之（言彼聞爾我之辯者 都被瞞了在暗昧之中 將
使誰人正之耶）？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與汝一樣人
正之 既與汝一般見識 又何能正我之心耶）！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
我矣 惡能正之（使與我一樣人正之 既與我一般見識 又何能正汝之心
耶）！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使不同爾我兩家
之人正之 既絕與爾我不同 識見各別 又何能正爾我之是非哉）！使同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既與我兩家一樣 決不能
正之矣）！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言大家都在夢中 辯夢占夢
說夢事之是非 畢竟何能相知哉） 而待彼也耶（彼字 近指前文所待大
覺之聖人 遠則指前非彼無我之彼字 意指真宰·謂既舉世之人 都在迷

中 橫生是非之辯 如夢中諍論 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人出世 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 直須各人悟了 本有真宰 則不由是非 而照之於天然大道 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即云：「和之以天倪·」天倪 即前之「休乎天均」皆釋前「照之於天」·謂真宰乃天然大道之體 非世人迷執之我見也·莊子文章 脉絡首尾相貫 如地中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 三千餘言 到此只以一彼字結之 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 暗點出真宰 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為主 到底猛然突出一句 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機軸 則文章變化神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倪 端倪也 謂天然大道之實際也·何謂二字 乃重釋之辭也·前文並無和天倪之說 但云「聖人和之是非而休乎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蓋此天倪 即前之天均 而結歸照之于天 以初從「是非方生方死」之間 就要照之於天 及說到「勞神明而不能一」則曰「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 故總前意 乃曰「何謂和之以天倪」蓋即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以均字變為倪字 故不識其意耳？ 曰：是不是 然不然（是然 乃兩家各執之偏見也）·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言是既異於彼不是矣）·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響 乃化聲也·謂觀音聲如空谷傳響 了無情識 又何是非之有哉？此一句 又總結前地籟 長風竅響 音聲唱和 皆化聲也·若觀言語音聲 如風吹竅響 何有是非之執？所以有是非者 蓋是有機心之言 故競執為彼此之是非耳·故發論之初 乃曰：「夫言非吹也」為是非發端·今齊物論已了 必指歸於地籟 故曰：「化聲相待」乃究竟齊物之工夫·若言語音聲如地籟 則言出天真了無機心 乃真天籟也·觀前發端之地籟 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註歸結到了 但輕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 看是何等之胸襟致思？筆力變化文章到此不可思議矣） 若其不相待 和之以天倪（此一句 結齊物論之工夫也·謂若果觀舉世言論之音聲 如風吹竅鳴 則是化聲相待 則言出天機 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如化聲相待 則當和之以天倪 而休乎天均 則不由是非之情 而當照之於天 如此 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不然則終無可齊之日矣）·因之以蔓衍（蔓衍者 謂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 是一亦無窮 非一亦無窮·」所謂「惡乎存不可

也。」以言出天真 無往而非道 故能「和之以天倪」則可矢口而談 故曰：「因之以蔓衍」也）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前云於道有虧 則辯者終身無成 以自以為成 故非成耳·今載道之言 出乎天真之自然 隨其成心而師之 則無往而非道 如此 則優游卒歲 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 心超生死 則足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 故能忘義 而無一定之辯·真人應世 與物無競 如此而已）振於無竟 故寓諸無竟（無竟者乃絕疆界之境·即大道之實際 所言廣莫之鄉 曠垠之野 皆無竟之義也·言真人處世 凡所振作舉動 皆與道冥一 施為動作於大道之鄉 故曰：「振於無竟」·故栖神於寂寞冲虛 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 開端如許驚天動地 若不指歸實際 則為荒唐之說矣）·

【註】此一節 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為發啓 則意在物論之不齊 皆執我見之過也·今要齊物 必先忘我 此主意也·次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 乃天機之所發 但在有機忘機之別 故分凡聖之不同 故以三籟發端 意在要將地籟以比天籟·但人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己見為

必是。故說了地籟，即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竅響耳。（●斬—通「祈」●段—同「段」）

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卻天真之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為我，故執我見而生是非之強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次點出真宰，要人先悟本真。要悟本真，須先拋卻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骸，而識取真宰。若悟真宰，則自然言言合道，皆發於天真，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悟，則不由眾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於天也。從此「照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必強一，但只「休乎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重重議論，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今，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之。即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人之真宰，則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之後，是非自明，則凡所言者，皆出於天真，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聲相待」一語以結之。

若未大悟 則凡所語言 皆當「照之於天」而休乎天均為工夫 故以「和之以天倪」為結語·此通篇之血脉 立言之本意也·但文章波瀾浩瀚 難窺涯際 若能看破主意·則始終一貫 森然嚴整 無一字之剩語 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下文 總以形影夢幻為結 以見真實之工夫也·(●蝟—蟬)

罔兩(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 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言行止起坐不常 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謂蓋不由我 以有待者形也) 吾所待 又有待 而然者邪 吾待蛇蚘蝟翼邪(言我所待者形 若蛇蚘蝟翼之做物耳)彼何知哉？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言彼假形 塊若無知之物 若蛇之蚘 蝟之翼 與真宰無相干者 但任其天機之動作耳 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世人學道 做忘我工夫 必先觀此身如影 如蛇蚘蝟翼 則我孰自破矣！)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 喜意) 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言夢中為蝴蝶自喜自適 竟不知其為周也)·俄然覺 則蘧蘧然(蘧蘧然 僵臥之貌)周也(覺來依然一周耳)·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

為周歟？周與蝴蝶 則必有分矣（言夢覺之不同 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為周 周為蝴蝶 此處定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 萬物一觀。自無是非之辯矣）！此之謂物化（物化者 萬物化而為一也。所謂大而化之謂聖 言齊物之極 必是大而化之之聖人。萬物混化而為一 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 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 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 莊子之學 不易致也 非特文而已矣）

【註】此結 齊物之究竟化處 故托夢覺不分 以物化為極則。大槩此論立意 若要齊物 必先破我執為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 然吾指真宰 我即形骸。初且說忘我 未說工夫。次則忘我工夫 須要觀形骸是假。將百骸九竅六藏 一一看破散了 於中「畢竟誰為我者」方才披剝出一箇真君面目。意謂若悟真君 則形骸可外 形骸外 則我自忘 我忘 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 重重立論 返覆發揚者此耳。

謂若未悟真君 則舉世古今皆迷 如在大夢之中 縱有是非之辯 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 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 必待大覺之聖人。即不能待大聖 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面目 方自信自決矣！要悟

本來真宰 須是忘我。然忘我工夫 先觀人世如夢 是非之辯如夢中事 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 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

雖解人我 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 則言語相空 如此 則言自忘矣！言雖忘 而未能忘我。則觀自己如影外之影 觀血肉之軀 如蛇蚶蝟翼 此則頓忘我相 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 一一而觀 乃初心觀法 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今即觀身如影之不實 如蛇蚶之假借 乃即色明空 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 而未能忘物 故如蝶夢之喻 則物我兩忘。物我忘 則是非泯 此聖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 如此識其主意 攝歸觀心 則不被他文字眩惑 乃究竟歸趣 此齊物之總持也。觀者應知。（◎窺——空隙◎肯綮——筋肉結處）

養生主 第三（◎耒然——皮骨相離之聲◎騞然——刀解物之聲）

此篇教人養性全生 以性乃生之主也。意謂世人為一身口體之謀 逐逐於功名利祿 以為養生之策。殘生傷性 終身役役而不知止。即所謂迷失真宰 與物相刃相靡 其形盡如馳而不知歸者 可不謂之大哀耶？故教人安時處順 不必貪求以養形 但以清淨離欲 以養性 此示入道之功夫

也。〔◎譁——同「嘻」〕◎渾淪——混合而不分明◎腠理——肌肉的紋理〕

吾生也有涯（人生如隙駒耳 有限光陰） 而知也無涯（知者妄想思慮 日

夜相代而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以有限之身命 隨無窮之妄想 勞

心悴形 危之甚也） 已而為知者 殆而已矣（既已危殆 且迷而不覺 猶

自以為知者 終於殆而已矣 不可救也）！為善無近名（為善無近名之心）

為惡無近刑（為惡無近刑之事 蓋善惡兼忘 虛懷遊世 不以物為事）

緣督以為經（緣 順也 督 理也 經 常也 言但安心順天理之自然以

為常 而無過求馳逐之心也） 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養親 可以盡

年（苟順天理 則不貪欲以殘生 故可以保身全生 不辱身以傷命 故可

以養親盡年 此所謂能養生之主也） 〔◎躄——用腳膝頂〕

〔註〕逍遙之聖人 則忘己忘功忘名 故得超然於物外 齊物之愚夫 競

名好辯 迷真宰而不悟 此聖凡之辯也 故今示之以入聖之功夫 以養生

主為首務也 然養生之主 只在緣督為經一語而已 苟安命適時 順乎天

理之自然 則遇物忘懷 絕無意於人世 則若己若功若名 不待忘而自忘

矣 此所以為養生主之妙術也 故下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 為文惠君（梁惠王也）解牛（下言解牛之妙術）· 手之所觸（隨手所至也）· 肩之所倚（案牛之度也）· 足之所履（踏牛於地也）· 膝之所踣（跪而下刀之狀也）^註善（音谿）然響然（用刀之聲也）· 奏刀騞（音畫）然（進刀之聲也）· 莫不中音（言有節數也）· 合於桑林（舞名）之舞· 乃中經首（樂名）之會（眾樂齊奏）· 言技之妙· 而閑之度如此· 初無用力倉皇之意也）· 文惠君曰：「^丁譔（嘆其妙也）· 善哉· 技蓋至此乎？」（言解牛之技· 妙極於此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用也）乎技矣（言臣始非專於技也）· 蓋先學乎道· 以悟物有自然天理之妙· 故施用之於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言未得入道· 則目前物物有礙· 故始解牛之時· 則滿目· 只見有一牛）· 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言初未見理· 則見渾淪一牛^註既而細細觀之· 則牛外之頭角蹄膊內之五臟百骸筋骨· 一一分之· 各不一· 件件有理· 自然而不可亂者· 由是而知無全牛也· 久之· 則果然見其無全牛也）· 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由臣細觀其牛· 件件分析· 有一定天然之腠理^支^註了然於心目之間· 故方今解牛· 不須目視· 任手所之· 無不中理者）· 官知止· 而神欲行（官· 謂耳目等五官也· 但以心

目知其所止 而神即隨其所行 故信手所之 迎刃而解) · 依乎天理(但依骨肉之間天理之自然) 批(音撇)大卻(音隙) 導大窾(音導) 因其固然(言任刀所批者 則有大卻 · 隨手所引者 則有大窾空處 但只因固然一定之理 而游刃其間) 技經肯綮(骨肉連結處也)之未嘗 而况大軻(骨也)乎(言任理用刀 從骨肉小小連絡處 亦不見有齟齬)而况有大骨為礙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言良能之庖 則一歲一換其刀者 但割切而已) · 族(眾也)庖月更刀 折(猶斫也)也(言庸眾之庖 月換一刀 則斫斫之故 易傷缺也) · 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臣之刀十年為率 今已用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 磨刀石也 · 言臣之刀 已解數千牛矣 而其鋒銛利)如初磨一般 全未傷缺也) · 彼節者有間(言彼骨節 自有間隙) 而刀刃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寬大也)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 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言刀之所以不傷缺者 以彼牛之骨節之間 自有天然之空處 且刀刃薄而不厚 以至薄之刀刃 入有空之骨節 則恢恢寬大 任其游刃尚有餘地 又何傷鋒犯手之有？所以十九年而刀若發硎也) · 雖然 每至於族(筋骨盤結處也) 吾見其難為(言雖然游刃

如此 任理而行 其間亦有筋骨盤結沒理處 吾亦見其難 此則不可任意而行也)· 怵(警惕也)然為戒(言不敢妄動也) 視為止(視其所止也) 行為遲(行刀少緩也) 動刀甚微 諫(劃也)然以解 如土委地(言至難處則為惕然小心 不可亂動·端詳其所止 緩緩下手 如此 則用力不多 故動刀甚微·而難解處 則劃然已解 如土之崩委於地也)· 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言已解其難解 故提刀四顧 以暢其懷也) 為之躊躇(四顧也 言仍四顧其難解之狀也)滿志(快于心也) 善刀而藏之·」(善拂拭其刀而藏之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

【註】此養生主一篇立義 只一庖丁解牛之事 則盡養生主之妙 以此乃一大譬喻耳·若一一合之 乃見其妙·庖丁喻聖人 牛喻世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 小而日用常行 皆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 乃治天下國家 用世之術智也·刀喻本性 即生之主 率性而行 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 妙悟性真 推其緒餘 以治天下國家 如庖丁先學道 而後用於解牛之技也·(◎齟齬——不合◎銛——鋒利)

初未悟時 則見與世齟齬難行 如庖丁初則滿眼只見一牛耳·既而入

道已深 性智日明 則看破世間之事 件件自有一定天然之理 如此 則不見一事當前 如此 則目無全牛矣。既看破世事 則一味順乎天理而行 則不見有一毫難處之事 所謂「技經肯綮之未嘗」也。以順理而行 則無奔競馳逐 以傷性真 故如「刀刃之十九年 若新發于硎」全無一毫傷缺也。(●則一砍斷雙足)

以聖人明利之智 以應有理之事務 則事小而智鉅 故如「游刃其間 恢恢有餘地矣。」若遇難處沒理之事 如筋骨之盤錯者 不妨小心戒惕 緩緩斟酌於其間 則亦易可解 亦不見其難者。至人如此應世 又何役役疲勞 以取殘生傷性之患哉？故結之曰：「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而意在至人 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行 則性自全而形不傷耳。善體會其意 妙超言外。此等譬喻 唯佛經有之。世典絕無而僅有者 最宜詳玩 有深旨哉！下文 言其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人姓名) 見右師(官名 介者也) 而驚曰：「此何人也 惡乎介也(言此是何等人 因何而則足也)註天與 其人與？」(言去一足 是天使之歟 抑人為之歟)曰：「天也 非人也(復自應之曰：「此天使之也

非人也」) 天之生是 使獨也(言右師生而貪欲 自喪天真 故罪以取刑 即是天刑其人 使之獨也) 人之貌 有與也· 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 (言人生皆天與之形也 今右師之介其足 即是天使之不全也)· 澤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 神雖王 不善也· (言澤雉飲啄 雖如此之艱難 亦甘心適性 不肯求人畜於樊籠之中· 謂樊籠中之養 其神雖王 且知困苦不自安 故以為不善而不求之也· 右師貪而忘形不如澤雉多矣 故其則也 實天刑之 而不自知耳)·

【註】此一節 言不善養生者 見得忘真 見利忘形 自取殘生傷性之患 不若澤雉之自適也· 下言 雖聖人苟不能忘情 亦是喪失天真者 故借老子發之·

老聃死 秦失弔之(秦失 老聃之友也) 三號而出(言無哀切之情也)· 弟子(秦失之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言是吾之友也) 「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弟子謂既為夫子之友 而不盡其哀 其可乎) 曰：「然(謂實無哀痛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言我始與友時 將謂是有道者也) 而今非也(今日死後 乃知其非有道者也 何以知之)· 向吾入

而弔焉 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蘄言而言 不蘄哭而哭者（言老少哭之如此其哀 必生時與彼兩情相合 而中心有不能自己者 故不蘄哭而哭之哀如此也）。是遁天倍（與悖同）情 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 猶理也。言聃之為人 不能忘情而處世 故有心親愛於人 故人不能忘。此實自遁天真 忘其本有 古人謂此乃遁喪天真 而傷其性者 非聖人也）。適來 夫子時也（適來而有生 亦順時而生也）；適去 夫子順也（言適死而去 乃造化之所遷 而天真泰然 未嘗有去來死生者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言生則安其時 死則順其化 又何死有哀 而生可樂耶？達其本無生死故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一（帝者 生之主也 性繫於形 如人之倒懸。今超然順化 則解性之懸矣）指窮於為薪 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言形雖化而性常存 如薪盡而火存。有形相禪_也 如薪火相傳 是則生生而不已 化化而無窮 故如薪火之傳 不知其盡也）。（◎相禪——相演變、相轉化）

【註】此言 性得所養 而天真自全 則去來生死 了無拘礙。故至人遊世 形雖同人 而性超物外 不為生死變遷者 實由得其所養耳。能養性

復真 所以為真人 故後人間世 即言真人無心而遊世 以實庖丁解牛之譬 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 而意實貫之。

【卷之三】

人間世 第四

此篇 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 乃不以世務傷生者 而所以養生之功夫 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養 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 無事強行之過。其於輔君奉命 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功夫又從心齋坐忘 虛己涉世 可無患矣！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 苟非虛而待物 少有才情求名之心 則不免於患矣！故篇終以不才為究竟。苟涉世無患 方見善能養生之主 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以孔子乃用世之聖人 顏子乃聖門之高弟 故借以為重 使其信然也。

顏回見仲尼 請行。曰：「奚之？」（仲尼問何往）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意謂雖顏子之仁人 亦不勉無事 強行之過）曰：「回聞衛君（蒯瞶也） 其年壯（壯年盛氣之時） 其行獨（言很戾自用）註拒諫妄為也） 輕用其國 而不自見其過（言不恤民 輕視其國 不自知其過） 輕

用民死（言不恤民 故民死亡者眾）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言以國比乎澤而民之死者相枕籍 若澤中之蕉也） 民其無如（往也）矣（言民受困 無所往告矣）·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言國已治 不以無功而干祿） 亂國就之（言勘亂扶危 以安民也） 醫門多疾·』（謂善救時者 如良醫之門 多疾人也）願以所聞思其則（蓋回素聞夫子之言如此 故願以所聞 思其法則 將以匡正衛君也）庶幾其國有瘳乎！」（言庶幾使民 免其疾苦也）仲尼曰：「譴（驚嘆也） 若殆往而刑耳（言汝甚欲往 必遭其刑耳）· 夫道不欲雜（謂學道當專心壹志 不可雜亂其心） 雜則多 多則擾 擾則憂 憂而不救（言心雜則以多事自擾 擾則憂患而不可救）· 古之至人 先存諸己 而後存諸人（言古之至人涉世 先以道德存乎己 然後以己所存施諸人 即此二語乃涉世之大經 非夫子不能到此）· 所存於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謂顏回道德未充 自修不暇 又何暇至暴人之所乎）？且若（汝也）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蕩 散也· 出露也）？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德之不能保全者 為名之蕩也 名蕩而實少矣· 知之發露於外者 以啓爭之之端也）· 名也者 相軋也（軋 軋機聲

也。言名者乃彼此相擠軋，不得獨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才知一露，人人忌之，則由此而致爭，不相安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言才德知術二者，乃招患之端，為凶器也，豈可以盡行乎）。且德厚信以砥（砥，確實貌），未達人氣（謂我以厚德確信加人，必先要達彼之氣味，與我投與不投），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未達彼之人心，信否何如），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當是銜字）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蓄人者，註人必返蓄之。若殆為人蓄夫（言己雖確信虛己致彼，且未審彼之氣味不達心志，即以仁義繩墨之言規諫於彼，恐一旦致疑而不信，則將以汝為因揚彼之惡，而顯己之美，所謂未信則為謗己也。此謂之蓄害於人，凡蓄人者，人必反蓄之。汝不審彼己而彊行，殆為彼人蓄之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汝也）求有以異（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不肖之心，則彼國自有賢者，何用汝特往而求以顯異耶）？若（汝也）惟無詔（言汝必不待詔而往），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言女非詔命而往，則彼王公，必將乘人君之勢，與汝鬥其捷勝，而不納其言）。而（汝也）目將熒之（言汝見人君之勢，以加凌之，則必自失其守，眼目眩

惑之矣）·而色將平之（眼目一眩 必將自救 而容色平和以求解矣） □
將營之（容貌既已失措 而口必營營以自救也） 容將形之（容貌言辭一失
則全身不覺放倒遷就也） 心目成之（外貌一失 則內心無主 必將捨己
而就彼 返成其惡也） 是以火救火 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言女初心欲
彼改惡 而竟返成其惡 是以水火而救水火 但增益其多耳）·順始無窮
（言始則將順 而彼之惡竟無窮） 若（汝也）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若彼不見信 而遽加之以忠厚之言 是謂交淺言深 彼將致疑而
返以為謗 如此則必死無疑矣）（◎偃拊—憐愛◎蓄—田）

【註】此一節 言涉世之大者 以諫君為第一·若人主素不見信 而驟以
忠言強諫 不唯不聽 且致殺身之禍·此非夫子之大聖 深達世故 明哲
保身者 其他孰能知此哉？顏子有所未至也·此為人間世之第一件事 故
首言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修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 以下
拂其上者也（言龍逢比干以忠立名 而竟見殺者 蓋為居臣下之位 而偃
拊人君之民者·偃拊 言曲身拊恤於民 以示憐愛之狀也·謂人君不愛民

而臣下返為之愛恤 是自要名 以拂逆人主之心 此所以見怒而取殺也。豈非好名取死之道耶。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君 故人君因其修而擠害之 是好名之過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二國名） 禹攻有扈（國名） 國為虛厲（使其國為空虛 死其君為厲鬼） 身為刑戮（親身操其殺戮） 其用兵不止 其求實無已（謂二聖自以為仁 將除暴救民 是皆求為仁之實無已 故用兵不止 以此好名以滋殺戮） 是皆求名實者也（求仁之名而行殺伐 名成而實喪矣） 而（汝也）獨不聞之乎？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平聲）也（言名實 雖二聖人且不能勝而全有之） 而况若（汝也）乎？

【註】此謂顏子無事強行 求名之實 必不能全 以明往必刑之之必然也。且名實聖人猶不能全 而况凡乎？上文 夫子以教其必不可往 下又問其往之道。

雖然 若（汝也）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來 語辭。夫子謂雖然我如此說 其勢必不可往 不知汝將何術以往耶？當以語我 試看何如）顏回曰：「端而虛 勉而一 則可乎？」（回謂我無他術 但端謹其身 以虛

其心 不以功名得失為懷 更勉一其志 不計其利害 如此則可乎」曰：

「惡 惡可（言其甚不可也）！夫以陽為充孔揚 采色不定（陽者 盛氣·言衛君壯年 負驕勝之氣 女以小心端謹事之·則益充滿彼之盛氣 而志更大飛揚 將發現于顏面矣！采色不定 喜怒不常也） 常人之所不違（言彼喜怒不常之氣性 即尋常執待之人 亦不敢違 況汝未同與言之人乎）

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自快之意也）其心 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彼拒諫之人 即汝以言感發之 彼即定將所感之言 返案於女 以求容與以快其心 不但不聽而已 如此飾非之人 即日漸小德亦不成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毀也） 其庸詎可乎？」（言彼將固執己志而不化 縱汝能端虛而外謹 勉一而內不毀 竟有何用乎？言其必無功效 徒費精神耳）（●皞天——蒼天）

【註】此一節 言彊梁拒諫之人 縱以忠謹事之 祇增益其盛氣 亦無補於德 終無益也。（●擊踞曲拳——行跪拜之禮 ●皞——通「昊」）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此顏回聞夫子之言 以端虛勉一必不能行 又思其則 以內直外曲 上比古人 挾此三術以往 其事必濟矣）·

內直者 與天為徒（此顏回自解三術之意 言內直與天為徒者 言人之生也直 此性本天成 則彼我同此性也 故曰：「與天為徒」謂彼亦人耳 既同此性 苟言之相符 寧無動於中乎）· 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己 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己言 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 是之謂與天為徒（言既天性本同 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 我但直性而言之 亦不必求其彼之以我言 為善為不善 我唯盡此真純 無偽之心· 如此 則彼以我如赤子之心矣！此又有何患焉）· 外曲者 與人為徒也· 擊跽曲拳^卍 人臣之禮也· 人皆為之 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與人為徒（外曲者 謂曲盡人臣之禮也· 不失其儀 又何疵焉）·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 謫（謫謂指 是非也）之實也· 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 若然者 雖直而不為病 是之 謂與古為徒（成者 引其成言也· 上比者 上比古人也· 故其言雖謫之 而明言是非 而所言皆實 乃古人之言 非我之虛談也· 如此 則言雖直 以非我出 則不以為病矣）· 若是則可乎？」（以此三術 則庶幾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歎其必不可也）！太多政 法而不諫（政法 猶法則也· 諫

猶安妥 謂穩當也。言挾上三術 而法則太多 猶不穩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言以此三術 固亦不得罪 然止是如此而已耳 亦不能使彼心化也。何也？以三術皆出有心 未能忘我 且已未成 焉能化彼哉）

【註】此一節 言三術 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來。與天為徒 畏天也。與人為徒 畏大人也。與古為徒 畏聖人之言也。但議論渾然無跡 言此三事 亦非聖人大化之境界 止於世俗之常耳 意在言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言回之學問止此而已 更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請問夫子之教以可法也）仲尼曰：「齋 吾將語若（言須齋心^註待聽我之教也） 若（汝也）有而為之 其易耶（言汝有心而為之事 自己未化 便欲化人 豈容易耶）？易之者 皞天不宜。」（以有心之事為容易者^註 其心不真 故上天所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 惟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此顏子未知心齋也）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專一汝之心志） 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言返聞於心性） 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心

尚未忘形 氣則虛而形與化之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謂心冥於理也）
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言心虛于極 以虛而待物）·惟道集虛（虛 乃
道之體也） 虛者 心齋也·」（教顏子之心齋 以主於虛也）
【註】顏子多方 皆未離有心 凡有心之言 未忘機也·機不忘則己不化
故教之以心齋 以虛為極 虛則物我兩忘 己化而物自化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回也（言未受教時 自以為有己）；得使
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一聞心齋之教 頓忘其己 此忘己可
謂虛乎？回于一言頓悟如此）夫子曰：「盡矣（謂心齋之理 盡於此矣）·
吾語若（言汝有受教之地矣 故將語之）·若（汝也）能入遊其樊（樊 謂籬
籬·謂世網中也） 而無感其名（言能遊人世 虛己忘懷 無以智巧 以感
動人而要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言不可執一定成心而往 但觀其人 精
神氣味 相入則言 不入則止 不可強行）·無門無毒（門者 言立定一箇
門庭·毒 即暝眩之藥 謂必瘳之藥·此二者有患 皆不可用也）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 則幾矣（一宅者 謂安心於一 了無二念·即其所言 當寓
意於不得已而應之 切不可有心強為 如此 則庶幾乎可耳）·絕跡易

無行地難（言逃人絕世尚易，獨有涉世無心，不着形跡為難，即老子「善行無轍跡」）。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聖人應世乃天之使也。若是為人之使，容可以偽，聖人乘真心而御物，又安可以偽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此有心無心之喻也。言世人有心為事，而成者有之。若無心應物，而使人感化，若無翼而飛者，此未之聞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世人皆以有知而知之者，聖人以無知而知者，蓋言忘形絕智，以無心而應物者，此其難者，未之聞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此心虛之喻也，謂室中空虛，但有缺處，則容光必照，而虛室中即生白矣，以喻心虛，則天光自發也）。吉祥止止（言有心而動，則禍福隨之，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也。今若心虛無物，則一念不生，虛明自照，悔吝全消，惟吉祥止止。而言此虛心，乃吉祥所止之處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心皆本虛明，第人不安心止此，私慾萌發，則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徇，作殉，猶喪失也。言喪耳目之見聞，返見返聞，故云內通。若內通融於心體，真光發露，則不用其妄心妄知。如此，則

虛明寂照 與鬼神合其德 故鬼神將來舍矣 而況於人而不感化乎？此無翼而飛者也 此教回之極處也！是萬物之化也（謂喪耳目 則形自忘 外心知 則智自泯 則物我兩忘・我忘物化 則萬物盡化為道矣） 禹舜之所紐（樞紐）也 伏戲几蘧（古聖君也）之所行終 而況散焉者乎？（言物我兼忘 萬物盡化 此混歸大道之原 即禹之神聖 亦執為樞紐 而伏羲几蘧之大聖 御世終身所行 而況散民乎？顏回能以此用世 又何強行之有哉）（◎嘗—另版本為「常」）

【註】此言涉世 先於事君 此言輔君之難也 苟非物我兩忘 虛心御物 不得已而應之 決不能感君而離患・若固執我見 持必然之志而強諫之 不但無補於君 且致殺身之禍 此龍逢比干之死 皆是之過也・下言使命之難・（◎伏戲—伏羲◎懽—同「歡」）

葉公子高（葉公名梁 字子高 楚大夫也） 將使於齊 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意將有兵革之事） 齊之待使者 蓋將甚敬而不急（言齊君待使者 貌雖恭而心甚慢 不能應使者之急事） 匹夫猶未可動也 而況諸侯乎（言楚之事甚急 而齊若慢之 則不敢輕意催促・且匹夫尚不可輕動）

況諸侯乎？吾甚慙之（恐誤國事而取罪 故甚恐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 寡不道以權成』（嘗憶夫子教我 謂事無大小 必以權成·儻齊之不權 則事難濟矣 此所以恐也）事若不成 則必有人道之患（言事若不成 君能無罪我乎？是必有人道之患也）；事若成 則必有陰陽之患（言齊儻不急 必多方勞慮 委曲求成 則焦勞之病 乃陰陽之內患也）·若成 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 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 謂全德之聖人也·意謂事之成與不成 俱無患者 惟聖人虛心應世 不以物為事者能之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善也 謂不求甘美之厚味也） 爨無欲清之人（言我之飲食淡薄 無多烹庖 故執爨之人 無有怕熱而求清涼者） 今吾朝受命 而夕飲冰 我其內熱歟（言素無厚味註故無內熱之症·今朝受命而夕飲冰 則火症內發 乃憂愁焦思 以動其火耳 其內熱之病歟！）吾未至乎事之情（實也）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言未就事 早有陰陽失錯內熱之病矣）；事若不成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不成 國君能無罪我乎？此人道之患所不免者）·是兩也 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言此兩患在身 事不由己 故為人臣者 所不能任之也） 子其有以語我來·」（願夫子有以

教我也）（●歟—同「與」）

【註】此言人臣 以使命為難也。以為人臣者 但以一己功名為心 故事必求可 功必求成 以此橫慮交錯於胸中。勞神焦思之若此 乃舉世人臣使命之難 絕不知有所處之道 故不免其患耳。故夫子教以處之方 意有一定之命 一定之理 安順處之 自無患耳。若持必可之心 固所不免也。下 夫子教其「莫若致命 此其難者」將此起語為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者 謂世之大經大法也。乃君親之命不可易者）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 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莊子諱仁義 獨於人之事君 以義為主 又以死忠為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 無往而非君 乃忠之盛也。此老何曾越世故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言世之君親之命無所逃 此乃世之大經大法之不易者）。是以夫事其親者 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言子之事親 無往而非親 命則不敢擇地而安之 此乃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 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言事君 者唯命是聽 不敢以難易二其心 乃忠之盛也。故古人耻貳心 以事主者）。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

乎前（言孝則當竭其力 忠則盡乎命 以盡心盡命為主 不以難易推移之志・此事心之大者 不以哀樂入於心也）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言人臣之分 知其事之難 無可柰何 亦不敢貳心相視・但安之若命 安命則忘其難易 此乃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 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言人之臣子 固有不得已之事 但當盡命 以忘其身以從事）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臣子盡命而已 豈敢以生死為去就哉）？夫子其行可矣！」（教葉公但當如此 而行可矣）

【註】莊子全書 皆以忠孝為要名譽 喪失天真之不可尚者・獨人間世一篇 則極盡其忠孝之實 一字不可易者 誰言其人不達世故 而恣肆其志耶？且借重孔子之言者 曷嘗侮聖人哉？蓋學有方內方外之分 在方外必以放曠為高 特要歸大道也・若方內 則於君臣父子之分 一毫不敢假借者 以世之大經大法 不可犯也・此所謂世 出世間之道 無不包羅無不盡理 豈可以一槩目之哉？

丘請復以所聞（前槩言君臣父子之分義 此下方復言使命之理）：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 順也・信 符也・凡交近國 必須符驗 則不假辭令）

遠則必忠之以言（若交遠國 則必忠之辭令 以合二國之歡） 言必或傳之（謂言必要使者口傳）·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言之所係安危以之 而禍福隨至）·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病在於溢）· 凡溢之類妄（溢美溢惡 出於過用智巧 故失其本真 故曰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以言不至誠 故聽之者 亦莫然不信） 莫則傳言者殃（既不相信 則罪在傳言者殃矣）·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 無傳其溢言（常情 乃真實無妄之言） 則幾乎全。』（庶幾免禍）

【註】此一節 言使命之難 以兩家之利害 皆在一己擔當· 若溢而過實則令聽者生疑不信 是為生禍之本 而傳者必受其殃· 所以貴乎真實無妄 庶幾可保全耳· 下文 申明雖苟全目前之事 而終必為害· 甚矣！言之不易 不可不謹慎其始也·（◎太—同「泰」）

且以巧鬥力者 始乎陽 常卒乎陰 太至則多奇巧（此言慎始慎終之道也）
 且始以巧鬥力者 乃以戲劇相格鬥也 始則兩情相嬉 及其過甚 則有求勝之心 必各用其奇巧· 奇巧一出 則必有一傷 傷即認真至不可解 則終之以怒矣！陽 猶喜· 陰 猶怒也） 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 常卒乎

亂 太至則多奇樂^註凡事亦然(且如飲酒者 初則賓主秩然有禮 及至酒酣樂劇 樂劇則亂必隨之 不獨巧鬥飲酒 凡事皆然)· 始乎諒 常卒乎鄙(諒者 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鄙 詐也· 且如人之交情 始則肝膽相照 必信不疑 久則鄙詐之心生焉) 其作始也簡 其將畢也必巨(不獨人情 即作事 始作必以簡省為主 其將畢也必巨 自有不可收拾者 蓋勢之必至也)· 言者風波也 行者實喪也(凡事不能保其始終 而言行尤甚· 蓋言者風波也 乃是非所由生 行者實之所自發 行成而實喪矣! 故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 榮辱之主也· 故當所必謹者 豈可妄乎)· 夫風波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風波則易以傾覆 實喪則易取殆辱 知此 則知所慎矣)· 故忿設無由 巧言偏辭(故凡人忿怒之設 實由巧言偏辭 以激發之)· 獸死不擇音 氣息茆然^葑 於是並生心厲(葑 勃然也· 厲 鬼病也· 謂巧言偏辭 以激怒其人 以致怒氣勃然而發· 則不擇可否而橫出之 如獸死之不擇音· 則使聽者以為實然 則並皆心生鬼病而不可治矣)· 尅核大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而不知其然也(謂聽言激怒之人 乘其怒氣 則於所怒之人 必以橫口非理加之· 毫髮推求 不少寬假 而尅核之· 若尅核

太至 則彼被怒之人 亦必以不肖之心應之 是則兩家之禍成矣！禍雖成而竟不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 蓋由巧言偏辭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若苟知其巧言之過 則尚可解。若不知其所由言然 則兩家之禍將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令 無勸成（由其巧言偏辭為禍之端 害事之甚 故奉使者必不可溢言。無遷改其令 無勸其成 免後禍也） 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凡增益者 乃過其度也遷令勸成終必壞事必不可也） 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歟（凡事不宜速成 故美成在久遷令勸成終必壞事若強勉惡成 則不及改矣 不可不慎也）！且夫乘物以遊心 托不得已以養中 至矣（此方 教以使命之正道也。惟有至人物我兼忘 順物之自然 以遊心於其間。事不可有心以強成 當托於不得已而應之 以養中正之道 而不失其守。如此應世 可謂至矣）！何作可報也？莫若為致命 此其難者。』（此結 乃起語也。言使命者 何所作為乃可報也？莫若致命。謂在事之成否 自有一定之天命。即今奉使又有一定之君命。知天命之不可違 則當安命順其自然 不可用心以溢言 僥倖以成功。知君命之不可違 則不可遷令以勸成 以免後禍 此所謂

致命之意。此必至人方能。尋常人則不易故曰：此其難者。

【註】此一節言應世之難者。無愈使命。如葉公之所憂者固然。而夫子之言皆使命之至情。禍福之樞機。切中人情之極致。所謂士見危致命者。非夫子大聖深於世故者。又何以致此哉？

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蒯瞶也）而問於蘧伯玉（名瑗，衛之賢人，孔子之友也）。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去聲，降也，謂天生低品之人也），與之為無方（謂不以法度規之也），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若以法度繩墨之言諫之，則必不信而見尤，則危吾身）。其知（去聲）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謂其人聰明，足以撝拾人之過，而不知己之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謂其人如此，吾將柰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善其問於我也）。戒之慎之（言此人不可輕意犯之者）。正女身也哉（當先正己而後事之）。形莫若就（言其人很戾不可逆之，宜將順其美，而後救其惡）。心莫若和（言中心不可以不善而逆之，故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雖然形就心和，亦未免患。形就將與己同，心和則將為悅己。以此縱之，則不敢以規諫，故有患）。就不欲入（言形雖就，不可全

身放倒也）和不欲出（出者 謂顯己之長 形彼之短 故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若放身阿諛 承順其惡 則返成其惡 將取顛滅崩蹶之禍）·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若少露圭角 則彼將以己之惡而收為聲名 其心必忌之而為妖孽矣 故此二者皆有患也）·彼且為嬰兒 亦與之為嬰兒（嬰兒 言彼無知識也）；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町畦 言無牆塹 謂全無檢束也） 彼且為無崖 亦與之無崖（崖謂無崖岸·言放蕩無拘也）·達之 入於無疵（言先且於一切舉動 不可一毫有逆其意 待彼久久相信而不疑 則漸漸因事引達 以入無過之地 此正所謂 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可無患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此喻不量力而逆之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 其志則似矣 而不知其力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言螳螂恃其才之美者 但不量己力耳·謂闔才雖美 至若盡力以事暴君 恐不免其患也）·戒之慎之 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言汝積伐己之美才 而挺身以犯暴君之難 若螳螂之怒臂 其不免於死者幾矣 可不戒慎之哉）！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若以生物 則長其殺

心)；不敢以全物與之 為其決之之怒也(全物與之 則令虎決裂而生其怒也 虎怒則發威猛 而不可制矣)；時其饑飽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 而媚養己者 順也·故其殺者 逆也(養虎而不知順其性 則被其殺無疑矣)·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矢即糞也) 以罍盛溺(尿也) 適有蚊虻僕緣 而拊之不時 則缺銜(則怒而斷其啣勒也)毀首碎胸(言馬之怒 則毀碎胸首之絡轡也)·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言雖愛馬之至 若拊之不時 一觸其怒 則將斷勒毀轡矣 又何顧其愛哉)可不慎耶?」(愛馬之喻 尤切事情·三喻乃事暴君之大戒也)

【註】此言輔君之難也·已上三者皆人間世之難者 意謂夫遊人間世者 必虛心安命 適時自慎 無可不可 乃可免患·若不能虛心 恃知妄作·無事而強行者 顏回是也·若不能安命 多憂自苦 當行而不行者 葉公是也·二者皆非聖人 所以涉世之道 而當以孔子之言為準也·若其必不得已而應世 以事人主 必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以竭其忠·尤當以戒慎恐懼 達變知機 不可輕忽 不可恃才輕觸 以取殺身之禍 此又當以蘧伯玉之言為得也·涉世人情之曲折 極盡於此矣 是必取重仲尼伯玉

乃可免患耳。上言材能之累，下以不才以全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以兩手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言樹身分之長大也），其可以為舟者

旁十數（言正身之外，旁枝可為舟者有十數也），觀者如市（人以為大且美

故觀之者眾），匠伯不顧，遂行不輟（止也，謂不顧其樹而行不止也）。

弟子厭（飽足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

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

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

液橐（謂門樞引水，則液橐然而泚）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

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

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言掊取而擊

折之也），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

之（幾死者，謂尋常人不知我不材，幾乎被伐者數矣，今幸而得全），為

予大用（以不材，全生為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大也耶（若使我

有用 必不能此之大也)？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 柰何哉 其相物也(言汝與我 同為天地間之一物耳 柰何汝恃有用 而以我為無用耶)？而幾死之散人 又惡知散木？(言汝乃幾死之散人 而不自知 且又鄙我為散木 是自不知量也)匠石覺 而診其夢(覺而為弟子說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趣 乃意趣 猶言意思也·謂意思取無用 而為社者何也)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謂汝不必聲說也) 彼亦直寄焉(然直是以社寄於此木 非是此木有心 要作社也) 以為不知己者 詬厲也(謂常人不知寄托之意 遂以此木真真是社 以此名而誣害之也)·不為社者 且幾有翦乎(言此木即不為社 又豈有剪伐者乎)？且也 彼其所保與眾異 而以義譽之(謂彼木 所以保其天年者 以不材而全生 故與眾異而人不知 乃以利人長物 禁暴除非之義譽之)不亦遠乎？」(◎栢—同「柏」)

【註】此言櫟社之樹 以不材而保其天年 全生遠害 乃無用之大用·返顯前之恃才妄作 要君求譽以自害者 實天壤矣！此莊生輕世肆志之意 正在此耳·下歷言無自全之意 以喻己志 此立言之指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 見大木焉 有異(謂有異於眾木) 結駟千乘云 隱將

芘其所賴（言千駟之車馬 隱息于樹下 而樹之枝葉 皆能芘蔭之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不知其不材 故異之也）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 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言木身之解散也）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註）則口爛而為傷；嗅之 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言葉之惡氣薰人 令人狂醒如醉而不醒也）（註）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言子綦因試知其木不材 乃知神人 以不材無用 而致聖也）宋有荊氏者 宜楸栢桑（註）其拱把而上者 求狙猴之杙（取猿狙之具也）者斬之 三圍四圍 求高名之麗（屋棟也）者斬之 七圍八圍 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乃棺木之全傍邊也）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 而中道之夭於斧斤 此材之患也（此甚言材之為害 以見不材之得全也）。故解之（解者 祭祀解賽也。古者天子有解祠 謂解罪求福也。出漢書郊祀記）以牛之白顙（言色不純也）者 與豚之亢鼻（言形不美）者 與人之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 謂人為巫祝也。又漢書有為河伯娶婦 選童男女之美者 投之河中 謂之適河。此事或古亦有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為不祥也（言此三者小有不材 足以全生

況神人以無用而自全者乎。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註】此極言不材之自全。甚明材美之自害也。惟神人知其材之為患。故絕聖棄智。昏昏悶悶。而無意於人間者。此其所以無用。得以全身養生。以盡其天年也。此警世之意深矣！

支離疏者（此假設人之名也。支離者。謂墮其形。疏者。謂泯其智也。乃忘形去智之喻）頤（口傍兩頤也）隱於臍。肩高於頂（兩頤隱於臍。則其背僂可知）會撮（髮髻也）指天（言背僂而項仰也）五管在上（謂五臟之脢）隨背而在上也。兩髀為脇（髀。大腿也。言大腿為兩脇。則形曲可知）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言簸米出糠稗也。此就其形之曲戾而可為之事也）足以食十人（言形曲簸米則有力。故取值多。可以食十人也）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言形既支離。故不畏其選。故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言大役難免。而支離又以疾免）；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言以疾則多得其賜）**註**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註】此言支離其形。足以全生而遠害。況釋智遺形者乎？此發揮老子

「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之意 前以木之材不材以況 此以人喻 亦更切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 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言天下有道 則成聖人之事業也）；天下無道 聖人生焉（言天下無道 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言方今之時 僅能免害足矣 何敢言功）·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言福之自取甚易 而又不肯受）；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言世人之迷 冒禍以求利也）^註已乎已乎（言自嘆其當止也）！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殆者危而不安也·言方今之時 若以德臨人 以才自用 其危之甚也）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言方今之人 畫地而趨者 迷昧之甚也 豈能效之而行哉？行則有傷吾之固有也）！吾行卻曲（言行不進貌） 無傷吾足！（言世道難行 若行之適以傷吾之足耳）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 自取寇斫也） 膏火自煎也（膏以明 故自煎耳）·桂可食 故伐之（桂以可食 故早伐也）；漆可用 故割之（漆以澤 故自取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註】此人間世立意 初則以孔子為善於涉世之聖 故托言以發其端·意謂雖顏子之仁智 亦非用世之具 不免無事強行之過也·次則葉公乃處世之人 亦不能自全 況其他乎？次則顏闔乃一隱士耳 爾乃妄意干時 乃不知量之人也 故以伯玉以折之·斯皆恃才之過也 故不免於害·故以櫟社山木之不材以喻之 又以支離疏曉之 是涉世之難也·如此 故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己意·乃此老披肝露膽 真情發現 真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然物外 以道自全 以貧賤自處·故遯世無悶註著書以見志 此立言之本意也·故于人間世之末 以此結欸實實自敘也·（◎欸—同「款」◎遯—同「遁」◎駘—劣馬）

德充符 第五

此篇立意 謂德充實於內者 必能遊於形骸之外 而不寢處軀殼之間·蓋以知身為大患之本 故不事於物欲 而心與天遊·故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 忘形釋智 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學道者 唯務實德充乎內 不必計其虛名見乎外 雖不求知於世 而世未有不知者也·故引數子以發之 蓋釋老子「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之意也·

魯有兀(即介字 乃刖足之人也)者王駘註從之遊者 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 兀者也 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言魯國從王駘遊者 與夫子相半也)·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 無形而心成者耶(謂教人不見於形容言語 而但以心相印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 聖人也 丘也 直後而未往耳(謂直居其後 未能定向於前耳)·丘將以為師(此重言孔子未能忘形師心之意) 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此形容孔子無我之意)常季曰：「彼兀者也 而王(音旺 言勝也)先生 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句 言不同於人也)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而不得與之變(不為死生之所遷變)·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言雖天地覆墜之變 亦不為之所遺累也)審乎無假 而不與物遷(審 處也·無假 謂形骸之外 至真之道 超然出於萬物之表 故不為物遷)·命(猶名也)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謂其人超然物外 不隨物遷唯任物自化 而彼但守其至道之宗也)常季曰：「何謂也？」(常季不解其不遷之說)仲尼曰：「(夫子示之以忘形守真之旨)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言不能忘形見

道者 雖一身之肝膽 猶楚越之相遠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自大道觀之 萬物與我皆一體也）。夫若然者 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形骸既忘 六根無用 故泯其見聞 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謂超乎形骸之外 而遊心於大化之鄉 太和元氣之境）·物視其所一 而不見其所喪（物 人也·以彼處乎大化之中 故人但見其道真之所存 故不見其形之有所喪） 視喪其足 猶遺土也·」（言視喪其足 若與己無干 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止也 言止於如此而已也）！以其知 得其心（謂彼不過以其所知·得其自己之心耳）；以其心 得其常心（言即彼所得之心 亦尋常人之心耳）·物何為最之哉？」（言彼所得之心 亦人人皆有 又何有越過人之心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 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夫子言人人雖皆有此心 但衆人之心忘動 如流水·而聖人之心至靜 如止水·故衆人之心動而不止 唯聖人能為與止之耳）·受命於地 惟松栢獨也在 冬夏青青（言獨者 乃天地真一之氣 雖萬物之多 而此真一之氣 獨在松栢）·受命於天 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 以正衆生（言受命於天 惟舜得天之正·乃各正性命之正 故為正人·以其自

正故能正眾人之不正者)·夫保始之徵 不懼之實(始者受命之元 即所謂大道之宗也·言保始 即上文守宗 乃守道之人也·其守道之徵驗 惟不懼是其實效耳)·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 而猶若是(以勇士不懼 以比有道者之不懼) 而況官天地(聖人為天地之宰) 府萬物(會萬物歸一己) 直寓六骸(假借六根) 象耳目(耳目如偶人 所謂如幻也) 一知之所知(知萬化為一致) 而心未嘗死者乎(死 猶喪失也·謂眾人喪失本真之心 唯聖人未喪本有故能視萬物為一己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假 猶遐也·謂彼人且將擇日而登遐 遠升仙界 而超出塵凡也) 人則從事也(言人之相從者 蓋從於形骸之外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註】此篇以德充符為名 首以介者王駘發揮·只在末後數語 便是實德內充 故符於外 而人多從之 非有心要人從之也·蓋忘形骸 一心知 即佛說破分別我障也·能破分別我障 則成阿羅漢果 即得神通變化·今莊子但就人中說老子「忘形釋智」之功夫 即能到此境界耳 即所謂至人忘己也·此寓六骸 象耳目 一知之所知 即佛說假觀 乃即世間出生死之妙訣 正予所謂修離欲禪也·

申徒嘉 兀者也 而與鄭子產 同師於伯昏無人（此亦撰出其人名 蓋從老子「眾人昭昭我獨若昏」故以昏為聖人之名）·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此重言子產不能忘我 以功名自矜 故耻與介者為伍 故止其不與同出入也）其明日 又與合堂 同席而坐（言申徒嘉自忘其介 而亦不知子產之厭己也）·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迴避也） 子齊執政乎？」（子產見申徒嘉之不避己 故明言之·然以執政矜人 則形容子產之陋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申徒嘉鄙子產之陋 乃曰先生之門 固有此不能相忘之人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言子但知有己之執政 故以人不若己者此陋之甚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 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 亦不過乎？」（此譏子產之不明也 蓋聞老子自知者明之意 笑子產不自知也·意謂子產既遊聖人之門 而猶發言如此 足見無真學問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產言申徒之廢人 而不能自反 而與人爭善）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耶！」（德 猶見識也。謂申徒嘉既廢如此 而不自反求諸己 而猶且以聖自居 將與堯爭善 我計料子之知見 誠愚而不自反也。子產畢竟露出本來面目）申徒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狀者 言自知己過之分明也。謂若人能自知己過 則人之過 更有甚於我者。如此見怨 則以我之足不當忘者衆矣）；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此句義似不順 當去一「不」字。意謂若人不自狀其己過 則責我太過。則以我足當者寡矣）。知不可柰何 而安之若命 惟有德者能之（若知我無可柰何而命之使然 如此知命相忘 乃有德能之耳）。遊於羿之設中^發（註 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羿之善射 而人遊於必中之地 不被射而死者亦幸而免耳。以喻世人履危機 當禍而免者亦幸耳。謂我以不幸而不免者 豈非命之有在耶）。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言始也人笑我以足不全。我則怫然如怒） 而適先生之所 則廢然而反（言初未聞道 故未忘人我。今自入先生之門 一聞大道 則人我之見盡廢亡矣）。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言不自知其先生洗我以善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我與先生遊十九年 向未知我之亡足也）。今子與我

遊於形骸之內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言我與子相知以心

即當相忘以道 不當取於形骸之間。今子乃以形骸外貌索我 不亦過

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子產聞說 則中心愧服而謝之

曰：「子無乃稱」謂再不必言也）（●穀—善射）

【註】此章 形容聖人忘功 故以子產發之。蓋實德內充 形骸可外 而安命自得 以道相忘 則了無人我之相 此學道之成效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

今來 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務 謂務學道也）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尊足 蓋指性而言也） 吾是以

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 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無趾自以所全者性真 而夫子猶以形骸取之。初以夫子為聖人之

大不無不容 不知其猶若此之區區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 請講以所聞。」（夫子聞無趾之言 知其為有道者故請入 願講其所

聞）無趾出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 兀者也 猶務學（謂務學道

也）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猶全體也）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 其未耶！彼何賔賔以學子為（言初以孔丘為至人 今見其未至也。如此之見識 何以賔賔恭謹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註）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桎梏 乃拘手足之刑。言孔子專求務外之名聞 而不務實。彼殊不知 虛名乃諛詭幻怪之具 非本有也。如桎梏之於手足 拘之而不得自在者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 以不可不為一貫者 解其桎梏 其可乎？」（不可不 謂善惡是非也。一條 即一貫也。老子謂無趾 何不以其無死生 忘善惡之道 以告之 以解其好名之桎梏乎）無趾曰：「天刑之 安可解？」（刑 舊注作型 乃上模也。此譏孔子 乃天生成此等務名之人 安可解乎）

【註】此章 發揮聖人忘名 故以孔子為務虛名 而不尚實德之人 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 而視世之浮名為桎梏。蓋未能忘死生 一是非 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為得也。（●諛詭——奇異 ●葬——同「葬」 ●屨——鞋子）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謂醜貌之人也） 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 思而不能去也（言男子與之相處 則不忍捨去）。婦人見之 請於父

母曰：『與為人妻 寧為夫子妾』者 十數而未止也（言婦人見之而皆願
 為之妾者 不止一人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謂未有所長 而先見聞於人
 者也） 常和人而已矣（亦祇見隨於庸眾人而已）！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
 死（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 猶月望之望 謂飽滿
 也·言無位聚祿 以周給於人 以飽人之腹） 又以惡駭天下（既無利濟
 於人 且又醜貌 以駭天下之人）· 和而不唱（言一向隨人 自無專能）
 知不出乎四域（言無超出世間常人之見識） 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 猶言
 爭勝負也·謂凡人之是非勝負不決者 皆取決其人 言此事常合在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言貌醜而人從之者眾 必有異乎人之所為者也）· 寡人
 召而觀之 果以惡駭天下（及召而觀之 果然醜貌 不見其所長） 與寡人
 處 不至以月數 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及相處月數 則見其有可愛處
 但未盡知耳）·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不期年 則信之深矣）國無宰（宰
 即宰相掌一國之政事） 而寡人傳國焉（言以國事授之也）· 悶然而後應
 （悶然 若不悅其事也） 汜而若辭（汜 謂泛然不經心 而若辭也）· 寡人
 醜乎（言見彼之不在意 故自愧醜也） 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

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言卹其去，若已有所亡失也） 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人之意，蓋不以國為樂也） 是何人者耶？」（謂不知是何等之人也？使我愛之如此）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狷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見死母之目不瞬也） 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謂母之目不見己也） 不得類焉爾（言形僵不同前者之食於母，故皆棄之而走也）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形者，假物也，使其形者，真宰也。言狷之子母，乃天性之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纔死，始則就之而食，及見目之不瞬，則知精神不在，故棄之而走。是則死生不遠，即棄之而走，是知所愛者非形骸，乃愛使其形骸之真宰也。雖物之至愚，尚知愛其天真，而況於人乎）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嬰，古訓纛，乃大將之旗也。戰而死者，以此為送葬之儀。言己失其勇，又無其尸，似以此虛儀為葬資，則無其本矣）；別者之履，無為愛之（言別者無足跌，而履亦無可用） 皆無其本矣（以嬰資別履為無本之喻，意謂真可愛者在本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言選天子之侍御者，不剪爪，不穿耳，不欲毀其全體，將以要寵也）；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言新婚

之婦 必先戒不作事務 恐胼胝其手足也。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況全德
 之人乎（言天子之御 新婚之人 不如此 不足以要寵結歡。但全其形尚
 如此 況全德之人乎？言魯君之愛駘它 蓋忘形 愛其形之本也。有難以
 言語形容者 故夫子連以三事 喻其可愛之在本）？今哀駘它 未言而信
 無功而親 使人授己國 惟恐其不受也（言哀駘它未與魯君一語 而見
 信若此 且無功即授之以國 惟恐其不受 豈無謂哉）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言才者 謂天賦良能 即所謂性真
 莊子指為真宰是也。言才全者 謂不以外物傷戕其性 乃天性全然未壞
 故曰：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
 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仲尼言才全 而先言此十六事者 蓋此諸事皆戕生
 傷性之事變 而世人未有不被其傷損其性真者 故先言之）。日夜相代乎
 前（此十六事 人生於世 日夜相代於前 未嘗暫免者 是皆戕生傷性之
 具也）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上十六事 日夜相代 而以知規規求之
 不知所由來。蓋達其性真 本不涉其變）。故不足以滑和（滑音汨 謂汨
 溺也。和 謂本元中和之體也。言以上諸事 雖常情之變 但了其本無

故不足以汨和) 不可入於靈府(靈府 所謂靈臺 言諸變 不可以搖動其性也)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和者 即中和之和 謂性真達於事變 渾然而不失其體也·豫者 安然自得而悅豫也·通者 謂達於事變而不滯也·兌者 即老子「玄牝之門」謂虛通應物而無跡者也·言真人所以才全者 蓋保其性真而不失也)·「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卻 亦作隙 謂縫疇也·言真人之一性綿綿 日夜無隙 未嘗間斷 但於應物之際 春然和氣發現 令人煦然而化也)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時者 謂接物應機 時行時止 與物俱化 未嘗逆也·若夫愚人 則與接為構矣)·是之謂才全·」(此言真人應物 一味性德流行 無一息之間 故謂之言全)「何謂德不形?」(此哀公問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 謂性之德用也·以性德之用 難以言語形容 故以水平為喻·蓋言水之平者 乃停之盛·謂湛淵澄靜之至 故可以取法為準·言性體湛淵澄靜_{去之}寂然不動 則虛明朗鑑 乃內保之而外境不蕩 為守宗保始之喻·謂性靜虛明 則可以鑑物為用也)·德者 成和之脩也(言虛明朗鑑 乃德之成·蓋從中和用功 修而後得者 非漫然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不能離者 謂與物混一而不分 故人但見其物之變 而不知性之真 故其德不易形著於外 所以人但見其貌惡 而不識其才德之全耳·觀孔子對哀公之言 發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之意 何等正大精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為至通矣（言自以為至通於道也）！今吾聞至人之言 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 非君臣也 德友而已矣！」

【註】此章 形容聖人之德 必須忘形全性 體用不二 內外一如 平等湛一 方為全功·故才全德不形 為聖人之極致·蓋才全則內外不二 德不形則物我一如 此聖人之成功 所以德充之符也·故魯君聞之 亦能忘分感化 而友於聖人也·（●淳——水止而不流動●甞——盆）

闔跂（曲跂也）^註支離（形不全也） 無脤（無臀也）^註說衛靈公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頸也）^支肩肩（細小貌） 甕聾大癭（言癭如甕聾也）^註說齊桓公 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 而形有所忘（言二子醜惡之狀 而使二君說之 反視為全人之不如者 蓋愛其德 故自忘其形也） 人不忘其所忘（所忘者性也·言世人迷性真而愛形骸 故今欲忘之）

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者形也。世人忘性而愛形，故今欲忘之）。此謂誠忘（忘其所愛，而不忘其所不愛，此之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聖人遊於大道之鄉，而忘其物欲），而知為孽（知者，以智巧揣摩人心，謂之知。孽，妖孽也）。約為膠（以仁義結束人心，謂之約。膠，固結而不解也）。德為接（以小惠要買人心，謂之德。接，應接於人也）。工為商（以機關罔取人之利，謂之工。工，猶技巧也。商行貨之人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皆偽，以喪真淳，故聖人去之，以全天德）？四者天鬻也（謂四者淳德，乃天德也。鬻，猶售也。四德乃天售，即所謂天爵是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謂天既售我以天德，則天之所以食我也，又何取於人偽哉）。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言天生我性德，自有天然之受用，又何以人偽求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言聖人雖居人世，其形雖似人，而絕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其形為人，故群於眾人之之中）；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以形寄人中，心超物外，不以物為事，故無人世之是非）。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人在太虛中，乃萬物之一數耳，其最眇小者，又何足以愛之）。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瞽者 瞽然超於物表也。言性德廣大 全此天德 故由人而入於天）。

【註】前雖以知忘形 而知尚存 未盡道妙。故此一章 以忘忘知。知忘則德自化 方能合乎自然 以全天德 其德乃充。故如二君之見二子 能不見其形 此所以為德之符也。聖人造道之極致 至此方為究竟耳 故此結一篇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借惠子之問以結者 因上文 發揮天德之全者 乃絕情欲 去人偽 心與天游 乃能充實其天德。故恐世人將謂絕情 則非人類矣 故假惠子以發之。故乃故有之故 謂本來無情耶）莊子曰：「然！」（莊子直然其問者 蓋約人性本來離情絕欲 故直然之）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惠子意謂世人 若無其情 則非人也 此俗人之常見也）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 惡得不謂之人？」（道者 性之固有 人之所當行也。人稟此性而為人 乃道與之貌 即天與之形也。既有此性 豈非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此惠子全不知道理 與常人所見一般 謂既是箇人 豈得無情者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 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 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意謂必有情欲 乃可為人 故以無情不得為人為問。莊子以正義荅之曰：「我所謂無情者 非絕無君親父子夫婦之情也。蓋因世人縱情肆 欲以求益生 而返傷其生 故我要絕其貪欲之情耳 非是絕無人倫也）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惠子又以為人生必欲養其口體 乃可以有其身 此全是常人之識見耳）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 內傷其身（莊子意謂人既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矣 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如此 則全生養身之至道 又何庸益生為哉）。今子外乎子之神 勞乎子之精 倚樹而吟 據槁梧而暝（槁梧 琴也。乃惠子倚樹據琴 而暝以辯論也。莊子意謂惠子不能樂其天德 而返外其精神 而倚樹據梧 以逞辯論是非也）。天選子之形 子以豎白鳴。」（謂天選子之形 賦以全德 今乃捨之 而返恣豎白之論以自鳴 失之甚矣）

【註】此篇以忘情絕欲 以全天德 故其德乃充。前已發揮全德之妙 故結以無情非人 以盡絕情全德之意 所以警俗勵世之意深矣！

【卷之四】

大宗師 第六

莊子著書 自謂言有宗 事有君·蓋言有所主 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 以其所學 乃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 則內為聖人 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為帝為王 乃有體有用之學 非空言也·且內七篇 乃相因之次第·

其逍遙遊 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 乃一書之宗本 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 未明大道之原 各以己見為是 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 皆未悟大道 特以所師一偏之曲學 以為必是 固執而不化 皆迷其真宰 而妄執我見為是·故古今舉世未有大覺之人 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 皆執我見之過也·

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卻真宰 妄執血肉之軀為我·人人只知為一己之謀 所求功名利祿 以養其形 戕賊其真宰而不悟 此舉世古今之迷 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 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 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主 則天真可復 道體可全 此得聖人之體也·

次人間世 乃涉世之學問 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為 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 恃才妄作 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 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 忘己虛心以遊世 迫不得已而應 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 委曲畢見 能涉世無患 乃聖人之大用也。

次德充符以明聖人忘形釋智 體用兩全 無心於世而與道遊 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 道全德備 渾然大化 忘己忘功忘名。其所稱至人 神人 聖人者 必若此 乃可為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 是為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 必至此為極則 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 則可為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 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 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耳。

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為者 至矣（知天知人之知 乃指真知 謂妙悟也？天 乃天然大道 即萬物之所宗者。所為 謂天地萬物 乃大道全體之變 故曰天之所為。蓋天然無為而曲成萬物 非有心也。人之所為 謂人稟大道 乃萬物之一數 特最靈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為人之性 以主其形 即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 皆真宰以主之 日用頭頭 無非

大道之妙用 是知人即天也。苟知天人合德 乃知之至也！知天之所為者 天而生也（知大道在人 稟而有生者也）。知人之所為者 以其知之所知 養其知之所不知 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所知者在人日用見聞覺知之知也。所不知 謂妙性本有 人迷不覺 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本有 故但知貪欲 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 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 戕生傷性。不能盡性全生 以終其天年。人者苟能於日用之間 去貪離欲 即境明心 迴光返照以復其性 是以其知之所知 養其知之所不知。如此妙悟 乃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雖然有患者 意謂我說以所知養所不知 此還有病在。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 皆恃其妄知 強不知以為知 未悟以為悟 妄為肆志 則返傷其性 必待真悟真知；然後為恰當。第恐所待而悟者 未必真悟 則恃為己悟 則未可定也。必若真真悟透天人合德 本來無二 乃可為真知）。庸詎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意謂我說以人養天 不是離人日用之外 別有妙道。蓋天人即人也 人即天也 直在悟得本來無二 原無欠缺。苟真知天人一體 方

稱為真人矣）。

【註】此一節 乃一篇立言之主意 以一「知」字為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 眾妙之門；知之一字 眾禍之門。」蓋妙悟後 方是真知 有真知者 乃稱真人 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知人 即眾妙之門也。雖然有患 即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為知 恃強知而妄作 則返以知為害矣！此舉世聰明之通病也。（●暮——同「謨」）

何謂真人（此下喚起真人 以示真人之所養者深 迥與常人不同也）？古之真人 不逆寡（寡 謂薄德無智之愚人。不逆者 不拒也） 不雄成（雄 自恃也。成 謂己為全德也。不恃己德以傲世也） 不謨士（暮即謀^{ㄇㄨˋ} 士即事。謂無心於事 虛己以遊 全不以事干懷也） 若然者（真人如此處世） 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 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言真人無心以遊世 此全無得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 故水火不能傷 此則遺物全性 是知則能登遐於道也） 若此（真人即世忘世之如此）。古之真人 其寢不夢（夢發於妄想 以真人情不附物 則妄想不生 故寢無夢） 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世 了無得失之心 故

覺無憂）其食不甘（以道自娛 故不甘於味）其息深深（深者 綿綿之意·息粗而淺 則心浮動·真人心泰定而不為物動 故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 腳跟也·以喻息之所自發處 深不可測 故心定而不亂）衆人之息以喉（衆人之息在喉 則粗淺之至 故心浮而妄動 所以日用心馳於物 而不知返）·屈服者 其隘言若哇（心浮則言躁 言不由中 則易屈服·嗑者 咽喉也·哇 吐也·以淺粗之言 自咽而吐 無根之言也）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言世人粗淺如此者 乃嗜欲之深 汨昏真性 全不知有天然妙性 皆墮妄知無真知也）·

【註】此一節 言真人妙悟自性 是為真知者·故所養迥與世不同 而以眾人觀之 則自別矣！前云有患 正恐未悟 而恃妄知為得者 害之甚也 故此雙明之·（◎說一同「悅」◎訴一同「欣」◎訴一融合）

古之真人 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前略言 真人處世忘利害 此則言真人不但忘利害 而且超死生·以與大道冥一 悟其生本不生 故生而不悅·悟其死本不死 故不惡其死）·其出不訴_工 其入不距（出入 即生死二字·老子云「出生入死」由不悅生 故不貪生·訴 猶貪也·不惡死 故不

距·距 謂介而不肯入也)·**翛然**^ト而往 翛然而來而已矣(翛然 乃鶴冲舉
刷羽之聲也·言真人無心遊世 翛然冲舉 出入死生 如遊太虛 了無
罣碍 故云：如此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以悟其生本不生
故不忘其所始·以生與道遊 不見有世可出 混萬物而為一 故不求所
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眾人以生為累 故患而不喜·真人載道而生
故受形而喜·雖處人世 心不違道 相忘於世 故念念而復)·**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心與道遊 故不捐道·捐 棄也·
人即是天 不假造作修為 故不以人助天·如此乃謂之真人)·
【註】此一節 言真人遊世 不但忘利害 而且忘死生 故雖身寄人間
心超物表·意非真知妙悟 未易至此 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 其心志 其容寂 其顙頰^ト(若然者 言真人如此遊世 其容貌與眾
不同·其心志—志 筆乘作忘·言無心於世也·其容寂 言容貌寂然·乃內
湛而外定也·其顙頰—顙 寬裕也·謂其貌廣大寬容 不拘拘之狀也·此
老子云：「孔德之容 唯道是從也」) **淒然似秋**(言其面嚴冷 若秋氣之肅
也) **暖然似春**(言近之 則其中溫然暖然 令人可親可愛也) **喜怒通乎**

四時 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言無心於喜怒 但隨物所感 或喜或怒 了無一定於中 故曰：「通乎四時 與物有宜。」而人不知無喜怒也 故曰：「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 亡國而不失人心· 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言聖人無心御世 與天施合德 假而用兵 即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 本無殺伐之心也· 縱恩施萬世 原非有意愛人也 所謂天生天殺之意也）· 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心要通於物 非自然矣）· 有親 非仁也（大仁不仁 親者 有心私愛 非大仁也· 故曰：「賊莫大德有心」）· 天時 非賢也（揣度時勢 非任命也）· 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明哲保身 乃稱君子· 不通利害 率意狂 為非君子也）· 行名失己 非士也（偽行虛名而無實 則非士矣）·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亡己為人 則人皆聽役· 若執己殉名 則見役於物 非役人者也）· 若狐不偕 務光 伯夷 叔齊 箕子 胥餘 紀他 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子者 皆知之不真 狗名喪實 去聖遠矣）·（◎觚——同「弧」）

【註】此一節 槩言所知不真 不能忘己忘名 有心要譽 狗名喪實 皆非真知之聖也· 下又言 真人真知之不同·（◎虛——同「虛」）

古之真人（此下一節 明真人遊世之狀）其狀義（無可不可）而不朋（中心和不流）· 若不足（虛_ト之至也）而不承（若一物無所受）**註**與乎（與世容與）其觚而不堅也（觚者**註**方也· 雖介然不群 而非堅執不化者）· 張乎（施為也）其虛而不華也（雖見施為 而中心空空 不以華美為尚）· 邴邴乎（邴喜貌）其似喜乎（雖喜而無心於喜也）· 崔乎（言折節謙下也）其不得已乎（雖謙下以接人 其實以不得已而泛應也）· 漻乎（漻 渟漻· 如水之湛漻也）進我色也（謂中心湛漻 而和氣 日見於顏面之間）· 與乎（與之相處）止我德也（人與相處而不忍去）· 厲乎其似世乎（厲 謂嚴整而不可犯· 亦似世之莊重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警 謂警然禮法之外· 似不可以禮法拘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連者 收攝檢束之意· 雖收攝檢束 但似好閉其實無所閉藏也）· 悅乎其言也（悅 俯下之意· 謂對人謙下 若忘其言者）· 以刑為體（刑者 不留其私· 謂中心一私不留 以為其體）以禮為翼（雖忘禮法 猶假禮以輔翼 可行於世）以知為時（真知時之可否 以行止也）以德為循（言以德 但為循順機宜也）· 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綽者 有餘之義· 謂殺盡私欲 一私不留 而尤損之也）· 以禮為翼

者 所以行世也（言既遊世 不可出於禮法之外也）· 以知為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言迫不得已 而後應也）· 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丘 高處也· 言循順機宜 接引愚蒙 令有識者 皆可上進於道· 故喻如有足者 皆可引進於高處也· 此四句 釋上刑禮知德四句）·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老子云「用之不勤」· 勤 勞也· 言真人遊行於世 無心而遊 雖行而不勞也）·

【註】此一節 形容真人 虛心遊世之狀貌 如此之妙· 言雖超世 而未嘗越世 雖同人而不群於人 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 其弗好之也一（故者 由上遊世之工夫純一 故得天人合德也· 好之者天也 弗好者人也 今皆一矣 是謂之天人合德）· 其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其一 謂天人合一· 謂天與人 合一而歸於道 則萬物雜然而不一者 盡皆渾然 會歸於道也）· 其一 與天為徒（既人合其天 則人天一 則人可與天為徒也）；其不一 與人為徒（謂天人原不一也 今人既合天 而未免遊於人世 則以天而遊 故與人為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若超然絕俗 則是以天勝人 若逐物亡性 則是以人勝

天·今天人合德 兩不相傷 故不相勝·必如此 方是真人)·

【註】此一節 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一體 天人一際 然後任其天真 則在天而天 在人而人·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 故天與人 兩不相勝·必如此真知妙悟 渾化之極 乃可名為真人·此豈可強知妄見而可比擬哉？此真人真學之全功 故下章從「死生命也」起 至「藏舟」章末 皆極口勉人學道 要做真實工夫·

死生 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夫·命 謂自然而不可免者) **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人有死生 如時之夜旦 不可免者·且陰陽有夜旦 太虛恆一而無昏曉 喻人形雖有生 死 而真性常然不變 如太虛之無變 故曰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 **皆物之情也**(謂真性在人 天然自具 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 此人人同有之真體 所謂真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後知)·**彼特以天為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 天然自足 故曰以天為父) **而身猶愛之 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 賴世之父而有生 且養身全孝以尊父 況天君載我之形 卓然不屬形骸者 豈不知所養而尊之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 而身猶死之 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知有君

欲盡忠者 而以身死之 況真君宰我之形 而不能忘形以事之忠之 可謂不智之甚矣 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 非夫也）？

【註】此言 真性在我 而不屬生死者 乃真常之性也。而人迷之而不悟 嗜欲傷之 而不知所養 豈非至愚也哉？（●响——呼氣）

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 相响_{ㄊㄨㄥˋ}以濕_{ㄨㄛˋ}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老子云：「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水 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 正似相濡以濕沫 不若相忘於江湖 以喻必忘仁義 而可遊於大道之鄉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若兩忘而化其道（無譽無非 則善惡兩忘 而與道為一 乃真知之盛也）。夫大塊（天地也）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言人生天地 勞佚死生 皆自然而不可卻者 命也。此所謂人也 苟知命之所係 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若知天與人 本無二致 則渾然合道 而不以人害天 虛心遊世 以終其天年 生不忘道。故云：「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 死生無變 任造物之自然 此知之至也）。

【註】此言 世人不知大道 而以仁義為至 故以仁愛親 以死事君。此雖善 不善；故如泉涸 而魚以濕沫相煦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道 則萬物一體 善惡兩忘 故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如此 乃可謂知天知人 天人合德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 無不善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天真於有形 如藏舟於壑。藏有形於天地 如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常人以此為定見也。然造化密移 雖天地亦為之變 而常人不覺 如有力者負之而趨註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 猶有所遯（形與天地 雖小大有宜 而皆不免於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遯 是恆物之大情也（若知此身與天地萬物 皆與道為一 渾然大化而不分 是藏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遯 則如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遯矣 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 故曰：恆物之大情）。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耶（言大化造物 千變萬化 而人特萬物之一數耳 而人不知 特以得人身為喜 如此則萬物皆有可喜者 其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善天善老 善始善終。

人猶效之（言聖人心與道遊 則超然生死 乃物所不得遯。如此 則物物無非道之所在 故夭壽始終 無所不善者 而人猶效之） 又況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言大道之原 乃萬物之根宗 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為一 故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 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 可不悟乎）？

【註】此發明大道無形 而為天地萬物之根本 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 是為真宰。若悟此大道 則看破天地萬物 身心世界 消融混合而為一體。若悟徹此理 則稱之曰大宗師 是所謂大而化之 謂聖者也。至此則無己無功無名 逍遙於萬物之上 超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妙 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 不得逍遙。各執己是 互相是非 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名利於世間 故德不充符。

是則前五篇所發揮者 未曾說破。故此篇首 乃立知天知人 有真知方為真人 直說到此 方指出一箇大宗師 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 如此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 足見立言前後一貫 言雖蔓衍而意有所宗 於此可見矣。

夫道（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宗師宗所宗者大道。上云「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老子「天得一以清」等來。有情有信（此言大道之體用也。齊物云：「可形已信，有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情，謂雖虛而有實體，不失其用曰信）無為無形（湛然常寂，故無為。超乎名相，故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以心印心，故可傳可得。妙契忘言，故無受無得）。自本自根（本自天然，原非假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天地以之建立，故先有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變化不測，為天地萬物之主）。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伏羲畫卦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有事在，故不以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以固存，故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萬化密移，而此道湛然，故不老）。豨韋（古帝王名）得之以挈天地（參贊化育，整理世界）。伏戲（軒黃也）得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襲氣母，即老子「求食於母」）。維斗（北斗天之樞也）得之終古不忒（忒，差

也。北斗天樞 居所不動 故不差忒) 日月得之 終古不息(運行而不已
用行而不殆)·堪坏(崑崙之神 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崑崙(此襲 猶承襲
言主持崑崙) 馮夷(河伯也)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山神也)得之 以處
大山·黃帝(軒轅也)得之以遊雲天(乘龍飛昇上僊也) ①顓頊(五帝之一)得
之以處玄宮 禺強(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渚有神 人面鳥形 珥兩
青蛇 踐兩蛇 名曰禺強」)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極) 西王母(瑤池仙長
也)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之宮也) 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
文·列聖神人 主持天地日月星辰 皆恃大道 故莫知其始終·此直從老
子「天得一以清」一章中 變化如許說話)·彭祖(姓錢 古長壽之人)得
之 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世傳彭祖壽八百歲 故上自有虞 下及五伯)·
傅說(商之賢相)得之 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 乘東維 騎箕尾 而比於列
星(傅說一星在尾上 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註】此明大宗師者 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 乃天地萬物神人之主 今
人人稟此大道而有生·處此形骸之中 為生之主者 所謂天然之性·以形
假而性真 故稱之曰真宰·而人悟此大道 徹見性真 則能外形骸 直於

天地造化同流 混融而為一體 而為世間人物之同宗者 故曰大宗師者此也。 (●僊—同「仙」) (●偶—小心謹慎、獨行)

此大宗師即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情有信」 即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若不悟此而涉人世 必有形骸之大患。顏子心齊 教其悟之方。既悟性真 則形骸可外。故德充符前 一往皆敷演 其古今迷悟之狀 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 方才吐露 所以云：「言有宗 事有君」正此意也。此上已發揮大道 明白了然 但未說進道工夫 故此下 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此人名註皆重言也。撰出個人來設為問答 不必求其實也）曰：「子之年長矣 而色若孺子 何也？」（問其年老大而色若嬰兒 借以發起 必有「所養」將以發啓工夫也）曰：「吾聞道矣。」（此即要引人學道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此因聞說「聞道」則驚詫其言 謂道豈可學之耶）曰：「惡 惡可（二字皆平聲 驚歎之意。上惡字 歎其道難言。下惡字 歎其道不是容易可學 要是其人乃可）！子非其人 也（言道非容易可學 況子非學道之人 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才謂天賦之根器 猶俗云天資也） 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 而無進道志向）· 我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言我有聖人之道 而無美質 故多費苦工夫） 吾欲以教之 庶幾其果為聖人乎（言我欲教卜梁倚以大道 其亦可教· 但無志向 論才亦庶幾可成 第不知可能造就而為聖人乎）· 不然 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言學道之人 才德雙美者 固是難得· 有此全質 則學之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參曰而後能外天下（天下疏而遠 故三日而可外 此言教之一次也）· 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物 漸近於身· 故七日而忘）· 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九日 而後能外生（生則切於己者 故九日之功乃外）· 已外生矣 而後能朝徹（朝 平旦也· 徹 朗徹也· 謂己外生· 則忽然朗悟 如睡夢覺 故曰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獨 謂悟一真之性 不屬形骸 故曰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謂悟一真之性 超乎天地故不屬古今） 無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謂了悟性真 超乎天地· 量絕古今 則見本來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者有形之累也 既悟性真 則形骸已外 物累全消 故曰：「殺生」· 則一性獨存 故曰：「不死」） 生生者不生（形化性全 則與道

冥一 而能造化群生 而一真湛然 故曰：「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物指不死不生之道體也）無不將也（謂此道體 千變萬化 化化無窮 故無不將也·將者 以也）無不迎也（在乎人者 日用頭頭 左右逢元 故曰無不迎也）無不毀也（謂此道體 陶鎔萬化 挫銳解紛 故曰無不毀）無不成也（觸處現成 不假安排）其名為櫻寧（櫻者 塵勞雜亂 困橫拂鬱 撓動其心 曰櫻·言學道之人 全從逆順境界中做出 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心 寧定湛然 故曰櫻寧）·櫻寧也者 櫻而後成者也·」（此釋櫻寧之意 謂從刻苦境界中做出 故曰櫻而後成者也）

【註】此前論 大道雖是可宗可師 猶漫言無要 此一節 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人人本有 既無生知之聖 必要學而後成·今要學者 須要根器全美 方堪授受·授受之際 又非草率 須要耳提面命 守而教之·其教之方 又不可速成 須有漸次而入 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 七日外物 九日外生死 而後見獨朝徹 此悟之之效也·既悟此道 則一切處日用頭頭 觸處現成 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 其心泰定常寧 天君泰然 湛然不動 工夫到此 名曰櫻寧·何謂櫻

寧？蓋從襍亂境緣中做出^註故曰撻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此問聞道之原）曰：（女偶答）「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言見有明處乃因文字有悟處也）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謂從耳聞聲入心通而心自許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待也。役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也）需役聞之於謳（於謳涵泳吟咏之意）於謳聞之玄冥（由涵泳謳吟而有冥會於心乃造道之極也）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者空廓廣大虛無之境謂道之實際也）參寥聞之疑始。」（言入於無始乃歸極於此學道之成也）

【註】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蓋參於寥廓以極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

乃可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撰出子祀等，乃實是得道之人，以作證據。（◎襍——同「雜」◎跼蹐——病而不能行）

子祀 子輿 子犁 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以死為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

而適有形，而人之此身皆道之所化，故以無為首者從無有生也，脊者身也，

尻者尾也，謂生之終也，言誰能知此無生之生者，則可相與為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言心同道合，遂為友也），俄而子輿

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子輿

自歎造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中，將以子為此拘拘之形也），曲

僂發背（此下子輿言其病狀，謂形已僂僂殘廢，且又癱瘡），上有五管（言

形僂僂，則五臟之管向上也），頤隱於齊（言形曲，則兩頤限隱於齊下也），

肩高於頂（頤限，則兩肩聳高於頂），句贅指天」（句贅，頂髻也，言

頤隱而項縮，故髻指天也）陰陽之氣有沴（沴，凌亂，言不和也，言雖從

大化受形，以陰陽之氣凌亂不和，故使我形骸如此之殘廢不堪也），其心

閒而無事（言以形廢而心轉無事 此足見其能以道自適 不以形為累也）

跼蹐而鑑於井（跼蹐^多扶曳也。謂恐自知不明 又鑑於井 則視身如影矣）

曰：「嗟乎！夫造物者 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因鑑於井 自見其

狀 乃嘆曰：「夫造物者 既拘拘為我此形矣 而又復使我如此殘廢之

惡狀耶）子祀曰：「女惡之乎？」（子祀因見子輿之嘆 乃問之曰：子惡此

形耶）曰：「亡 予何惡？（亡 絕也。子輿意謂我心不但絕然無惡 而方

與之俱化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造化也。言

從無形造化之中 漸漸而適於有形。即化子之左臂以為雞 予因之而求時

夜。時夜 言雞報曉也）。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 子因以求鴟炙（若化

子之右臂為彈 子即因之而求鴟炙。言以彈擊鴟以充炙也）。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為輪 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此言有道之士 既視此

身如癱瘡而不足觀 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 是則不但無累 而且與之俱

化。故又能借假修真 因此而求有實用 是則此身雖為異物 若果能化之

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 世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 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言真人忘形適真

形神俱妙 不_レ得失干心 安時處順 無往而不自得 故哀樂不能入。如此 是古之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縣 超乎死生 則倒縣解矣。故云縣解。而不能自解者 物有結之（人人本皆如此無累 超然懸解 而人不能解之者。乃自我以結之也） 且失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言人任造化而遷 故人不能勝天。既不能勝 則任之而已 又何惡焉）

【註】此一節 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形 則為生累 故真人視之 如癰瘡而不可愛 如影而不可執。如此 則但任造化之所適 了無得失之心 故死生無變於己 所以安時處順 哀樂不入 此所謂縣解者也。

如此看來 人人本來天然解脫 但人自苦於形累 而卒莫能自解者 非天之過 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 本來人不勝天 吾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 吾有真用 又何惡焉？此其所以為真人 是可宗而師之者也。

俄而子來有病 喘喘然死將（上言四人為友 而子輿之妙已知之矣 今又發子來二人之妙。喘 氣喘急而將絕也） 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而問之曰：「叱避 無怛化。」（叱避 言呵斥其妻子 使避之也。怛 猶驚

也。此言真人與造化遊，非婦人小子所知，故叱使無驚之也。倚其戶而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言不知造化，又將汝作何物也）？以汝為鼠肝乎（鼠肝極細）？以汝為蟲臂乎？」（蟲臂不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此也）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違戾也）矣！彼（指造物）何罪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天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任造化而遊，是為善生，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死亦從化，是為善死，吾又何釋焉）。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錙（神劍名）』。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曰一犯）人之形（言在萬化之中，偶然觸犯而為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言萬物不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為善，是不知道造化者，乃不祥之人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非載道成形，何往而非道之所在？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夢覺，故死但如寐）

生如覺 夜旦夢覺而已 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註】此一節 言真人所得 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 故子犁叱避 以形容其必有真知 然後為真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 死生無變 無生可戀 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超然獨得之妙 純一無疵 方為學問能事之究竟處 是可稱為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 不知從何致此 故下以子桑戶三人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能 此段學問 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 孟子反 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於無相與（無相與 言大道無形之鄉） 相為於無相為（言大道寂寞 無為之境）？孰能登天遊霧 撓挑無極（言超然世外 遊於萬物之表） 相忘以生（雖生而不見其有生） 無所終窮？」（言心與道遊於無始無終 即此便見真人 遊世之若此）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言道合心同 忘形相與） 遂相與友（唯真人乃知真人 故三人為友）· 莫然有間（居頃之間） 而子桑戶死· 未葬 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夫子使子貢往弔 以待葬事 將盡禮也）· 或編曲 或鼓琴 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 而（汝也）

已反其真 而我猶為人猗！」（猗者 歎辭也。言汝幸已返其真 而我尚且為人 可歎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子貢執禮言臨尸當哭 不當歌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言禮之意 重在返本 謂子貢不知此也）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言不檢於禮 不能飾行 故曰：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不以死生為事） 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全無哀戚之容）·無以命之（命名也·不知喚他作何等人物） 彼何人者耶？」（言畢竟是何等人耶）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凡情 遊於世外者也） 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網 故云遊方內）·外內不相及（言彼方外之人 以世俗之禮加之 則非所宜 言不當弔也） 而丘使女往弔之 丘則陋矣（言我本不當使女往弔 此誠我之鄙陋見也）！彼方 且與造物者為人（與者 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 彼以為人之形 乃助造物之生意耳）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 其實心遊乎未有天地已前 與大道混茫而為一也）·彼以生為附贅疣（贅疣_レ註乃山中之人項上之癭瘤 以喻形乃道之贅疣餘物也） 以死為決疣潰癘（彼視身如贅疣 為癭疽 以為生之大患·今

幸而死 則如疣癰之決潰 方為大快活事 又何以死為哀耶) · 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為大患 以脫形骸為輕舉 返乎本來 不生不死之鄉 又何知有死生先後之所在耶) 假於異物(以性真而借四大 以成形 如假托異物 元非己有也) 託於同體(言心與道遊 故云托於同體) 忘其肝膽(言以生為寄 故不見有形骸 故曰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言雖遊人世 如不聞見 故云遺其耳目) 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言真人遊於大化之中 返復往來 無所窮極 又安知以生為始 以死為終乎) ·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為之業 ·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 以觀(示也)衆人之耳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 以形骸為大患 故忘形釋智 超然物表 遨遊於塵垢之外 逍遙於無為寂寞之鄉 又怎能憤憤以世俗之禮 以示眾之耳目哉?借重孔子此言 乃明方內夫子 亦未嘗不知有方外之學也)(◎懸一同「縣」)

【註】此一節 言方外真人之學 逍遙物外自得之妙 非世俗耳目之所及 · 故托孔子 子貢發揮 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 以解憤憤之執情 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 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

子貢曰：「然則 夫子何方之依？」（子貢因聞夫子說方外真人之道如此 故問夫子自處何方之依）孔子曰：「丘 天之戮民也（此夫子自謙 言己未免生累·蓋懸之未解 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桎梏也）雖然 吾與女共之。」（夫子言 雖然我未超脫 與女均之 今且與汝共遊於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問遠舉超脫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人之以道為命 如魚之以水為命）·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言養魚尚勞功用） 相造乎道者 無事而生定（言人造乎道甚易 放下便是 故云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穿池而養魚尚難忘 不若放之江湖 則自然忘矣！如人能造乎大道 浩然大均·則無不忘矣）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意謂方外之人 乃獨行之君子·故問畸人 畸 獨也·謂不知獨行之人 比方外何如）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亦畸人也·但彼畸於人而侔合乎天 若世之獨行君子矜矜自持 不能逍遙自在者 是乃天之小人 則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 則為天之小人 第未能與天為一耳）

【註】此一節 言孔子方內之聖人 亦能引進於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 亦可與造乎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 尚去道遠 甚況其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 方內亦有能行者 第俗人不識耳·故借顏子發明 孔子以開其迷意·若顏子之好學 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 哭泣無涕（無心於哭） 中心不感（全無哀意）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處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名 以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名不副實） 回壹怪之·」（壹謂一常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言能極盡喪禮也） 進於知矣（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 而不知天·今孟孫氏 乃盡於知天·故人之返本 乃禮之實也）！唯簡之而不得 夫已有所簡矣（言孟孫知其本無生死 又何假以哀為禮哉？但世人常情 必以哀為禮 故欲簡之而不得 故人哭亦哭 乃不得已而從俗之情耳 今哀而不感 則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言孟孫子悟不生不死之道）；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言以了悟不生不死 故雖生而如不有生 故云：「不就先·」雖死而知本不死 故「不就後」坦然大化之中）·若化為物（言孟孫自視其形 在大化之中 若

忽焉化為一物耳）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言不知其所以生 故今雖處形骸 但待其所不知之大化 聽其盡之而已乎 豈有情識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言方將化 惡知有不化者有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言世人但知固守其形 將謂不化·彼惡知造化密移 而念念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化而不化 乃死生一貫 唯大覺方知 且吾與汝皆在夢中 而未覺者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到此 方言孟孫之母雖死 而不死者存·但形死耳 故曰「有駭形」如豚子之視死母而走也·若其天真之性 湛然不遷 所謂死而不亡故曰「無損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言其生如旦 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 而真宰長存 故曰「有旦宅而無情死」·情 實也）孟孫氏特覺（死而不死之理 孟孫特悟於此） 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孟孫已知其母不死 但以世情不得不哭 故其所以乃如此哭而不哀切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言既知死而不死 則視已死之孟母 即未死之孟孫·故相較之 乃吾之耳·相與 謂一體而觀也）！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死生一條之理 若吾之之言 此豈常人所能知之乎？下以夢喻吾之之意）？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厲 猶戾也） 夢為魚而

沒於淵（言吾之之意 汝未及信・我且問汝 且女夢為鳥 則飛戾于天・
夢為魚 則沒于淵・然夢中之魚鳥 即不夢之顏回 是乃吾之之意也）・
不識今之言者 其覺者乎 其夢者乎（言汝方今對我言者 乃不夢之顏回
耶？乃夢中之魚鳥耶？若言是顏回 則女已化為魚鳥矣・若言是魚鳥 不
妨現是不化之顏回 汝試自看 死生一條之理 固如是耳・此數語極奇
最難理會）？造適不及笑（適者 稱意之極・則笑亦不及） 獻笑不及排（如
人談諧獻笑 至發笑處 則安排不及・言死生一貫之理 必須頓悟 乃自
知之 非言可及也） 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一（寥天一 乃大道寥
廓冥一之天・此由初心造道功夫故如安排 及夫純一到大化之境 自然頓
悟 不假作為而自證入也）
【註】此一節 言方外之學 方內亦有能之者・第在世俗之中 常情所不
識 必有真人乃能知之 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是惺悟世人真
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 乃造道之極 要在頓悟・下言世人必欲學道 須將仁
義恭矜智能 夙習之事 一切屏絕 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也）仁義 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奚何·軼 助語辭·言又何為來耶？意謂汝已被堯教壞了也）？夫堯 既黥（拔其鬚則毀其面貌）汝以仁義（言以仁義偽行 壞了本來面目） 而劓（割其鼻也）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逍遙之境） 恣睢（縱橫也） 轉徙（變化也）之途乎？」（言汝已被堯以仁義是非 壞了汝本來面目 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 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之鄉乎）意而子曰：「雖然 吾願遊其藩·」（言雖不能入大道之奧 亦願遊其蕃籬）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言汝心既盲 瞽難以與大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古之美貌者）之失其美 據梁（古之有力者）之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言至人之善教 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有） 皆在鑪捶之間耳（言上三人 頓失其固有 是在夫子之陶鑄之中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 豈非造物者補我之缺失 乘其渾全之大道 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雖有志 未知何如也） 我為汝言其大

略（不敢盡其底蘊 試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吾師 乃大宗師也非堯可比）**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言堯諄諄以仁義為仁義 以愛養萬物以為功·吾大宗師則齋粉萬物而不以為義 縱澤及萬世而不以為仁·以大仁不仁 大義不義 即老子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之意）；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未有天地 先有此道）；覆載天地 刻雕衆形 而不為巧（言大道生天生地 化育萬物而無心 故不有其巧） 此所遊已·」（言齋物已下 乃吾師之所遊者 如此而已）

【註】此一節 言欲學大道 必須屏絕有心 要為仁義恭矜智能之事 方可超玄入妙 而逍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 乃功名之資 世俗之所尚 實為大道之障礙故耳·（◎齋——粉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言雖忘仁義 則可許有入道之分 然猶未也）他日復見曰：「顏回他日又見夫子」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言忘禮樂 則不拘拘於世俗也）曰：「可矣 猶未也！」（言雖忘人 而同未忘己）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女蹙然（改容也）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壞也）肢體（言忘形也）黜聰明（泯知見也）離形去知 同於大通（言身知俱泯 物我兩忘 浩然空洞內外一如 曰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 物我俱空 則取捨情盡 故無所好也）化則無常也（言物我兩忘 則形神俱化·化則無己 則物無非己 故不常執我為我也）·而（汝也）果（實也）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 實遇於我多矣）？丘也請從而後也。」（夫子自以為不若 亦願為此也）

【註】此一節 言方內曲學之士 果能自損兼忘 而與道大通 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功夫 非智巧可入也 故前以子貢之不知 今以顏子乃可入也·（●裹—同「裏」）

子輿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知其絕食也）裹^裹飯而往食之^註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言歌之哀也）·鼓琴曰：「父耶母耶 天乎 人乎？」（此鼓琴之曲也）有不任其聲（言餓而無力 故不任其聲） 而趣舉其詩焉（趣舉其詩 言氣短促 舉詩而氣不相接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 何故若是？」（言何故不成音韻也）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言且歌且思 使我如此之貧至極者不可得 不知其誰使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註】此一節 總結一篇之意· 然此篇所論 乃大宗師 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心事 有難於言語形容者· 意謂己乃是有大道之人 可為萬世之大宗師· 然生斯世也 而不見知於人 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者 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時者 蓋命也夫！即此一語 涵瀟無窮意思 然此大宗師 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人」· 其不知為知 即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宰 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 皆德充符者· 總上諸意 而結歸於大宗師 以全內聖之學也· 下應帝王 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 第七

莊子之學 以內聖外王為體用· 如前逍遙之至人神人聖人 即此所謂大宗師也· 且云：「以塵垢粃糠 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真以治身 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所謂治天下者 聖人之餘事也· 以前六

篇 發揮大道之妙 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 是聖人之全體已得乎己也。有體必有用 故此應帝王 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 迫不得已而應命 則為聖帝明王。推其緒餘 則無為而化 絕無有意而作為也。此顯無為之大用 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 四問而四不知（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此無知 乃無心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汝也）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日乃知不知之妙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向來世人 祇知有虞氏之為聖人 而不知不及泰氏也）。有虞氏其猶藏（善美也） 仁以要人（此言有虞之不濟處蓋以仁為善故有心以仁要結人心） 亦得人矣 而未始出於非人（言有虞氏以仁要人 雖亦得人 且不能忘其功名 但是世俗之行 而未能超出人世 而悟真人之道妙 以造非人之境也）。泰氏 其臥徐徐（徐 紆徐 間閒之意） 其覺于于（自得之妙）。一以己為馬 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 其德甚真 而未始入於非人。」（此言泰氏超越有虞 虛懷以遊世。心閒而自得 且物我兼忘。人欺以為牛 則以牛應之；人呼以為馬 則以馬應之。未嘗堅執我見 與物俱化。其知則非妄

知 而悟其性真。然情信 指道體而言 前云「有情有信」是也 此其體也。至其德用甚真 不以人偽。即已超凡情 安於大道非人之境 而不墮於虛無。且能和光同塵 而未始拘拘自隘 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之體 而應用世間 特推緒餘以度世 故云「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日中始 乃接輿所見之人）**肩吾曰：「告我君人者 以己出經（常法也）式（程準也）義度 人（言人君治天下 當以所出之常法為程準 以義制而度人 以此乃治天下之常法）孰敢不聽而化諸？」**（諸 猶之也。言人君以此治人 則人孰敢不聽而從其化耶）**狂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之說 乃非真實之德 蓋欺德耳。謂人君恃己之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不聽從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言大聖治天下 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群生 使各安其性 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強治以為功 則捨道而任偽 而猶越海之外鑿河 則失其大而枉勞。且如蚊負山 必無此理也）·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言聖人之治天下 豈治外乎）？正而後行（正 即前云「正生以正眾生」 謂使各正性命之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 而施之百姓 使各自**

正之。老子云：「清淨為天下正」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真確·能事 即孟子之良能·言人各稟大道以為性命之正 天然自足 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今但使人人各悟性真 則恬淡無為自化矣！又何假有心為之哉）！且鳥高飛 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社壇也）之下 以避熏鑿之患 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 天性自得·但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 故高飛深藏而避之 而人曾謂二蟲之無知乎？百姓天性 猶鳥鼠也·人君有心欲治之 能不驚而避之乎？外篇馬蹄 痛發明此意）

【註】此上二節 言治天下 不可以有心恃知好為 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為 而百姓自化·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清淨為天下正·」若設法以制其民 不但不從 而且若鳥鼠而驚 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 至蓼水（水名）之上 適遭（遇也）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 從容安詳之意 而問之太倉卒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言任造化而為人 非有心於世也） 厭（厭不欲也） 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乃道之取譬也） 以出六極之外 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之鄉） 以處曠垠（曠垠謂無際也）

之野·又何帛(為音)以治天下感(觸也)予之心為?」(無名責天根問之倉卒 而無禮也·言我雖處世 但順造化而為人 乘化而遊·若厭而不欲為人 則乘大道 而遊於廣大逍遙無為之境 又何以天下觸我之心而若此耶)又復問(天根又問 必願聞其說也)·無名人曰:「(無名因求教之切 故告之以正)汝遊心於淡(謂恬淡寂寞之境) 合氣於漠(漠 冲虛也 言合氣於虛) 順物自然(不可有心恃知妄為) 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為己 大公均調 而無庸私焉)而天下治矣!」(必如此而天下自治)

【註】此一節 直示無為而化 治天下之妙·欲君人者 取法返乎上古無為之化也·(◎勸—同「倦」◎矰—繫絲線的短箭◎帛—為)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假若有人)於此 嚮(向也)疾(捷也) 謂向道敏捷也)彊梁(勇為也) 物徹(事物透徹也) 疏明(疏通明達也)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及也)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 比於聖人者) 胥(胥靡之罪役也) 易(更番也) 技(工技之人) 係(羈係於市肆也) 勞形怵心者也(言嚮疾彊梁之人 亦似胥役之罪夫·更番不暇 工役之係肆 勞苦形骸 驚惕其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 安能治民乎)·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 故招來田獵之災）；獫狁之便（捷也）

執之齖（音狸）之狗（言狗能執狸）來藉（藉 以繩繫之也·言獫狁因便捷

故人得而繫之以教衣冠·狗能執狸 人得而繫之以充田獵）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言若嚮疾之人可比明王 則獫狁與執狸之狗 亦可比明王矣）

陽子居蹇然（改容也）曰：「敢問明王之治？」（言如是之人 不可比明王

敢問如何是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縱有

功蓋天下 而不自居其功）化貸（貸者 與人之意）萬物（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而民弗恃（而民不知恃賴）有莫舉名（名不可得而舉稱）使物自喜

（但使物物自遂自喜 猶言帝力 何有於我）；立乎不測（不可測識）而遊

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 通指大道之鄉也·此全是老子「為而不長不

宰」之意）

【註】此一節 發揮明王之治 皆申明老子之意 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

稱大宗師 應世而為聖帝明王 以行無為之化也·（◎驗一同「驗」）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 遊於無有 如此 乃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

不測 是如何境界 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子 乃不測之

人·所示於神巫者 乃不測之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 即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 乃善相者 名季咸也） 知人之死生存亡 禍福
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言相人最驗^註刻期不爽）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
（言畏其靈驗 恐說出不好之事 故皆走不敢近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列
子將以為神 故心醉服也） 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之師也）曰：「始吾以
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 超過壺子遠矣） 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 但外面皮毛耳·既 盡也） 未既
其實（其道之真實處 全未示汝）·而（汝也）固（將謂也）得道歟？（汝將謂
已得道歟） 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言物有雌雄 乃能生卵·以比人有
心對待 而相者乃見其禍福·若心能絕待 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
又何卵焉）？而（汝也）以道與世亢（與人相比亢也） 必信 夫（以要人
必信 故相亢以示己之長）故使人得而相汝（以不能忘己 要人知之 故
人亦因得而相之也）·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若來以我示之 看彼能測
我乎）明日 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驚歎也）！子之先生
死矣 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言不十數日即死矣） 吾見怪焉（吾見怪之）

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 絕無生機也）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聞先生必死）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此下三見壺子 示之安心不測之境。此即佛門之止觀 乃安心之法也。地文 乃安心於至靜之地 此止也）萌（草之未出芽曰萌）乎不震（動也）不正（猶顯示也 謂我安心於至靜 一念不生 不動不顯之地。即心念俱及泯絕 故面如濕灰 無生機也）是殆見吾杜（止也）德機（猶生機也）也（言彼殆見我止絕生機 故將謂我必死也）。嘗又與來（命明日再來看）。」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繆矣（言汝之先生幸遇我 可以不死而疾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絕也）權（活動也）矣（言我見其死而復活 乃有生機也）！」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之以天壤（天壤^註謂高明昭曠之地 此即觀也） 名實不入（言性地光明 一切不存也） 而機發於踵（踵最深深處也。言自從至深靜之地 而發起照用。如所云「即止之觀」也）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言彼見吾善而不死者 以我示之以天機也）。嘗又與來。」（再命明日更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言精神恍惚 顏色不一。齊 一也） 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 且復相之·」(言待精神一定而復相之也)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至虛之地)莫勝(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 次偏於動 今則安心於極虛動靜不二 猶言止觀雙運 不二之境也)是殆見吾衡(平也)氣機也(言平等持心 動靜不二 故氣機亦和融而不測也·下壺子又講明前所示者 乃三種觀法 故彼莫測耳)·鯢(鯢魚也)桓(盤桓言鯢魚盤於深泥也)之審(處也) 為淵(淵 湛淵·乃止觀之名·然鯢桓之所處於深泥 以喻至靜 即初之止也) 止水之審為淵(此喻觀也·止水澄清 萬象斯鑑 即次之天壤之觀也) 流水之審為淵(流水雖動 而水性湛然不動 此喻即動而靜·即靜而動 動靜不二 平等安心 即末後太冲莫勝 止觀不二也)·淵有九種(言定有九種) 此處三焉(言我示之者 乃三種定法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 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言去之已無蹤影矣) 已失矣(言即尋之 已不得見矣) 吾弗及已·」(言我追之已不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 謂虛無大道之根宗 安心於無有 了無動靜之相 即佛氏之攝三觀於一心也)」(註)

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心於至虛無有之地 但以虛體而示狀貌 委蛇隨順彼耳） 不知其誰何（故彼不知其誰何也） 因以為弟靡（言物之頽靡 難於收拾也） 因以為波流（言精神浩蕩 捉摸不定也） 故逃也。」（因此難測 故逃走耳）然後列子 自以為未始學（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真實 故以神巫為至·今見壺子所以示神巫者 雖善相 卒莫能測識其端倪 到此方信壺子之道大難測 而始知自己從來未有學也）而歸（辭壺子而歸 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專一做工夫） 為其妻爨（言列子初恃自己有道 以驕其妻 今能忘身而為妻爨） 食豕如食人（初未入道 而有人物分別之心 今則分別情忘） 於事無與親（言無心於事也） 雕琢復樸（先以雕琢喪樸 今則還純返樸矣） 塊然（不識不知之貌）獨以其形立 紛而封哉（封即齊物之「有封」之封 謂受形骸·是於大化之中 乃立人我 橫生是非 固執而不化者 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為紛授 而封畛之也） 一以是終（言列子竟此學 以終其身也）·

【註】此一節 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 以無為而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 為何等人物·故特撰出個壺子 乃其人也·即所示於神巫

者 乃不測之境界也。如此等人 安心如此 乃可應世 可稱明王 方能無為而化也 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 亦可學而至 只貴信得及 做得出 若列子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 難以名言矣！上言 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 重發揮應世之用。

無為名尸（尸 主也。言真人先要忘名 故戒其不可為名尸） 無為謀府（智謀之所聚曰謀府 言一任無心 不可以智謀為事也） 無為事任（言不可強行任事。謂有擔當 則為累為患 但順事而應 若非己出者也） 無為知主（知主 以知巧為主也。言順物忘懷 不可主於智巧也） 體盡無窮（體言體會於大道 應化無有窮盡也） 而遊無朕（朕 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安心於一念不生之地也） 盡其所受乎天 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乎天者 全體不失 而未見有得之心也） 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 言一毫不可有加於其間也） 至人之用心若鏡 不將不迎 應而不藏 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用心 如明鏡當臺。物來順照 並不將心要應。事之未至 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 妍醜分明註 而不留藏妍醜之跡 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心應世 故能勝物而物卒莫能傷之者 虛之至也）。

(●三觀——空假中●鄉——通「向」)

【註】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 許多工夫 末後直結歸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學問功夫效驗作用 盡在此而已·其餘種種撰出 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矣！學者體認 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 則應物忘懷 一生受用不盡 此所謂逍遙遊也·

南海之帝為儻^吳 北海之帝為忽 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儻忽者 無而忽有 言人於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沌 言雖俄爾有形 尚無情識 渾然渾然無知無識之時也·及情竇日鑿 知識一開 則天真盡喪 所謂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也·副墨以儻為火 以忽為水 渾沌為土 似有理 太犯穿鑿 只如此解則已)·

【註】此儻忽一章 不獨結應帝王一篇 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師·前頻言小知傷生 養形而忘生之主·以物傷生 種種不得逍遙 皆知巧之過·(●妍——美好●儻——同「倏」：忽然)

蓋都為鑿破渾沌 喪失天真者 即古今宇宙兩間之人 自堯舜以來
未有一人而不是鑿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 大地皆凡夫愚迷之人 槩
若此耳。以俗眼觀之 似乎不經。其實所言無一字 不是救世愍迷之心也
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即予此解 亦非牽強附合。蓋
就其所宗 以得其立言之旨 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 而參證之。所謂天乘
止觀即宗鏡註亦云老莊所宗 自然清淨無為之道 即初禪天通明禪也。吾
徒觀者 幸無以佛法 妄擬為過也。

【莊子內篇註 終】

◎止——止為定因，定為止果◎觀——觀為慧因，慧為觀果。

補闕真言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賀賀 蘇怛拏吽 潑抹拏 娑婆訶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吽

懺悔偈

(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亡罪滅兩俱空 是則名為真懺悔)

我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痴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懺悔文

(●源錄——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弟子○○○至心懺悔 自從無始至於今日 未識佛時 未聞法時 未遇僧時
 不知善惡 不信因果·遇不善緣 近惡知識 動身口意 無惡不為·身業不善 行
 殺 盜 淫·口業不善 妄言 綺語 惡口 兩舌·意業不善 起貪 嗔 癡·殺
 父 殺母 殺阿羅漢 破和合僧 出佛身血·焚燒塔寺 誹謗大乘 侵損常住 汗
 梵誣僧 犯諸禁戒 作不律儀 自作教他 見聞隨喜 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今日
 披陳 發露懺悔·惟願三寶 同賜哀憐 令我罪根 一念霜融 悉皆清淨·

三皈依

自皈依佛

自皈依法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深入經藏

統理大眾

發無上心

智慧如海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回向

諸佛正法賢聖僧

以我所修諸福德

菩提道中我皈依

為利眾生願成佛

（回向——須從自心發出真實成佛願、行，至誠懇切，普願一切眾生同生西方極樂世界，而我心無所執，如是清淨心，等如虛空，是名回向。）

三皈依 回向

三一五

回向（回向之意義——回小向大、回迷向悟、回事向理、回凡向聖）

願以此念經咒 念佛功德 恭請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薩 正法
 脈三寶 傳承祖師 龍天護法 恆常住世 法輪常轉 有情無情
 同圓種智·並加被○○○（所要回向的對象）及其累世冤親債主
 生生世世父母師長 歷代祖先 法界眾生 皆能信受正法三寶 每
 個當下 清淨佛心相續·十方世界一切眾生 過去 現在 未來之
 每個當下 修行施 戒 心 慧 等善妙事 已生而圓滿 未生者
 令生·不善事 已生者令消除 未生者令不生·一切怨結 病障
 魔障 邪氣 詛咒 皆消除·十方三世諸佛願行 回向如是 我亦
 如是·我與法界眾生皆發四弘誓願 及普賢菩薩十大願行之菩提心
 並願生西方極樂淨土 修證佛果 度一切眾生 眾生皆成佛·

南無阿彌陀佛！

慈雲懺主晨朝十念法

宋·遵式（慈雲懺主）法師

十念門者 每日清晨服飾已後 面西正立 合掌連聲 稱阿彌陀佛
盡一氣為一念 如是十氣 名為十念。但隨氣長短不限佛數 唯長唯久
氣急為度。其佛聲不高不低 不緩不急 調停得中。如此十氣連屬不斷
意在令心不散 專精為攻 故名此為十念者 顯是藉氣束心也。作此念已
發願回向云：

我弟子某甲（唸自己姓名） 一心皈命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願以淨光照我 慈誓攝我。我今正念 稱如來名 經十念頃 為菩提道
求生淨土。佛昔本誓 若有眾生 欲生我國 志心信樂 乃至十念 若不
生者 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我今自憶 此生已來不造逆罪 不
謗大乘 願此十念 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 眾罪消滅 淨因增長
。若臨欲命終 自知時至。身不病苦 心無貪戀 心不散倒 如入禪定。
佛及聖眾 手執金臺 來迎接我 如一念頃 生極樂國。華開見佛 即聞
佛乘 頓開佛慧。廣度眾生 滿菩提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為十方三世一切佛、成佛之心要、字字真空妙心、達契實相，能除九界生死之苦，證佛果。每日早晚各念或108遍倍數。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

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

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

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

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

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

大悲咒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當生諸佛國、具足無量三昧辯才、善求皆滿願、治一切病)

蘇盧	囉舍耶	穆帝	罰闍耶帝	摩醯摩醯	醯盧迦帝	薩婆薩哆	南無那囉謹墀	但那怛寫	提薩埵婆耶	南無
菩提夜	呼盧呼盧摩囉	伊醯移醯	陀囉陀囉	唎馱孕	迦羅帝	那摩婆薩多	南無悉吉栗埵	南無	摩訶薩埵婆耶	喝囉怛那
菩提夜	呼盧呼盧醯利	室那室那	地唎尼	俱盧俱盧	夷醯唎	那摩婆伽	伊蒙阿唎耶	南無阿唎耶	摩訶迦盧尼迦耶	哆囉夜耶
菩馱夜	娑囉娑囉	佛囉舍利	室佛囉耶	羯蒙度盧度盧	摩訶菩提薩埵	摩罰特豆	薩婆阿他	婆盧羯帝	摩訶迦盧尼迦耶	南無阿唎耶
彌帝唎夜	悉唎悉唎	罰沙罰參	遮囉遮囉	罰闍耶帝	薩婆薩婆	怛姪他	豆輸朋	燼鉢囉耶	薩埵囉罰曳	南無阿唎耶
那囉謹墀	蘇盧	佛	摩	摩	摩囉摩囉	唎	阿逝孕	數	數	南無阿唎耶
地	囉	囉	囉	囉	囉	囉	囉	囉	囉	南無阿唎耶

利瑟尼那 波夜摩那 娑婆訶 悉陀夜 娑婆訶 摩訶悉陀夜 娑婆訶

訶 悉陀喻藝 室幡囉耶 娑婆訶 那囉謹墀 娑婆訶 摩囉那囉

娑婆訶 悉囉僧 阿穆佉耶 娑婆訶 娑婆摩訶 阿悉陀夜 娑婆訶

者吉囉 阿悉陀夜 娑婆訶 波陀摩羯 悉哆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墀 幡伽囉耶 娑婆訶 摩婆利 勝羯囉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南無阿唎耶 婆羅吉帝 爍幡囉耶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都 漫哆囉 跋馱耶 娑婆訶 娑婆訶 娑婆訶 娑婆訶 娑婆訶 娑婆訶 娑婆訶

如意寶輪王陀羅尼 (心誠每日持誦或108遍倍數之咒一具足佛智、轉煩惱為菩提)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具

大悲心者 怛姪他 唵 斫羯囉伐底 震多末尼 摩訶鉢蹬謎 嚕嚕

嚕嚕 底瑟吒 篇囉阿羯利 沙夜吽 發莎訶 唵 鉢蹋摩 震多末

尼 篇囉吽 唵 跋喇陀 鉢亶謎吽

消災吉祥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消除災難而吉至)

曩謨三滿哆 母馱喃 阿鉢囉底 賀多舍娑曩喃 怛姪他 唵 佉佉

法呬 法呬 吽吽 入嚩囉 入嚩囉 鉢囉入嚩囉 鉢囉入嚩囉

底瑟姪 底瑟姪 瑟致哩 瑟致哩 娑發吒 娑發吒 扇底迦 室哩

曳 娑嚩訶 (註：法法—文殊大士眷屬 法呬—普賢大士眷屬)

功德寶山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如禮大佛，臨終至佛淨土)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唵 悉帝護嚩嚩 悉都嚩

只利波吉利婆 悉達哩 布嚕哩 娑婆訶

準提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具足善財、健康、正當事業，滿一切善願)

稽首皈依蘇悉帝 頭面頂禮七俱胝

我今稱讚大準提 惟願慈悲垂加護

南無颯哆喃 三藐三菩提 俱胝喃 怛姪他 唵 折戾主戾 準提

心經 大悲咒 十小咒

三二一

娑婆訶

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可消除短命夭折、增壽吉祥—)

唵 捺摩巴葛瓦帝 阿巴囉密杳 阿優哩阿納 蘇必你 實執杳 牒

左囉宰也 怛塔哥達也 阿囉訶帝 三藥三不達也 怛你也塔 唵

薩哩巴 桑斯葛哩 叭哩述杳 達囉馬帝 哥哥捺 桑馬兀哥帝 莎

巴瓦 比述帝 馬喝捺也 叭哩瓦哩 娑訶

藥師灌頂真言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具足成辦藥師佛之悲願—)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寔嚕薜瑠璃 鉢喇婆 喝囉闍也 怛他揭多

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

社 三沒揭帝 莎訶

觀音靈感真言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可契觀世音悲心—)

唵 嘛呢叭彌吽 麻葛倪牙納 積都特巴達 積特此納 微達哩葛

薩而幹而塔
卜哩悉塔葛
納補囉納
納卜哩
丟忒班納
唵麻嚧吉
說囉耶莎訶

七佛滅罪真言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可除四重五逆、過去重罪情寃、孽緣之業)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
莎婆訶

往生淨土神咒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可消災、滅罪、超度亡者至西方淨土)

南無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毗
阿彌利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娑婆訶

善女天咒

(心誠每日持奈或108遍倍數之咒—早日修成金光明三昧、轉三障速証菩提)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波利富樓那
遮利三曼陀
達舍尼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尼

伽帝カセ 摩訶迦利野マカカリノ 波禰ハミ 波囉ハラク 波禰ハミ 薩利サリ 縛栗他ハクシタ 三曼陀サンマンダ 休鉢シュハツ
 黎帝カセ 富隸那フクリナ 阿利那アリナ 達摩帝ダマテ 摩訶毗鼓畢帝マカヒクヒテ 摩訶彌勒帝マカミレテ 婁簸ルハ
 僧祇帝ソウキテ 醯帝シテ 徒僧祇テソウキ 醯帝シテ 三曼陀サンマンダ 阿他阿菟アタアツ 陀羅尼ダラニ (●註：縛——字
 典，音「ㄉㄨˋ，咒音「ㄉㄨˋ)

●**解毒神咒** (釋迦佛應世初期，外道常在水與食物中下毒，佛即傳此咒。唸者，
 中毒即止。今時〔民國九十二年農曆四月十五日〕中台禪寺上惟下覺老和尚在法會中，
 因應SARS之緣，心誠每日早晚各108遍之倍數)

三鉢囉佉多サンハツラクハタ

- ◎飲水前與飲食前各唸三遍。
- ◎迴向：願一切眾生皆免疫、免毒，皆成佛。

●**解冤咒** (三寶僧眾道場，晚課中當日持念——凡緣遇他人對吾：毀謗、成見、
 誤解、不和、嫉妒、欺壓、孽緣等，皆可念此咒，心誠則契——每日早晚各108遍之倍數)

喻ユ 三陀囉サンダラク 伽陀娑訶カセダサカ

◎迴向：弟子○○○願念此解冤咒，蒙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加持，弟子○○○與○○○（所要迴向之一切對象）之過去、現在、未來惡因、惡緣皆消除，並轉化為善因、善果、善緣、佛緣，一切皆清淨，眾生皆佛。

◎虛空藏菩薩真言

（心誠每日早晚各或108遍倍數之咒—具諸三昧、加強記憶力，懺罪滿善願）

阿彌 邏闍鞞鈴 浮娑闍鞞耶 婆奈闍鞞 博廁 娑迷 波吒 邏闍
 鞞 他奈婆邏鞞 薩多邏伽 邏泥 休磨 休磨 摩訶伽樓尼迦 娑
 婆訶

◎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每日早晚誠心持念108遍之倍數—拔三障苦，施三德樂，除罪具智証佛果）

喻 鉢囉 末隣 陀寧 娑婆訶

◎金剛心陀羅尼

喻 烏倫尼 娑訶

解毒神咒 解冤咒 虛空藏菩薩真言 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緇門警訓卷第八）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 別座跏趺而坐·

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 四眾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為法師傳佛正教 為四眾說想所出聲 非但此一席眾 乃至十方皆得聽受 名為假觀·

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 何者是經 為經卷 是為紙墨 是為標軸 是誦者為當心念 是口念 是為齟齬和合而出？為有我身 為無我身 誰是念者？觀此四眾 為是實有 為後想生 四眾非有 推尋畢竟無有我 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 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 而有我身為四眾宣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 雖非經卷不離經卷 雖非心口不出心口 從始至終必無差謬 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 名為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 三觀宛然 雖無施者而有法施 雖無受者四眾宛然 雖無法座登座宣說 非一二三而一二三 名為

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 名為持戒·忍耐惡覺 名聞財利皆不能惱
名之為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 名為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 名之為
禪·分別無謬^只 序 正 流通無不諦了^カ 字句分明 名為般若·是名六波羅蜜具
足·自行此法名之為實 傳授外人名之為權 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 以此成功德
·於無始心名為正因種子 若有心觀名為了因 高座四眾說授因緣名為緣因 三
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云 名托聖胎 以胎業成就名為修
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 至於極果名為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 名大涅槃^云
名到彼岸 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 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 信
者可施無問莫說·

第三流通者 若自調自度不名為慈 見苦不救不名為悲 既修正觀現前 復
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 以此道觀功德 已登正覺之者 願度眾生入位
之人 悉登上地 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 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印光大師開示

無論在家出家 必須上敬下和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
行 代人之勞 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 閒談不論人非 行住
坐臥 穿衣吃飯 從朝至暮 從暮至朝 一句佛號 不令間斷·
或小聲念 或默念 除念佛外 不起別念·若或妄念一起 當下
就要教它消滅 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縱有修持 總覺我工夫很
淺 不自矜誇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只看好樣子 不看壞樣子
看一切都是菩薩 唯我一人實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說修行
決定可生西方極樂世界·

南無阿彌陀佛

印光大師 十念記數法

當念佛時 從一句至十句 須念得分明 仍須記得分明。至十句已 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 不可二十三十 隨念隨記。不可掐珠 唯憑心記 若十句直記為難 或分為兩氣。則從一至五 從六至十。若又費力 當從一至三 從四至六 從七至十 作三氣念。念得清楚 記得清楚 聽得清楚 妄念無處著腳 一心不亂 久當自得耳。須知此之十念與晨朝十念 攝妄則同 用功大異。晨朝十念 僅一口氣為一念 不論佛數多少 此以一句佛為一念 彼唯晨朝十念則可。若二十三十 則傷氣成病。此則念一句佛 心知一句 念十句佛 心知十句。從一至十 從一至十 縱日念數萬 皆如是記 不但去妄 最能養神。隨快隨慢 了無_之滯礙 從朝至暮 無不相宜。

淨戒十益

月燈三昧經·卷六

一者滿足一切智·
二者如佛所學而學·




三者智者不毀·
四者不退誓願·

五者安住於行·
六者棄捨生死·

七者慕樂涅槃·
八者得無纏心·

九者得勝三昧·
十者不乏信財·

尺牘（信札）規範

輩		長			
俗	僧				
老大老長 居 師士者	大吾師住法大老長和翁公恩師 法上 德師尊持師師老尚人師父			稱呼	開首
用		通			
<p>蓮澄清法淨慧</p>  <p>覽 鑒</p>		<p>講紺佛</p> <p>席目眼</p>		稱呼	首
		<p>仁尊慈</p>  <p>座鑒</p>		稱呼	首
		<p>跪恭祇敬</p>  <p>頌叩頌請</p>		稱呼	結
<p>法喜無量</p>		<p>智慧圓滿</p>		稱呼	尾
<p>得大自在</p>		<p>慈航普渡</p>		稱呼	尾
<p>福慧無量</p>		<p>法化無疆</p>		稱呼	尾
<p>尊慈</p>		<p>安安</p>		稱呼	尾
用 通			僧		
<p>末學</p> <p>晚學</p> <p>侍學</p>			<p>弟子</p> <p>徒</p>		自
<p>敬上</p> <p>敬稟</p> <p>拜稽首</p>			<p>跪白</p> <p>和南</p> <p>頂禮</p>		署

尺牘（信札）規範

三三一

(封 信)

○
○
○

學 同 居 法
長 學 士 師

法 淨 道 安 慈 尊

敬 緘 啓

(片 信 明)

○
○
○

(平 輩) (長 輩)

淨 慈
收

輩	平
同學戒禪蓮道師居開 學長兄兄兄兄士士	
如	蓮 蓮
晤	席 右
即	此 即 順
頌	祝 請 頌
淨學修法法道淨法慧禪	
禩	喜 充 滿 喜 綏 安
輩 晚	輩 平
具 啓 字	兄 弟 學 後 慚 愧 弟 學 弟 合 十 敬 謹 合 掌 手 書 啓 掌

妙音印經會

◎宗旨：承紹如來家業 毛端現寶王刹 塵轉無上法輪 共入毘盧性海。

◎方法：郵政劃撥帳號 19842911 戶名：劉明印（釋見海）

◎說明：①約每二個月（偶數月底）募款助印及付梓經書（以大藏經為主）

②擬請經書者 可聯絡電話：〇九六三—〇五三〇七〇

③共發菩提心 同結無生緣—感緣隨喜 收到助印經費 俟經書出時

依「通信欄」註明本數及「功德芳名錄」而郵寄。

④累積功德二資糧 普結衆生淨法緣—勸人一世以口 勸人百世以書。

◎預印經書：法苑珠林（上、下冊）—25 K本

（一〇八年·八月）

淨財入妙音 功德歸十方 解行具正見 衆生皆成佛





མི་གཞི་ལྷན་ཅིག་ཀྱི་ཚུགས་པ་འདི་དཔེ་མཛེས་ལྷན་དུ་བཞག་ན་དཔེ་མཛེས་ཉི་འདུན་
བསྟོན་མཁུ་གུང་ཉེས་པ་མི་འཕྲུང་བའ་འཕམ་དཔལ་ཚུ་རྒྱུ་ལས་གསུངས་སོ།།
書籍中設置此二十六梵字，任何逾越及失誤皆不生起
—《文殊根本經》所宣說

普為出資印贈及讀誦受持
展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疾疫饑饉等
悉皆盡除滅	國泰民康寧
出資印贈者	誦持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所求皆果遂	隨願得往生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老子道德經憨山註
莊子內篇憨山註

◎敬印者：妙音印經會
◎結緣處：旋遍措巴利他中心協會
住 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175號13樓之一

電 話：(〇二) 八六九二—六九一九
◎敬印者：妙音印經會
承印者：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住 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72巷30號3樓
電 話：(〇二) 二二二五—四〇〇五
傳 真：(〇二) 二二二五—四六二六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 敬印
版存耿欣·感緣弘化

開放版權 請勿販售 隨喜助印 發菩提心

所印經書 若有錯缺 退承印處 功德無量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